



少侯編

郭沫若小說選



3 0528 4999 3

序言

郭沫若先生他是過去十年中國文藝運動的先鋒，創造社的健將，而且在過去的十年中國文壇上的地位又是何等的高。我們試問一問各個愛好文藝的人，必定無疑地都說要到郭先生的。

的確，他是個有力的作家，他是個熱情的詩人！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是文都是熱情到處充盈的。尤其是小說的一種作品。不過，他過去的環境大都不好，所以他的作品，大半涉於感傷主義。——如歧路，煉獄等篇就是他感傷最暴露的作品。可是，他是個熱情上有勇氣的，雖是感傷主義的色彩濃厚非凡，而他的作品，總是很生色，很有價值的。

所以選了十幾篇大家所共賞的而且最愛讀的作品，編成一書，名叫『郭沫若小說選。』以供獻於大眾。

二四、十、宣城唐少侯寫于滬濱。

85763
635

郭沫若小說選目錄

一	歧路	一
二	煉獄	一八
三	十字架	三三
四	湖心亭	五四
五	亭子間中	八三
六	後悔	九四
七	尙儒村	一〇五
八	月蝕	一一四
九	牧羊哀話	一三一
十	陽春別	一四六
十一	殘春	一五三

十二	紅瓜	一七三
十三	賣書	一八五
十四	芭蕉花	一九〇
十五	Lobenicht 的塔	一九五
十六	百合與番茄	二一〇
十七	矛盾的調和	二二七

郭沫若小說選

一 歧 路

一種愴惘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沒精打采地走回寓所來，將要到門的時候，平常的步武本是要分外的急馳，在今朝却是十分無力。他的手指已經搭上了門環，但又遲疑了一回，回頭跑出弄子外去了。

靜安寺路旁的街樹已經早把枯葉脫盡，帶着病容的陽光慘白白地洒在平明如砥的馬路上，洒在參差競止的華屋上。他把帽子脫了拿在手中，在脫葉樹下屣走。一陣陣自北吹來的寒風打着他的左鬢，把他蓬蓬的亂髮吹向東南，他的一雙充着血的眼睛凝視着前面。但他所看的不是馬路上的繁華，也不是一些磚紅雪白的大廈。這些東西在他平常會看成一道血的宏流，增漲他的心痛的，今天却也沒有呈現在他的眼底了。他直視着前面，只看見一片混茫茫的虛無。由這一片虛無透視過去，一隻孤獨的大船在



血濺汹涌的黃海上飄盪。

——啊啊，他們在船上怕還在從那圓圓的窗眼中回望我呢。

他這麼自語了一聲，他的眼淚汹涌了起來，幾乎脫眶而出了。

船上的他們是他的一位未滿三十的女人和三個幼小的兒子。他們是今朝八點五十分鐘纔離開了上海的。

他的女人是日本的一位牧師的女兒，七年前和他自由結了婚，因此竟受了破門的處分。他在那時只是一個研究醫科的學生。他的女人隨他辛苦了七年，並且養育了三個兒子了，好容易等他畢了業，在去年四月纔同路回到了上海。在孱的意思以為他出到社會來，或者可以活動一回，可以從此與昔日的貧苦生涯告別，但是事情却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他回到上海，把十年所學的醫學早拋到太平洋以外，他的一副聽診筒因為經年不用，連橡皮管也變塞得不通氣息了，上海的朋友們約他共同開業，他只謊說沒有自信。四川的，城有紅十字會的醫院招他去當院長，他竟以不置答覆的方法拒絕了。他在學生時代本就是浸淫於文學的人，回到上海來，只和些趣味相投的友人，刊

行了一兩種關於文學的雜誌，在他自己雖是借此可以消澆幾多煩愁，並且在無形之間或者也可以轉移社會，但是在文學是不值一錢的中國，他的物質上的生涯也就如像一粒種子落在石田，完全沒有生根茁葉的希望了。他在學生時代，一月專靠着幾十元的官費還可以勉強糊口養家，但如今出到社會來，這這點資助也斷絕了。他受着友人們的接濟寄居在安南路上的一个弄子裏，自己雖是恬然，而他的女人却是如坐針氈。兒子也一天一天地長大了，愁到他們的衣食教育更使他的女人幾乎連睡也不能安穩。因此他女人也常常和他爭論，說他爲甚麼不開業行醫。

——行醫？醫學有甚麼！假使我少學得兩年，或者我也有欺人騙世的本領了，醫梅毒用六零六，醫瘡疾用金雞納霜，醫白喉用血清注射，醫寄生蟲性的赤痢用奔美清，醫急性關節炎用柳酸鹽；這些能夠醫病的特效藥，屈指數來不上雙手，上海的如鱗如蟻的一些吮癰舐痔的寄生蟲誰個不會用！多我一个有甚麼！少我一个又有甚麼！——醫學有甚麼！我把有錢的人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榨取幾天貧民。我把貧民的病醫好了，只使他們更多受幾天富兒們的榨取。醫學有甚麼！有甚麼！教我這樣欺

天滅理地去弄錢，我寧肯餓死！

——醫學有甚麼！能夠殺得死寄生蟲，能夠殺得死微生物，但是能夠把培養這些東西的社會制度滅得掉嗎？有錢人多吃了兩碗飯替他調點健胃散，沒錢人被汽車軋破了大腿索性替他斫斷，有槍有械的魔鬼們殺傷了整千整萬的同胞，走去替他們調點膏藥，加點裏纏……這就是做醫生們的天大本領！博愛？人道？不亂想錢就夠了，這種幌子我不願意打！……

他每到激發了起來的時候，答付他女人的便是這些話頭。

他女人說：在目前的制度之下也不能不遷就些。

他說：要那樣倒不如做強盜，做強盜的人還有點天良，他們只搶的是富有。

他女人說到兒子的教育時，他又發一障長篇的議論來罵倒如今的教育制度，罵到如今資本制度下的教育了。

他的女人沒法，在上海又和他住了將近一年，但是終竟苦於生活的壓迫，到頭不得不帶着三個兒子依然折回日本去了。他的女人說到日本去實習幾個月的產科，再回

上海來，或者還可以做些生計。兒子留在上海也不能放心，無論如何是要一同帶去的。他說不過他女人堅毅的決心，只得勸她等待着，一位折返日本的友人，決計在今天一路回去。

爲買船票及擺擋旅費，昨天忙了一天。昨夜收束行裝，又一夜不會就睡。今晨五點半鐘雇了兩隻馬車，連人帶行李一道送往匯山碼頭上船。起程時，街燈還未熄滅，上海市的繁囂還睡在昏朦的夢裏。車到黃浦灘的時候，東方的天上已漸漸起了金黃色的曙光，無情的太陽不願離人的眼淚，又要登上他的征程了。孩子們看見水上的輪船都歡叫了起來。他們是生在海國的兒童，對於水與輪船正自別饒情味。

——那些輪船是到甚麼地方去的呢？

——有些是到揚子江裏去的，那些是到外國去的。

——哦，那兒的公園我們來過。到日本去的船在那兒呢？

——還遠呢，到匯山碼頭還要一會兒。

他同他的大兒對話着，立在他的膝間的二兒說道：我不要到日本去，我要同爹爹

留在上海。

——二兒，你回日本去多揀些金蚌壳兒罷，在那海邊上呢。爹爹停一晌要來接你們。

——唔，揀金蚌壳兒呢，留下好多好多沒有揀了。

他一路同他兒子們打着話，但他的心中却在盤旋。一個年輕的女人帶着三個兒子到日本去，還要帶些行李，上船下船上車下車，這怎麼能保無意外呢？昨天買船票的時候，連買票的人也驚訝了一聲，啊，別人都還要驚訝，難道我做丈夫做人父親的能夠漠然無情嗎？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從上海到長崎三等艙只要十塊錢，送他們去耽擱幾天回來，來回也不過三四十塊錢。啊，我是應該送他們回去。在船上去補票罷。是的，在船上去補票罷。……但一回頭又想起他同朋友們辦的一些雜誌來了。那些雜誌每期要做文章，自己走了之後朋友們豈不辛苦嗎？有那三四十塊錢，他們母子們在日本儘可以過十天以上的生活了，日本的行旅不如中國艱難，想來也不會出甚麼意外。好在同船有王君照顧，我還是不能去。唉，我還是不能

去。——轉轉反覆地在他的心中只是想的這些問題。他決下心不去了，但又按想到路上的艱難，又決心要去。從安南路坐到匯山碼頭他的心機只是轉幹。他的女人抱着一個纔滿週歲的嬰兒坐在旁邊，默默不作聲息。嬰兒受馬車的震搖，起初很呈一種驚詫的氣色，但不久也就像在搖籃裏一樣，安然地在他母懷中睡熟了。

坐了一個鐘頭以上的光景，車到匯山碼頭了。巍然的巨船橫在昏茫的黃浦江邊，尾艙上現出白色的「長崎丸」三字。碼頭上還十分悄靜，除有些束手待客的脚步夫外還不見乘客的蹤影。同路的朋友也還沒有來。上了船把艙位看定了之後，他的心中還在爲去留的問題所擾。孩子們快樂極了，爭爬到艙壁上去透過窗眼看水，母親親手替他們製的絨線衣裳，掛在壁針上幾次不能取脫。最小的嬰兒却好像和他惜別的一樣，伸張起兩隻小手兒，一捏一捏地，口作呀呀的聲音，要他抱抱，他接在手中時，嬰兒抱着他的頸子便跳躍了起來。

——日本的房屋很冷，這回回去不要顧惜炭費，該多燒一點火盆。他這樣對他的女人說。

他的女人也撫着她自己的手，好像自語一般地說道，這回回去，自己挽水洗衣燒火煮飯，這雙手又要龜裂得流出血了呢。

——這回回去，無論如何是應該雇用女工纔行。十塊錢一個月總可以雇到罷？

——總可以雇到罷。女人的眼眶有點微紅了，——聽說自從地震以後，東京的女工有的不要工錢只要有宿食便來上門了的。但是福岡又不同，工錢以外還要食宿，恐怕二十塊錢也不夠用。

——我在上海總竭力想法找些錢來，……他這麼說了一半，但他在內心中早狐疑起來了。找錢？錢却怎麼找呢？還是做文賣稿？還是掛牌行醫？還是投入上海 *N. Goun* 團去當強盜呢？……

——福岡還有些友人，一時借貸總還可以敷衍過去。我自己不是白去遊閑的，我總還可以找些工作。

——放着三個兒子，怎麼放得下呢？

——小的背着，大的儘他們在海上去玩耍。總比在上海好得多呢。……

船上第一次鳴鐘催送行的客人上岸了，他的女人伸長過頸子來，他忍着眼淚和她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他和孩子們也一一接吻過了，把嬰兒交給了他的女人。但是同行的T君依然不見，他有幾分狐疑起來了，是起來遲了？還是改了期呢？動身的時候，悔不會去約他。他跑出艙來看望。

T君的船票，是他昨天代買的，現刻還存在他的手中。他一方面望T君快來，但一方面也想着他不來時，倒也正好用他的船票送他的妻兒們回去。走出艙來，岸上送行的人已擁擠了，有的脫帽招擺，有的用白色手巾在空中搖蕩。遠遠望去，一乘馬車，剛好到了碼頭門口。啊，好了！好了！T君來了！車上下來的果是T君。他招呼着上了船，引去和他的妻兒們相見了。船上又鳴起第二次催人的鐘來。我怎麼樣呢？還是補票嗎？還是上岸去呢？他還在遲疑，他女人最後對他說：我們去了，你少了多少費累，你可以專心多做幾篇創作出來，最好是做長篇。我們在那邊的生活你別要顧慮。停了幾月我們還要轉來。櫻花開時，你能來日本看看櫻花，轉換心機也好。

他女人的這些話頭，突如其來，好像天啓一樣。七年前最初戀愛時的甜蜜的聲

音，音樂的聲音，又響徹了他的心野。他在心中便狂叫起來：哦，我感謝你！我感謝你！我的愛人哟，你是我的Boutrice！你是我的Boutrice！你是我的！長篇？是的，最好是做長篇。Dante 爲他的愛人做了一部『神曲』，我是定要做一篇長篇的創作來紀念你，使你永遠不死。啊，Aya Maria！Aya Maria！永遠的女性哟！……他決心留在上海了。他和T君握手告別，拜託了一切之後，便毅然走出艙來。女人要送他，他也叫她不要出來，免惹得孩兒們流淚。

幾聲汽笛之後，黃浦江面已經起了動搖，輪船已漸漸掉頭離岸了。他等着T君的身影漸漸不能看見了，纔興沖沖地走出碼頭。啊，長篇創作！長篇創作！我在這一兩個月之內總要弄出一個頭緒來。書名都有了，可以叫着『潔光』。我七年前最初和她相見的時候，她的眉間不是有一種聖潔的光輝嗎？啊，那種光輝！那種光輝！剛纔不是又在她的眉間盪漾了嗎？Aya Maria, Aya Maria……永遠的女性……Boutrice……『潔光』……他直到走上了電身，還隱隱把手接吻了一回，投向黃浦江裏去。

長期的電車把他心中的激越漸漸緩和，給予他以多少回想的餘暇了，他想到他歷

年來的飄泊生涯，他也想到他歷年來的文學成績。啊，我的生活意識是太曖昧了。理想的不能實行，實行的不是理想，逡巡苟且，過混了大好的光陰。我這十年來，究竟成就了些甚麼呢？醫學是不用說了，雖然隨着一時的衝動做過些詩文，但那是甚麼東西！自己的技能有那一樣能夠足以自恃！自己的文章有那一篇能夠足以自慰呢？啊；慚愧！慚愧！真是慚愧！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比得甚麼 Dante！我是太誇誕了！太無恥了！啊，我是……他這麼想着，又好像從燦爛的土星天墮落下無明無夜的深淵裏。他女人對於他的希望，成了他沒大的重担。他自己對於他女人的心期，又成了精衛的徵石了。他的腦精沉重得不堪，心裏熾灼得不堪，假使電車裏沒有人，他很想抱着頭痛哭了起來。

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情本來是他數年來的深刻的經驗。他從事文筆的生涯以來，海外的名家作品接觸得愈多，他感覺着他自己的不足愈甚。他感覺着自己的生活太單純了，自己的表現能力太薄弱了。愈感不足，他愈見燥煩，愈見燥煩，他愈見自卑。直到現在，他幾乎連筆也不能動了。自己做的東西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價值呢。一知半解

的評論，媒婆根性的翻譯，這有甚麼！這有甚麼！同情我的人雖說我是天才，痛罵我的人雖也罵我是天才，但是我有甚麼天才在那兒呢？我真媿死！我真媿死！我還無廉無恥地自表孤高，啊，如今連我自己的愛妻，連我自己的愛兒也不能供養，要讓他們自己去尋生活去了。啊啊，我還有甚麼顏面自欺欺人，忝居在這人世上面呢？醜齣！醜齣！庸人的奇醜，庸人的悲哀齣！……他想起 John, Davidson 的一首詩來，詩中敘述一位貧苦的音樂家，因為飢寒的緣故把他最愛的妻孥都死掉了，他抱着皮包骨頭的他妻子的殘骸，悲痛地號哭道：

Wo drop into oblivion.

And nourish some suburban soil.

My work, this woman, this my son,

Are now no more there is no God,

這節的意思是：

我們滴落在忘却之中，

同去培養那荒外的焦土；

我的作品，我的妻，我的這個兒，

都已沒了：誰說有甚『天主』。

他應着電車的節拍，默念起這節詩，他覺得好像是從他心坎中自然流出的一樣。但是他又一回想，他自己究竟沒有這音樂家的真摯。音樂家有他的作品足以供人紀念而世人湮沒了他，他可以埋怨世人，埋怨上帝，但他自己有甚麼資格足以埋怨人，足以埋怨一切呢？自己的妻兒是由自己拋撇了的，怨不得天，怨不得人！音樂家有抱着他妻子的殘骸痛哭的真情，悲~~痛~~之極終竟隨他的妻兒長往了。而他自己不是和他的妻子背道而馳，妻子向東，他自向西，妻子在飄渡苦海，他自己却是留在這兒夢他自己力所不能逮的掀攪嗎？他一想到這兒，他又失悔不會送他的妻兒回去。我爲甚麼不在船上補票？我爲甚麼不去和他們同樣受苦呢，啊，我這自私自利的小人！我這責任觀念薄弱的小人！……

一種愴惱的情緒盤據在他的心頭。他儘滾滾的電車把他拖過繁華的洋場，他就好

像埋沒在坟墓裏一樣。他沒精打采地走回他的寓所，但他的寓所好像一座死城，好像有甚麼比死還厲害的東西埋伏着在的光景。他掉頭跑出弄子來，跑到這靜安寺路旁的街樹下屜走着了，他的充着血的眼睛仍然直視着前面，街面上接連的汽車咆哮聲都不會驚破他眼前的幻影。他走到滄洲別墅轉角處便佇立住了，凝視着街心的路標燈不動；這是他的兒子們平時散步到這兒來最愛留心注視的。他立了一回，無意識地穿過西廡路南走，又走到福煦路上來。走到聖智大學附近，他又驀然佇立着了。去年夏秋之交的時候，有一次傍晚，他曾引他的兩個大的孩子散步到這兒來，一隻瓦雀突然從洋梧桐上跌下，兩個孩子爭前逐捕，瓦雀終竟被他們捉着了。他那時曾經做過一首詩，此時又盤旋上了他的腦際：

橙黃的新月如鉤，已在天心孤照，

手攜着我兩稚子在街樹之下逍遙；

雖時有涼風颺人，熱意猶未退盡；

遠從人家的牆上，露出一片的夕照如燄。

失巢的瓦雀一隻驀地從樹枝蹣跚，

兩兒欣欣前進，張着兩手追隨。

小鳥曳立悲聲，撲撲地在地面飛遁，

使我心中的絃索也隱隱咽起哀鳴：

『嬌小的兒們呀，這正是我們的徵象，

我們是失却了巢穴，飄泊在這異鄉，

這冷酷的人寰，終不是我們的住所；

爲避人們的弓彈，該往那兒去躲？』

無知的兒們尙未解人生的苦趣，

仍只欣欣含笑，追着小鳥飛馳。

我也可暫時忘機，學學我的兒子，

不息的鳴蟬啣，爲甚只死呀死呀地悲啼？

他倚着街樹謳吟了一回，念起昔日清貧的團圓遠勝過今日淒切的孤單，他的眼淚

如像噴泉一樣忍勒不着傾瀉下來了。在這時候，他真覺得茫茫天地之中只賸了他孤另的一人，四面的人都好像對他含着敵意，京滬的報章上許多攻擊他的文章，許多批評家對於他下的苛刻的言論，都一時潮湧了上來。一種親密的微笑從面前飛過的一乘汽車的輪下露出，暴屍在上海市上，血流了出來，腸爆了出來，眼睛突露了出來，腦漿迸裂了出來，這倒痛快，這倒痛快。那時候儘一些幸災樂禍的人們來看熱鬧，我可以長睡而不惱。……但是妻子們的悲哀是怎麼樣呢？朋友們的失望是怎麼樣呢？她怕我受累贅，纔帶着兒子們走了，她在希望我做長篇呢。每週的雜誌，也好像嗷嗷待哺的雛鳥一樣，要待我做文章呢。這是我死的時候嗎？啊！太 Sentimental 了！太 Sentimental 了！我十年前正是拖着一個活着的死屍跑到日本去的，是我的女人在我這死屍中從新賦與了一段生命。我這幾年來並不是白無意義地過活了的。我這個生命的炸彈，不是這時候便可以無意義地爆發。啊，妻兒們怕已過了黃浦了，我回去，回去，在這一兩個月之內我總要把『潔光』表現了出來。……

他的脚步徐徐移動起來了。他如何拖着舊式結婚的痛苦纒跑到東洋，如何自暴自

棄，如何得和他的女人生戀愛，如何受她的激勵，……過往十年的回想把他運回了寓所。客堂裏的掛鐘已經一點過了。一位老嬢問他吃飯不吃，他回着不用，便匆匆上樓去。但把房門推開，空洞的樓屋向他吐出了一口冷氣。他噤了一下，走向房裏的中央處靜立着了。觸目都是催人眼淚的資料。兩張棕網床，一張是空無所有，一張還留下他蓋用的幾條棉被。他立了一會，好像被人推倒一般地坐到一張靠書檯的藤椅上。這沉重得令人窒息的寂寥，還是只好借筆墨來攻擊了。他把書檯的抽屜抽開來，却纔拿出了一個兩脚都沒有了的洋囿。在這些東西上他感覺着無限的珍惜情意來。他起來打開了一隻柳條箱子，裏面又發現了一件他女人平常穿用的一件中國的棉衣，他低下頭去抱着衣裳接了一個很長的接吻，一種輕微的香澤使他感受着一種肉體上的隱痛。他把洋囿和畫報來收藏在箱子裏面了，又回到桌邊，纔展開一帖原稿紙來，蘸着筆在紙端寫下了『潔光』兩字。——他的筆停住了。怎麼樣開始呢？還是用史學的筆法從年月起頭呢？還是用戲劇的作法先寫背景呢？還是追述？還是直敘呢？還是一元描寫？還是多元呢？還是第一人稱？還是第三人稱呢？十年的生活從甚麼地方起頭？……

：他的腦精一時又混亂起來了。他把挾着筆的手來擎着右鬢，側着頭瞑想了一會。但仍得不出甚麼頭緒。一夜不會睡覺的腦精，為種種徬徨不定的思索迷亂了的腦精，就好像一座荒寺裏的石燈一樣，再也閃不出些兒微光。但是他的感官却意外地興奮，他聽着憐舍人的脚步声就好像他自己的女人上樓，他聽着別處的小兒啼哭聲，就好像他自己的孩子啼哭的光景。但是，他的女人呢？兒們呢？怕已經過了黃海了。啊，他們怕已經過了黃海了。我只希望他們明日安抵福岡，我只希望他們不要生出甚麼意外。他一面默禱着，一面把筆擲在桌上。唉唉，今天我的腦精簡直是不能成事的了！他脫去了身上的大衣，一納頭便倒在一張床上睡去。……馬蹄的得得聲，汽笛聲，輪船起旋聲，……好像還在耳裏。抱着耶穌的聖母，抱着破瓶的幼婦，黃海，金蚌壳，失了巢的瓦雀， *Boatrice*，棉布衣裳，潔光，潔光，潔光，……

淒寂的寒光浸洗着空洞的樓房，兩日來疲倦了的一個精神已漸漸失却了他的作用了。

二 棟 獄

索幸自從和他的夫人別離了後，半月以來時常和孤寂作戰。但他作戰一次，失敗一次，就好像不諳水性的人，船破落水，在白齒巉巖的波中，愈見下沉，愈想奮發，愈想奮發，愈見下沉，結局是只有沉沒在悲哀的絕底了。他的寓所本是一樓一底的民房。自從他夫人去後，一切陳設都足使他傷感。他在當晚便去邀了幾位朋友來，一同住在前樓，把全家的佈置都完全改革了。但是，改不了的，終是他自己的身心。他隔不幾時又深悔何不保持着原有的位置，索性沉沒在悲哀的深淵，終日受淚泉的滌盪。他對着朋友們時，時常故意放大聲音講話，放大聲音發笑，但在話未落腳，笑猶未了時，他又長嘆了起來。這種強爲歡笑的態度，於他實在是太不自然，並且是太爲苛苦，他和朋友們同住沒有兩天便又一人搬到後樓的一間斗室裏去了。

這間斗室裏除一床一桌而外，只有四面牆壁。他一人蜷居在這裏，時而謳吟，時而倒在床上長伸兩腳一睡，覺得太無聊時也起來執執筆，想寫東西，但是總寫不出甚麼條理。他不知道幾時早把他夫人留下的一件棉衣從箱櫥裏取了出來放在床上，他睡的時候，總要把棉衣抱着親吻一回；然後再把來貼身蓋着。他的夫人有和女友們會照

的一張相片，他把她剪了下來，花了兩角錢，買了一個相匣，把來竊飾起了。他倚案時，相匣是擺在桌上，睡時，又移在床頭，偶爾一出門也把來揣在懷裏。

——曉芙！曉芙！你怎麼不同我講話？你現在在做甚麼？兒子們又在做甚麼？

他時常對着相匣說話，他的兩眼總是濕漉漉的。

無論你是反抗或者是帖服，悲哀的分量總是不會減殺。他到近來索性自暴自棄起來了。時而賭氣使酒，時而拚命吸煙，朋友們問他何故如此，他說這便是自殺。但是等他酩酊過後，酒煙的餘毒，良心的苛責，又來磨盪着他，他時時向着相匣請罪，屢說不再吸了，不再噓了，嚴烈的發誓已經發過了多少回，但他依然敵不過『悲寂』的驅遣。朋友們都很替他擔心，有的勸戒他說：蓄意沉浸於悲哀是丹德所不許的；有的說：他是有家室的人，不能如法蘭西士湯姆孫一樣在樓閣中拚一個餓死。這些親切的友誼他也很能懷着謝意去接受。但他總是不能自拔。

——長此浸淫着實在是不成事體，妻兒們的生活費還全無着落呢，我索性離開這家屋子，或者索性離開上海罷。他有一天中午和着衣裳寢的時候，他的心裏正在這

樣作想。後門的門鈴響了，同住的尼特君替他拿了一捲郵便上來。他滿以為是他夫人給他的信，但他接着看時，却是從無錫寄來的。他拆開一看，除去一些原稿之外還有一張信牘，他便先拿來讀了。信裏說梅園的梅花盛開，太湖上的風光已隨陽春蘇轉，希望他和芳塢諸人同去游玩，也可以消除他們的愁煩。

——啊啊，這是和悲哀決鬪的武器了；我索性暫時離開上海罷！

他決絕地跳起床來，拿着信走到前樓來向芳塢說道：

——無錫的嘉華和痕蒼邀我們去游太湖，你願意去嗎？我們禮拜去罷。

——唔，唔，禮拜去，禮拜去。芳塢回答了他，他又轉向尼特：

——尼特也去罷。

——去，你先寫一封快信去就行了。

他得了他們的贊成，隨即寫一封快信，約定後日乘早車到無錫。

第二天是禮拜六，他蠶居在家裏仍和平常一樣。晚上有人招飲，他也勉強出席了。席中有人問及他的夫人和兒子的，他觸到傷感處，不禁又痛飲起來，一席的人都

和他們對酒，飲到席罷，他已經難以支持，東抱一人接吻一回，西抱一人接吻一回，同席的人他幾幾乎都接吻遍了。他的腦精還有幾分清晰，他一面狂態百出，一面也在自己哀嘲：看你這個無聊人究竟要鬧到怎樣？你在這兒享樂嗎？你的妻子還在海外受苦呢！……酒的烈燄煎熬着他，分裂了的自我又在內心中作戰，他終竟支持不住，在友人的家裏竟至大吐了一場。芳塢把他送回家，他坐在人力車上一路只是懺悔，從衣袋中取出他夫人的相匣來冰在自己的灼額上。

剛回家，他一倒在床上，便抱着他夫人的棉衣深深地睡去了。

醒來的時候，天色已經早亮了。心尖不住地狂跳，前腦沉重得非常而且隱隱作痛。他口渴得甚麼似的，幾次想起床尋茶水啜但都沒有勇氣。最後他終竟忍耐不住，推開棉被拾起半身來時，他剛看見桌上放着的茶壺和茶杯，原來芳塢在他睡時已經給他豫備好了。啊，友情的甘露！他接連呷了幾杯，一股清涼的滋味一直透到他的心底。他想趁勢起床，但頭腦總是沉重得不堪，他又依然倒下去睡着。

——愛牟，怎麼樣了？還不起來。芳塢走進房來催他。

他說：不行，我頭痛，你和尼特一人去罷，我今天不能去了。

——起來啣，趕快，你起來便會好的。已經七點鐘，趕七點鐘三十分的車還來得及。

芳塢說着便下樓去了，他在床上還遲疑了一會，結局還是坐了起來。不去覺得對不住朋友，便留在家中也還是一樣受苦，他便決心起了床。但是，頭總是昏騰騰地作痛，走起路來總覺得有點搖蕩的意思。

七點三十分的車他們也趕不及了，便又改乘九點半鐘的快車。上車的時候，二等車的人已經坐滿，芳塢和尼特只在車外站着，愛車一人却去楔得了一個座位來坐下了。他只呆呆地坐着：隣近的人都向他投視一瞥疑怪的眼光。他心裏時常起着不平的抗議。車出上海以後，窗外一片荒涼的平原，躺在淡淡的陽光裏，他覺得這種風光就和他自己的心境一樣。

車到蘇州時，下車的人很多，芳塢和尼特纔得走進車來。

——愛車，你怎麼樣了？腦子不痛了嗎？芳塢一進車來便關心着愛車。

——已經全不痛了，究竟還是來了的好，假使暫居在家中，包管有兩三天是不會舒服的。

談不兩句話，愛牟又沉默着了。他看見尼特坐在車隅看書，芳塢貪看着車外的景物，心裏很羨慕他們的自由，只他自己是在重重絲繭中牢束的蠶蛹。灰色的蘇州古城漸漸移到車後去了，愛牟隨着車輪的聲音低低地謳吟了起來，聲音高的時候，聽得的『……吳山點點愁……恨到歸時方始休……』的幾句。

無錫的惠山遠從荒茫中迎接前來，錫山上未完成的白塔依然還是四年前的光景。四年前愛牟本在惠山下住過。他因為生活的不安，在那年的四月，向學堂告了半年的休假離別了他的妻子，從日本跑回了上海。上海的煩囂不宜於他著述的生涯，他就好像灼熱的沙漠上折了翅膀的一隻小鳥，他心中焦灼得甚麼似的。一直到七月，因友人咸稱惠山的風光，並因鄉下生活的簡易，他便決計遷來。起初原擬在山下靜靜地譯述一兩部著作，但是惠山的童裸，山下村落的穢雜，蚊蚋的猖狂，竟使他大失所望。他住不兩天接到從上海轉來的他夫人的來信，說是因為房金欠了兩月，房主人迫着他們

遷徙了。他拿着信札，一個人走上頭茅峯去，對着曉霧濛濛中的旭日，思念着他寄留在東海島上的可憐的妻兒，他的眼淚界流在面上，知道他的苦痛的怕只有頭茅峯上的石頭。他那時終竟不能安定，便在當日他又匆匆折返了上海。

頭茅峯上的石頭已漸漸可以辨別了，新愁舊恨一時湧上心頭，愛車苦到不能忍耐了，啊，我爲甚麼到這裏來！我是來尋樂的嗎？現在是該我尋樂的時候嗎？這兒是可以尋樂的地點嗎？我爲甚麼到這裏來？我想做的長篇不是還全未着手嗎？啊，我這糊塗蟲！……他一面悔恨着，但不容情的火車已把他拖到了無錫車站了。芳塢和尼特促着他下了車，他在月台上走着，打算就改乘同時到站的下行車，折回上海，遲遲疑疑地走到出口處時，嘉華和瘦蒼兩人又早捉着了他的兩手了。

嘉華和瘦蒼兩人在車站上已經等了他們半天了，另外聽說還有一位朋友想私下見他們一面的，也同在車站上等着，他爲友人們的濃情所激動，他的元氣剛漸漸甦活了轉來。啊，真醜！真醜！我簡直是沒有骨頭！他們握着手一直走到繁華的市中，在一家飯館裏用了中飯，便同路繞道惠山，再往太湖出發。

童叟的惠山，淺淺的惠山，好像睡着了幾條獐子一樣的惠山，一直把他們招引到了脚底。他們走過了運河了，千四百年前隋煬帝的二百里錦帆空遺下一江昏水。啊，榮華到了帝王的絕頂，又有甚麼？只可惜這昏昏的江水中還吞沒了許多藝術家的心血呢！……你錫山上的白塔，你永遠不能全成的白塔，你就那樣也儘有殘缺的美點，你也莫用恐人的棄置了。……叢雜的祠堂和生人在山下爭隙；這兒只合是死人的住所，但是在這茫茫天地之間，古今來又真有幾個生人存在呢？……永流不涸的惠泉，你是哀憐人世的清淚，你是哀憐宇宙的清淚，我的影子落在你的眼中，我願常在這樣的淚泉裏浸洗。……

空氣是很清新的，在冷冷的感觸中已經含有幾分溫意。走向太湖的路上沿途多栽桑木，農人已在鋸伐枝條，預備替綠女紅男養織出游春的資料。迎面成羣的學子欣欣歸來，梅影湖光雖還存留在他們健康的頰上，但在他們匆匆的步武聲中已在預告着明朝的課堂鈴響了。只有幽閑托大的水牛，間或有一二隻放在空蕪的草地上，帶着個形而上學家的面孔，好像在嘲笑人生忙碌的光景。路踰曠達，但因小石面就，畢竟崎嶇

不平，愛牟右腳上的皮鞋，因在腳底正中早已穿破了一個窟窿，他走起路來總覺腳心有些兒微痛。他跛蹇着跟在同人的後頭，行路是很緩慢的。他們約摸走了一個鐘頭的光景，將近要到茶巷了。瘦蒼君止着腳，叫嘉華引他們到東大池去，他到茶巷去尋人力車來再往太湖。

——東大池？是甚麼勝地嗎？愛牟忍着向嘉華發問了。

——這里有一家別邸，是我們去年替你找就的，去年我們幾次寫信給你，叫你來你總不來，現刻還空着呢。我們現刻去看一看罷，你看了定會悅意。

去年愛牟回國的時候。本打算不住在上海，想在隣近鄉下卜居，以便從事著作並領略些江南風味。嘉華們聽了，便邀他往無錫。但是無錫他是到過的地方，三年前失望的經驗使他生了戒心，所以他終竟不會決意。荏苒將近一年，無錫他不會來，別處他也不曾遷去，營居在上海市中使他從前的計畫歸了泡影，連他自己的妻兒也不能不折回日本去了，這是他失敗史的一頁，從此不能扯去的一頁！

瘦蒼走向茶巷去了，四人改途向北折入田地中的一道枝路上去。路向直趨山麓，

走不多遠有小學校舍一間，校門都是嚴閉着的。轉過校舍後現出一面溶溶的大池，池水碧綠而不能見底。池形如像倒打一個問號一樣，在撇尾的一點處，一座大理石の洋亭，是兩疊兩進的結構。亭下有石檻臨池，左右有月橋，下通溪水。池之彼岸有松木成林，木雖不古而幽雅成趣。三面環山，左右形如環抱。愛牟和芳塲尼特都驚異了起來。

——啊，有這樣好的地方！

——有這樣好的地方！

——這簡直是物外桃園了！

冷靜的嘉華引着他們只娓娓地細說：這兒聽說是前年纔開闢的。只有一個老人留守。我們在此地住了五年，一直到了去年我們纔在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所在。同學大都不曉得，有的只說你荒涼了一點，但我們來看時全無荒涼的感覺。我們滿意以爲你們會來，把交涉都辦好了，只要你們一回信，便請校長作函介紹一下，立地便可以移住的。留守的老人也非常歡喜，他以爲可以破他的岑寂了。

沿着池東一直走過月橋，便走到別邸的區域，沿途有新植的梅花，已經開放。愛牟一路吮吸着梅花的清芬，一路靜聆着泉流的幽韻，他的一心好像起了幾分出塵的逸想，而他的一心又湧上了無窮的懷喪。去年爲甚麼要辜負朋友的盛意終竟不肯來呢？我真是作孽自受！……石亭後是一面草場，草場盡處便是一列三間的住宅。住宅的形狀頗類廟宇，屋淺無樓，結構本不甚美好，然而四方的風物也儘足補牠的缺陷了。住宅右手邊有一帶翼房，留守的老人正在門前織履。

石亭擁立在假山石上。底層前爲空閣，後爲石窟。上層前爲平台，後爲亭屋。平台三面均有石欄，正中有圓形石案，有石櫂環繞。登台一望，全池景色盡在眼中。風聲鳥聲，松聲澗聲，凝靜之中，時流天籟。坐在這台上負暄，坐在這台上賞月，坐在這台上讀書，坐在這台上作文，坐在這台上和愛人暖語，坐在這臺上和幼子嬉戲，……這是多麼可樂的情事喲！每當風清月朗之夜，清友來游，粗茶代酒，洞簫一聲，吹破大千的靜祕；每由畫慵午倦之時，解脫衣履，沐浴清池，翡翠雙飛，重現樂園的歡慰；或則大雨傾盆，瓊山飛瀑，赤足而走，大嘯呼風；或則濃雪滿庭，天地皜素，呼

妻與子，同做雪人；啊，這是是多麼理想的境地喲？——但是，唉，但是，在愛牟現在是不能辦到的了。他坐在平臺的石欄上只自深深懺悔：啊！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囚人，我的妻兒們都是被我犧牲了！

嘉華勸他們今年再來，芳塢和尼特都主張立刻搬來，翰流居住，只是愛牟的心中填滿了一腔的悔恨，他不願意再和幸福相隣，他只願在煉獄中多增他的苦痛。苦痛是良心的調劑，苦痛是愛情的代價，苦痛是他現在所應享的幸福了。他贊成芳塢和尼特遷到此地來，而他終願獨留上海。

天色已漸漸移入晚景了，四人辭別了亭臺，從池之西畔步去，遠遠望見瘦蒼已到池之彼端來迎接他們了。他們忽忽轉到舊路，改乘人力車先到太湖，過梅園時尚有多人出園，及抵湖畔時，游人已經絕跡了。

太湖的風光使愛牟回憶起博多灣上的海景，渡過鼇鼉岬後，他步到岬前的岩石下竟掬了一握水來嘗嘗牠的滋味，但是，只是淡的。——多得些情人來流些眼淚罷，把這太湖的湖水變鹹，把這太湖的湖水變成淚海！啊，范蠡喲，西施喲，你們是太幸福

了！你們是度過煉獄生活來的，你們是受過痛苦來的，但這大湖的湖上只有你們的笑紋，大湖的湖中沒有你們的淚滴呢。湖山上的強盜——果其是有時，我想在此地來做個嚙嚙。

太陽快要墜落了，湖上的七十二峯，時而深藍，時而嫩紫，時而籠在模糊的白霧裏。西天半壁的金光使湖水變成橙黃，無人的鸛鷺岬上已瀰滿着蒼茫的情調。他們被船夫催促，只得又渡回岸來。走到棹園的時候，長庚星已經琳瑯地高懸在中天了。

——這樣的梅花有甚麼探賞的必要！梅花開在園子裏頭，就好像清潔的處女賣給妓院了的一樣。

愛牟在暗淡的梅花樹下只仰頭看星星。旁邊嘉華說道：

——啊啊，大犬星已經出現了。大犬星下正南的一顆大星是甚麼？

——那怕是南極老人罷。

愛牟這樣答應着嘉華，但他却遠遠看見一對男女立在昏茫的曠野裏。女的手持着洋燭，用手寫着西北風，免得把燭吹熄，手指被燭光照透好像一條條的鮮紅的珊瑚，

男的按着圖譜，正在尋索星名。只聽女的問道：

——那北斗星下鮮紅的一顆大星是甚麼？

男的把頭舉起來，看了一會又找尋圖譜：唔，那是牧夫呢。

——那同牧夫品起的一顆清白的星子呢？

——……那是少女呢。牧夫燦到了那個樣子，少女總是淡淡的。

——你在說的甚麼？女人的聲音帶些笑意了。只見男的把她手中的燭光吹熄，兩人在天星之下擁抱着了，緊緊的接吻着……

——愛牟！我們走罷，明天還要到蘇州去呢！芳塢和尼特瘦蒼兩人在園中各處遊了一回走來呼喚愛牟，愛牟纔從他的幻覺中回到自己來，他所看見的，只是四年前的他和他的夫人。

——啊，走罷，嘉華，我們走罷。

五人同回無錫城外，在一家旅館中過夜。談到十二點過後各人都倦於一日的巡遊，早沉沉地睡熟了，只有愛牟一人總是不能合眼。他夫人的棉衣今晚不能帶來，他夫

人的相片來時也忘却了揣在衣包裹，這怕是不能睡熟的最大的原因了。耿耿一夜，左思右想的仍不外是些追懷和後悔，他有時也想到他家中的父母，有時又想到索性到廣東去從軍，可以痛痛快快地打死一些人，然後被一個流彈打死。假使朝鮮人能夠革命，他又想跑去効法拜輪……一些無系統的思想，一直纏繞着他到天亮。

他決心不再往蘇州去了。十二點半鐘，和嘉華瘦蒼在車站上握手告別之後，芳培和尼特在蘇州下了車，愛牟一人便一直坐到上海。他回他上海後，又在他的斗室之中，過送着煉獄的生活了。

(三) 十字架

「住在上海的時候使你受了多少累贅，臨行真是又勞苦了你不少了。我們不能不暫時離開你走，我是只有眼淚。臨行的那天，天氣還好，但從正午以後海便荒暴了，起來，我是真正苦了。三個孩子都吐，和兒吐得頂厲害的樣子，但是第二天也就好了。我是連動也不能動，就好像死了的一樣。到長崎的時候又是大風，雪是落得非常厲害

的。到福州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便在石川家裏寄宿，T君也在那裏留宿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走了。

在石川家裏只宿了一晚上，我們便到御虎家的樓上來了，樓后是很危險的，兩天後又要搬家。小孩太多，樓上一人是不能住的，並且又是破了的房子，真是冷得沒法，冷得沒法呢。租了一家二十塊錢一月的房子，念到孩子們的分上，家後有菜園，有橘子樹，覺得也好。

在回上海以前從我們住過的那家樓上不是可以望見的嗎？在隣近有一家有園子的，便是現在所說的住家了。本想先問你後再定奪，但爲兒子們設想，很想早一刻移住稍爲好一點的房子，所以一個人便決定了，雖是覺得太貴了一點。現刻雖遷住在此地，待二三天後便想搬過去了。兩天前吃飯是在石川家裏吃的，太久了覺得對不住，從昨天起我在自己做飯吃了。

你在上海的生活又是怎麼樣呢？

我們是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是一樣，只是到此地來後甚麼人的生活也免得看見。

只有這一點好。孩子們都很歡喜的樣子。

我依然是寂寞，無論走到甚麼地方去，一種深不可測的孤獨的悲哀好像洄漩一樣旋湧上來。

想寫的很多，但沒安定，隨後慢慢寫罷。

今天刮大風下大雪，冷得無言可喻。把佛兒背着，買了東西回來又煮飯，覺得很困苦。

別來不過纔半個月的光景，就好像已經隔了一年的一樣。

移到這裏以來，每天天氣都不好，真是窘人。大前天天氣晴了，把三個孩子帶着上街去買東西，走過電影館的時候，孩子們說要看，便引他們進去看了。領着三個孩子看電影，真是再苦沒有的事呢。回來的時候，各人吃了一碗湯麵。佛兒真個重起來了，背了半日，夜來身子痛得不能動彈了。

回家來把門開開，又起火，又煮飯，真是累人。淋寂的家中，寒冷的夜氣侵人，徹入骨髓一般地冰冷。我的心境是陷在無論如何無論如何也說不出來的一種狀態裏面

的。夜到深時也不能睡熟，孩子們因為倦了，都立刻睡熟了。還是只有孩子們好，無論走到甚麼地方，都沒有不安的心事。

好像想寫的東西很多，但一寫起來，這樣也想不寫，那樣也想不寫，結局是甚麼也不能寫下去了。

這是因為想起你在上海的生活的緣故。真的，我們的生活真是慘目！我們簡直是牛馬，對於過酷地被人使用了的不幸的牛馬，人是沒有些兒同情，沒有些兒憐憫的一樣。我們的生活簡直是一點同情一點憐憫都不能值得！周圍的人都覺得可羨慕，他們只在被賦與的世界裏面享着幸福過去。

像我這無力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被賦與了的東西也被剝奪了，把持着了的東西也失掉了，我以後正不知如何。在心裏留剩着的只有這麼一點，女人到了三十無論做甚麼事情都遲了！我是只有這一點遺恨。孩兒的爹爹，我對你說。人生是怎樣短促的啣！這雖是甚麼人都知道的事體，但是實際上浸潤在身心的很少。

我們走後你在上海生活是怎麼樣呢？

不知道爲何，只是這樣被深不可測的悲寂惱亂着。從上海帶來的點心，也在今天吃完了。夜半不能睡的時候，一個人取出來吃。每天每天，想起來的時候便吃，也把給孩子們吃。雖是稍稍顧惜着在吃，但是到了今天，蜜棗也吃完了，甚麼也吃完了。這邊百物都貴，貴得沒有道理。小小的鯛魚一匹也要兩毛錢，孩子們一人不把一匹給他們的時候又不夠。佛兒是吃的牛奶和粥。

今天風很大，簡直不能外出。

『隨後再寫。』

愛牟夫人回日本後將近三個禮拜了，還不會有甚麼消息轉來。起初寫信去懇求，後來漸漸生怒，又後來漸漸懷疑以爲是生出甚麼意外了——在這樣搖曳不定的悲情之下苦腦着的愛牟，在今天的早晨，突然纔接到了這麼一封長信。他急切地揭開信來展讀，比得着天來的靈感時還要急切，還要興奮的一樣，他的心尖很敏速地戰顫起來，胸膛緊張得好像要爆裂，讀一句，他的眼鼻只是漲痛一次。

信是用鉛筆寫的，字跡異常草率，兒童們旁邊攪擾着的光景，可以歷歷看取。信

的後半部更顯然是夜深人靜後犧牲著睡眠的時間寫的了。一面憂心着目前的兒童，一面又墨念着海外的丈夫，應該歡聚的生活却不能不為生活分離，應該樂享的愛情却不能不為愛情受苦，做母親的心，做妻的心，一時把她引到天涯，一回又把她引到咫尺，在空闊的陋室中，在冷寂的夜氣中，一個孤獨的女人，描寫着生離的恨緒，這在不關休戚的人看來，就如像在殺人場上看見了處決死囚，看見了別人的血肉橫飛身首異處，倒可以感受些鑒賞悲劇的快感，但在身當其辜的人在與當事者有切膚之痛的人，他們的悲哀，他們的眼淚，是不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計算的了。

——啊，他們是安抵了福岡，只這一點是可以感謝的。

愛牟一面讀着，一面潛潛地謝着。讀了一遍又讀一遍，他的眼淚只如貫珠一樣滴落在信紙上，和紙上舊有的淚痕，融合而為一體。

——啊啊，不錯，我們真正是牛馬！我們的生活是值得一些兒同情，我們的生
活是值得一些兒憐憫！我們是被幸福遺棄了的人，無涯的痛苦便是我們所賦與的
世界！女人啣！女人啣！你為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啣！我們是甚麼都被人剝奪了、甚麼

都失掉了，我們還有甚麼生存的必要呢！

——不錯，人生原是短促的！我們爲空間所圍，我們爲時間所圍，我們還要受種種因習的禮制，因習的道德觀念的凌辱，使我們這簡短的一生也不得享受一些兒安慰，我們簡直是連牛馬也還不如，連狗彘也還不如！同樣的不自由，但牛馬狗彘還有悠然而遊，怡然而睡的時候，而我們是無論睡遊，無論晝夜，都是爲這深不可測的隱憂所盪擊，都是浮沈在悲愁的大海裏。我們在這世間上究竟有甚麼存在的必要，有甚麼存在的必要呢！我們絞盡一些心血，到底爲的是甚麼？爲的是替大小資本家們做養料，爲的是養兒女來使他們重蹈我們的運命的舊轍！我們真是無聊，我們的血簡直是不值錢的臭菜水！甚麼叫藝術，甚麼叫文學，甚麼叫名譽，甚麼叫事業喲！這些鍍金的套狗圈，我是甚麼都不要了，我不要丟去了我的人性的做個甚麼藝術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個人，我就當討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我愛人的丈夫，我是要做我愛子的慈父，我無論別人罵我是甚麼都可以，我總要死在你們的懷裏。女人喲，女人喲，你爲我而受苦的我的女人喲！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遠是

你的！你所把持着的是並未失掉，你所被賦與的是並未被人剝奪呢！我不久便要跑到你那裏來，實在不能活的時候，我們把三個兒子殺死，然後緊緊抱着跳在博多灣去死了！你請不要悲哀，我是定要回來，我們的雜誌也快要一年了，我同朋友們說過，我只擔負一年的全責，還只有三四十天了，把這三四十天的有期徒刑住滿之後，無論續辦與否，我是定要回來的。我們是預備着生，還是預備着死，那時候聽你自由採決，我是甚麼都可以。你所在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無論水也好，火也好，鐵道自殺也好，我總隨你去，我誓不再離開你一刻兒，你所住的地方我總隨你去的呀！……

他自言自語地發了一陣牢騷，又痛痛快快地流了一陣眼淚，他意識漸漸清晰了起來。他是在一個小小的堂屋裏踱來踱去地走着。時候已近午後二小時了，淡淡的陽光抹過正面的崇墉照進窗來，好像是在哀憐他，又好像是在冷笑他的光景。堂屋裏除去一些書櫥桌椅之外，西壁正中釘着一張歌德的像，東壁釘着一張悲多汶的像，這兩位偉大的藝術家都帶着嚴厲的面孔好像在鄙夷他的樣子。你這樣意志薄弱的低能兒！你這憂鬱成性的白痴！你的生活是怎樣的無聊，你的思想是怎樣的淺薄，你的感情是怎

樣的自私！像你這樣的人正是褻瀆藝術的罪人，褻瀆詩文的罪人！……這種尖刻的罵聲，好像從兩壁中迸透出來，但是他也不介意，他只是在堂屋中踱來踱去地步着。悲多汶喲，歌德喲，你們莫用怒視着我，我總不是你們藝術的國度裏的居民，我再不掛着你們的羊頭賣我們的狗肉了，我要同你們告別，我是要永遠同你告別。他顧盼着兩人的像片自語了一陣，不禁帶着一種激越的聲音又謳吟了起來：

去喲！去喲！

死向海外去喲！

文藝是甚麼！

名譽是甚麼！

這都是無聊無賴的套狗圈！

我把我這狗兒解放

飄泊向自由的天鄉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嚕！去嚕！

死向海外去嚕！

國家也不要

事業也不要

我只要做個殉情的乞丐兒

任人們罵我是禽獸

我是死心蹋地甘受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去嚕！去嚕？

死向海外去嚕！

火山也不論！

鐵道也不論！

我們把可憐的兒子先殺死！

緊緊地擁抱着一跳

把彌天的悲痛同消

海外去！海外去！

死向海外去！

他反反覆覆地謳吟，起初只是一二句不整飭的悲憤語，後來漸漸成了這麼一首歌詞。這是文人的一種常有的經驗，每到痛苦得不堪忍耐的時候，突然經一次的發洩，表現成爲文章，他的心境是會漸漸轉成恬靜的，愛牟也味覺到這種心境上來了，不怕他的心中，他的歌中，對於文藝正起了無限的反抗，但他却從他的衣袋中搜出了一枝鉛筆，俯就桌上，把他夫人的來信翻過背面來，便寫出他這首歌詞。信上的淚痕還有些是濕的，寫時每爲鉛筆刺破，但他也不迴避，只是刺刺的寫，好像他所把捉着的東西，深恐失掉了的一樣。他寫好了後，又反覆念了一回，他只覺得他的心尖異樣的

戰慄。他索性尋了些信箋出來，想趁勢給他夫人寫一封回信去，並想把這首歌翻譯成日文，寫寄給她。但他纔要落筆的時候，大門的門環響了。

——這兒是愛牟先生的貴寓嗎？

——是的。

——愛牟先生在家嗎？

——我便是。

——哦哦！

兩個客人特別表了一次敬意，但他們的眼光有幾分不相信的樣子。愛牟把他們請進客堂。他們便各各道了姓氏，其實在他們剛進門時，愛牟看見他們的容貌，聽見他們的聲音，早知道他們的來歷了。

他們是從四川的C城來的。在兩禮拜前C城的紅十字會給愛牟拍了一張電報來，仍然要找他去當醫生，說不日當派員攜款來迎，務希俯就等等。隔不幾日愛牟又接到他的長兄由C城寄來一封快信：

愛牟仁棟如面：在敝在滬在萬時均有致弟函，迄未得一覆，不知吾弟究係何意，總希明白表示。頃C城紅會致我一函，附有電稿，特連函送吾弟一閱，便知此中底蘊。須知現在世局，謀事艱難，謀長遠之事尤難，紅會局面較大，比之官家較為可靠，幸勿付之等閒也。父母老矣，望弟之心甚切，迅速摒擋，早日首途來滬，一圖良晤，至盼至囑。順詢近好，并候曉美母子旅祺。兄W再拜。二月十三日泐。

W仁兄親家大鑒：愛牟兄準定聘請，月薪四百，現因經費支絀，暫作擱成開支，一俟經費充足，即照約開支。即希台端備函轉致，誠恐愛牟兄在滬就聘他事。今日由弟電達，緩日派員攜款去申迎駕。電稿附呈台覽。順請文安。小弟E頓首。

另外還有電稿一張，和以前所接的電文一樣。

他的長兄一向是在C城辦事的。紅會的事，兩年前便替他經營好了，去年在他回國的時候，曾經由紅會給他送過旅費到日本去，但是錯過了，旅費又打轉去了。他回到上海來將近一年，他的長兄在朋友處打聽了他的住所，接連寫了幾封信來，他概不

會回信。他的長兄愛他的心情甚深，他的父母思念他的心情更切，他們都望他早早回家，但他們却不能諒察他之所以不想回家的心理。

十一年前他是結過婚的，結婚後便逃了出來，但他總不敢提出離婚的形式。他知道他的父母老了，那位不相識的女子又是舊式的腦精，他假如一把離婚的形式提出來，她是定會自殺，他的父母也會因而氣死，九年前他有一位妹子定娶的時候，他寫信反對，發過一次牢騷，說甚麼『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得一個臭蝦蟆。也只得飽吃一口』的話，他的父母竟痛責了他一場，那位妹子也尋了好幾次短見，他和他的夫人曉笑自由結了婚，他的父母也絕過他一陣，後來念到生了孫子，又纔寬恕了他們；但家中寫信給他的時候，定還要稱他的夫人是妾，稱他的兒子是庶子，這是使他最傷心，最厭恨不過的字面。幾次決定寫信回家去離婚，但終可憐老父老母，終可憐一個無罪無辜只為舊制度犧牲了的女子。他心裏想的是：縱橫他是不願仰仗家庭，他是不願分受家中絲毫的產業的，他何苦更為些許形式，還要犧牲多人！父母不願意離她，儘可把她養在家中做個老女，她也樂得做一世的貞姑。照人道上來說，她現在的境遇，

只是少一個男子陪伴罷了，他不能更逼她去死，使他自己擔負殺戮無辜的罪過。——他懷着這樣的宗旨，所以他便決定了永遠和家庭疏遠的意志。最能了解他的是他的長兄，但是他的這層苦衷，他却不會知道，長兄只是希望他速回C城，但他怎能夠回去呢！C城更和他的家庭相近了。他想起十一年不見的老父，十一年不見的老母，十一年不見的兄弟姊妹，十一年不見的故鄉，他也有流淚吞聲，也有終夜不能成寐的時候，但是，要叫他回家，他是不能，他怕是永遠不能的了。——我的父親，我的母親！我今生今世怕已不能和你們相見，你們老來思子的苦心，我想起便時常落淚，但是我無法安慰你們，我只好使你們遺恨終古了。我的兄弟姊妹們！你們望我的心，你們愛我的心，我都深能感受，但是我們今生今世怕也沒有再見的希望了，我們是在自做了骨肉手足一場，到頭我們是互相離隔着到死。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過一次結婚兒戲的女人，我們都是舊禮制的犧牲者，我絲毫不怨望你，請你也別用怨望我罷！可憐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我也不能解救你。……他想起他的家庭的時候，每每和着眼淚在無人處這樣的號呼，但是，他的苦情除他自己而外，沒有第二人知道。

——我們是奉了會長的命令來的，命我們來迎接先生。這是會長的信，這是令兄先生的信，還有一張匯票，我是揣在懷包裹的，路上的扒手很多呢。來客的一位把信交了，一位解開衣裳在最裏一層襯衫裏又取出一張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紅會的信和愛牟長兄的信，內容大抵和前回的相同。只是多說了幾句派了甚麼人來接和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旅費的話。愛牟一把信檢閱了，他當面對來人說他不回去，並且謗說一些不能同去的原因。匯票他不願承受，叫他們回四川時一直帶回去。

——我們受了會長的命令交給先生，交給了先生我們便算是盡了職分，否則我們將來會討會長的怪。會長很希望先生回去呢。

——醫院裏面不是說有兩個德國醫生嗎？

——是，是有兩個，中國醫生也還有三十幾個呢。

——哦，有那麼多的人，那更用不着我回去了。

——但是，人還不夠用呢！二軍一敗，打傷幾千丢在那兒，我們不能不去醫，一軍又一敗，又打傷幾千丢在那兒，我們也不能不去醫，所以人手總是不夠用的。

——那也沒有辦法了。軍人們這麼時常打仗，就把四川全省的人都弄成大醫，恐怕也不夠用罷。

——嚇，嚇，嚇嚇嚇……

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人始終不肯拿去，愛牟只得權且收下。他寫了一張收據交給來人，他們便匆匆告別去了。

淡淡的陽光仍然還照進窗內，客堂裏的微塵靜靜地在空中遊戲。愛牟想寫信給他夫人的興頭被來人打斷。他的意識的焦點又集中到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上來了。有生以來第一次接到手裏的這麼一樁巨款！這對於他隱隱是一個有力的誘惑了。他想：他假如妥協一下，把這匯票換成錢，跑到日本去把他妻兒接回來，再一路回C城，那他們以後的物質的生活是可以再無憂慮的了。一月有三百二十塊錢的薪水，即使把一百二十塊錢作為生活費，也可窮奢極侈。餘錢積聚得三五年，已儘有中人之產，更何況將來的薪水還可增添，薪水之外還可弄些別潤。但是他回到C城，則不得不回到家裏；即使不回家，家裏人也自會來，那時舊式婚姻的禍水便不能不同時暴發。父母是絕對

不到和他一致的，人命的犧牲是明於觀火的事情，他決不能爲自己幸福的將來犧牲別人的性命，而且會犧牲他自己的年已耄耋的老父母的性命。

——啊，父母喲！父母喲！你原諒你的兒子罷！你兒子忍心不回來，固然是不孝，但是你兒子終竟不忍回來，也正是出於他還未喪盡的一些孝心。你兒子回來了，便會把人害死，便會把你兩老親害死，這教你兒子怎麼能夠忍心得住呢？父母喲？父母喲！我是永遠不能和你們相見了！

他這麼思念到他的父母，又不禁流出了眼淚來。他知道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親，最是痛憐兒女的人，他還未出國的時候，他的長兄次兄都會出過東洋，他的母親思念起他們時，時常流淚，時常患着心痛的情形，他是最知道得詳細的。他母親時常說：絕對再不要愛牟出洋，因爲她的心是碎了，再經不着牽腸罣肚了。在十一年前愛牟結了婚，不三天便借故出門，說要上省進學，他母親親自送他上船，在船離岸時候還諄諄誡他：——牟兒，你千切不要背着娘，悄悄跑到外國去啊！

他爲母親這句話在船上惹痛了好一場，他當時還做過一首詩，而今他還記得：

『阿母心悲切，送兒直上舟。淚枯唯刮眼，灘轉未回頭，流水深深恨，雲山疊疊愁。難忘江畔語，休作異邦遊』。

但是他終竟背着他的母親逃到了日本，並且別來便一十一年了！在這十一年中間，他母親思念他所流的眼淚，他母親思念他所起的心痛，正不知有多少斗斛，正不知有多少回度。他母親今生今世不能再見他一面，一定是到死都不能瞑目的了。愛牟時常對他的夫人說：他一生的希望也只想回去再見母親一回，但是不能回去，他不忍回去。啊，舊式的婚姻制度的功果啣！世間上有多少父母，多少兒女，同困在這種磔刑之下，正膺受着多少難療的苦痛啣！

——啊！算了！這金錢的魔鬼！我是不甘受你的蹂躪，你且看我來蹂躪你罷！

愛牟突然把那一千兩的匯票，和着信封把來投在地板上，狠狠地走去踏了幾回，他不回C城的決心愈見堅毅了，他立刻便分別寫了兩封信，一封寫給他的長兄，一封寫給紅會的會長，把匯票也封在裏面，堅決地便把關聘辭退了。回頭又把他夫人的信來讀了一遍，他接着便寫一封去答覆她：

「曉芙我的愛人：你的信我接到了。我在未接到你的信前是如何傷心，我在既接到你的信後又是如何傷心，你該能想像得到罷。你的悲苦我是曉得的，我現在也不能說些無謂的話安慰你；我現在所能說的只有這一句：「我在三四禮拜之後便要回到你那裏去了」。我想這一點或者可以勉強安慰你罷。我把所有的野心，所有的奢望，通通懺悔了。我對於文學是毫無些兒天才，我現在也全無一點留戀，我還不能不再住三四禮拜的緣故你是曉得的，我們的雜誌要在那時纔能滿一年，我對於朋友的言責是不能不實踐的。」

今天剛接到你的信後，四川的C城紅十字會派人來接我們來了，大哥他還不知道你和兒子們都回日本去呢。紅會送了一千兩銀子來做路費，我拒絕了他，同時把路費給他送回去了。我拒絕他的原故，想來你當能了解我罷？我固不願做醫生，我尤不願回C城。C城和我家裏接近了，一場糾葛不得不決裂了起來，我不願我的父母到老來還要作我的犧牲。這是我所不能忍的，又是爲我的原故使你不能不受苦，你請原諒我罷？我永是你的所有，你所在的地方，我總要隨你來，你便叫我死，我也心甘情願。

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體，前幾天我到無錫去過一回，去年夏天無錫的朋友們不是說替我們找就一個住所嗎？那個住所真好，我此次跑去看了來，我可惜去年我們沒有遷去。倘使去年我們是去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或者不會如許落寞，你也不會轉回日本去了。但是，過往了的事悔也是來不及的。我現刻對於生活的壓迫，我一點也感不着甚麼了，我有解決牠的一個最後的手段，等我到日本後再向你說罷。最痛快的事情是我今天把一千兩銀子的匯票來蹂躪了一次——真個是用腳來蹂躪了一次。金錢啣！我是永不讓你在我的頭上作威福了！我到日本去後，在生理教室當個助手總可以罷，再不然我便送新聞也可以，送牛奶也可以，再不然，我便要採取我最後的手段了，到日本後再說。

『爲我抱着孩子們多接幾個吻。』

他草率地把幾封信寫完之後，時候已經將近四點鐘了。身上好像放下了沒大的重載，心裏也疏暢得許多，只是兩眼總覺得異常乾澀，他便把紙筆檢好，又去打了一盆冷水來洗了一次臉，把幾封信揣在衣袋中，打開後門出去。

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前同着耶穌釘死在 Golgotha 山上的兩個強盜中的一個，復活
在上海市上了。

四 湖心亭

小小的家庭中，低氣壓已經低迷了兩三天了，

今天清早她因為頭痛沒有起來，她在床上對我說：你無論怎麼要去替他們找房子，去找一天也不要緊，到晚上來叫他們搬出去。

我只是隱隱諷諷地答了她。

早飯是我弄來把給孩子們吃了的，剛好把飯吃完，她又躺在床上催促我，叫我定要去找房子了。

我是再也不能忍耐，竟和她口角起來。

——別人家庭逃難到我們家裏來，况且又病在床上，我是怎麼也不忍叫他們出去的！

——你不忍叫他們出去，你就忍我們母子們丟命了嗎？

——人不是那麼容易丟命的呢！虧了你也基督教徒，你怎麼不害羞啣？

——怎麼叫害羞呢？她一翻身就從床上起來了。——不管是基督教徒不基督教徒，各人總是有限制的罷？僅僅一樓一底的小洋房，客堂被人佔了不說客來不方便，便連孩子們玩耍的地方都沒有，一天到晚歇在樓上，這你不是有眼瞖看見過的嗎？孩子們受了傳染你怎麼樣呀？

——我也並不是說我不去找地方，不過這幾天風聲很緊，各地方逃難的人都跑到租界裏來，空着的房子大都佔滿了，而且房金又貴……

——你早幾天在做甚麼事情呢？

——我早幾天在怎麼樣？我不是別人的聽差！

——他們來的時候我不是就對你說過嗎？同居是絕對不可的，萬一有了不好的病痛，要傳染給孩子們。現在不是應了嗎？

——他獨於要生病，這是誰個能夠預料的呢？病了要叫我趕他們出去，我實在是

辦不到。

——你辦不到嗎？我就去趕他們！

——你去！你去！哼！虧你也是基督教徒！

我憤氣沖沖地先跑下樓去了，她在樓上搶着辯駁。

——你去替他們找房子，我出房金，這還虧了他們嗎？

——你出房金！你有多少錢嚮？錢是你的嗎？

——唉？唉？你……你……你……你是這麼袒護他們嗎？

她帶着哭聲音嘶叫着也從樓上跑了下來，我把身子爽進廚房裏面去了。她在廚房門口指着數說我，說我屢次欺負她，把她當成愚人。說我欺負她不懂中國話。我的腦子憤恨得實在要爆裂了。

——啊，一刀兩斷！一刀兩斷！你請回你的日本去罷！

就給開了閘的潮水一樣，這幾句決絕的話竟從我口中瀆湧出來。

——回去！回去！不打緊！不打緊！但你也要說出一番理由來！

——理由！兩人的性情這樣不相投合，這不是比火還要明瞭的理由嗎？還要甚麼理由呢？

我儘我的喉嚨所能叫出多麼大地叫了出來，憤氣沖沖地拉開後門便竄走出去了。

——虧了你也！也是基督教徒！虧了你也！也是基督教徒！哼！哼！……

當面一股北風打到我的額上來，我纔意識到我頭上結着的是一張毛巾。我也因爲頭痛，把毛巾結了一早晨，到這時候纔順手解了下來揣在我穿着一件破外套的衣包裏。

我儘我的脚把我運着走，一頭都是磅礴着的怒氣，我就好像上滿了火力的火車隨着自己的車輪在路上滾動着的一樣。

我走出了弄子，我是從環龍路向東走去的，

——這一點我現刻也還明瞭，——但我以後走過些甚麼街，走過些甚麼弄巷，不僅地名我不曉得，連方向我也打不出了。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下走着，我腦裏也沒有想甚麼，腦裏的空隙完全被怒氣填滿着，實在是再沒有甚麼可以着想的餘地了。

我只轉灣抹角地在街上走着。走了也不知道有多少辰光了，無心之間在一處橫街口上看見一處新作的戰壘和戰壕。這當然是一禮拜前收拾張允明的潰兵時，外國人的陸戰隊所建築的了。

我到戰壘裏去看，我的意識纔漸漸清醒起來，我知道我已經快要走出租界了。

——外國人究竟要比中國人高明，他們在匆促之間竟有這樣完整的戰備！我在戰壘裏面不禁驚嘆了起來。

戰壘是用米袋填泥砌成的，有四五尺高的光景，在中腹處橫嵌了幾個木框作爲砲眼，壘下是將及一人深的壕溝，壘上有竹篷蓋就的屋頂。這比我在瀏河，在懸腳嶺等地所看見過的戰壕，要高明到了百倍以上了。

我在這時候起了一個好奇心來，我想走進上海城裏去，看看蘇浙聯軍驅逐張允明的戰跡。

前幾天他們正在開火的時候，鎗砲的聲音在環龍路也可以聽見，那時候我很想出去看看熱鬧，但終竟因爲家小的羈絆，不敢出去冒險。萬一一個流彈打來把我打死了

呢？——這實在是一個很難解答的問題。

——但我現在還怕甚麼呢？我反正是沒有家庭樂趣的人！

我死了心，便向中國市街上走去了。

由上海租界到中國市街實在並沒有甚麼險阻；只消走幾步路，走過一個橫街。

世間上可還有人不肯相信奇蹟的存在嗎？這樣的人我請他到這兒交界的地方來，他立地便可以看見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走幾步橫街便可以退返幾個世紀！朋友！這不是一個頂頂駭人的奇蹟嗎？長房雖有縮地之方，但我們的脚步比光的速度還快。上海縣城早是折毀了的，租界和縣城也並沒有甚麼柵欄。我們怎麼曉得會是走出了租界？怎麼曉得會是走進了縣城呢？

你們走罷！抬着頭能看得見一些雜亂的舊式房屋的垃圾堆，埋着頭能看得見一些崎嶇不平的街路的時候，你們便進了城，便走進了『中國地界』，便退返了好幾個世紀了。

啊，我們中國人到底是超然物外的，不怕就守着比自己好的路政市政在近旁，

但總沒有採訪的時候。那是值得採訪的，那是淺薄的物質文明！

我只是在雜亂的拉圾堆中走着，我不知道又轉了多少灣，抹了多少角了。街上的情形倒還熱鬧，有些地方連租界內最繁華的四馬路也怕還趕不上呢！沿街都擺着地攤，有的竟擺到街心來幾乎連通人的空隙都沒有了。老太婆們穿着臃腫的小棉鞋，一顛一簸地在崎嶇不平的爛路上走着。

——前幾天開火的時候，聽說這兒罷了幾天市；城裏的人大都搬到租界上去了，是甚麼時候又折回來的呢？大家都匆匆忙忙的在辦年貨，明天便是除夕了，這何會是經過甚麼戰火的地方呢？

在租界上住着的時候，覺得中國的天下是很太平無事的，但到『中國地界』上來，更好，更好，我們中國更還是義農感世！

——時常打打戰火湊湊熱鬧也還好罷，中國人一時總還打死不完。

我只在雜亂的拉圾堆中走着，又不知道走了多少晨光，我走到一座宏大的廟宇前面了。

廟門是朱紅漆漆的，畫着一對對的彩色的玉壘神荼。正中的門楣上還倒站着一對飛金的獅子，門前陳着許多賣食物的小攤，幾張黝黑帳篷把門楣上面的扁額遮住了。

——這是甚麼廟宇呢？城裏有這麼大的廟宇想來定是城隍廟了。

縣裏的城隍廟是我久想來瞻仰的地方，但我在上海租界上前前後後住了將近兩年，守着逼在近旁的城隍廟，却至今還不會來過。

我爲甚麼要到上海城隍廟來瞻仰呢？在沒有聽到我說出理由之前，我想，有多少朋友定會笑我罷！朋友們喲，我要到城隍廟來並不是要來進香，此並不是要來看進香的女子呢。我要到城隍廟來，是因爲想來看這兒的一座古式的建築。

前幾年我在日本的時候，不知道在甚麼報上看見過一位日本畫家介紹過一次『湖心亭』。他畫了一個素描，在一個池子中間湧出一座飛臺躍瓴的樓閣。他說這個『湖心亭』在上海縣城隍廟的後面，是上海市上所保存着的惟一的古物。禮失而求諸野，他們日本人中都有這樣熱心的畫家不遠千里地肯來探訪的『湖心亭』，難道我們守着住在上海的中國人竟沒有來憑弔一憑弔的價值嗎？請自愧始！請自愧始！我存了這個

心，想去憑吊『湖心亭』已經好久好久了，但在上海快要住滿兩年，我却還不會來過一次。我們這人終竟是這樣的，所追求的而終竟不可追求的東西，所可追求的却又把牠閑却着了。心裏以為牠總是不會飛掉的，不會飛掉的，但是時間倒把我們飛掉了！住在日本的時候想憑吊『湖心亭』，回到上海來又想去遊耶馬溪，這樣便是我們所說的人生！

我走到朱紅漆的廟門口，我想像着一定是城隍廟了，便不禁欣喜起來——踏破芒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我今天總可以和『湖心亭』見面了！

我從左手的側門走進去。前門和二門之間有一個中庭，也是些賣食物的小販擁擠着的。我走到二門的階上的時候，中門上橫掛着一道算盤——唔，這真是一個極有意義的象徵！這怕是我們中國人的『算盤主義』的表現罷？門上的一付對聯是：

『你的打算非凡，進一位退一位，誰料全盤都是錯？』

我却模糊不得，有幾件記幾件，後來結賬總無差』

照這樣對聯的意思看來，也一定是城隍廟了。城隍菩薩在誇他算盤精明。

我走進二門去，劈頭看見的是正面的大殿上亂堆着一片磚瓦，很高的屋脊大半倒壞了，剩着孤單單的四個螭頭。雜亂的磚瓦中倒着一個紅方的額子，寫着一個「泰」字。想那屋脊上一定是嵌着「國泰民安」四個字的罷？其餘三字已經不見了。

我看見這樣的情形，最初從我心中起出一個疑問，以為怕這是回戰事的成績。我想着怕是一個砲彈打來把城隍菩薩的腦壳打中了。就和瀏河的東岳廟，懸腳嶺的關帝廟一樣。但我這個斷案立刻便動搖起來，我看見正殿的門楣是新補上去的，雖然草率，但總算補好了。中國人的收拾能力決不會有這樣快的！戰事的結束不是纔三五天嗎？

我又走進大殿去了。很龐大的樑柱與很高聳的屋頂，想見當年建築時的浩大的工程。但除新由木板鑲成的一座神座之外，一切都是焦黑了的。

——這是甚麼時候起過火災嗎？我心裏懷疑着，走去問神案前的一個賣香燭的人。

他說是今年七月半起的火。

——哦，原來是這樣！從七月半到年底已經快要半年了，神龕依然還是那樣比貧民窟還要簡陋的一個薄板匣子！這纔是我們中國人的本色呀。你就給他們幸福，他是虔誠地敬禮你；但你受着艱難，他却一概不管。你坐在薄板匣子裏的城隍菩薩喲，怕你也在嘆息世態的炎涼了罷？

我心裏正在這樣發着牢騷的時候，一對中年夫婦走來買香燭來了。一束香，一對燭。

——這要幾銅呵（要幾何錢）？男的發問。

——十二個銅板。賣香燭的回答。

——那要十二個銅板呵！女的叱咤着，回頭向男的說：把九個銅板好了。

男的照數把錢給賣香燭的人。兩夫婦拿着香燭轉身便走起來。

——啊，不夠，不夠。還要一個銅板！賣香燭的急忙叫着。

男的回頭投了一個銅板在香燭攤上，銅板打落到地下去了，賣香燭的弓着背去撿了起來，毫無些兒愠色。

——唔，這些人都是信仰很深的，他們都是在積陰功的人。賣香燭的也是，買香

燭的也是。但是嚙，城隍菩薩！你的算盤雖然精明，怕總沒有這些人打算的高妙罷？

進香的夫婦把香燭點好了，在神面前叩了幾個響頭。叩頭起來，太大的一位把手向褲腰裏一收，收出了六七個銅板來，噹噹噹地投在神案旁邊的『進香錢筒』裏面去了。——唔，這是獻給城隍老爺的錢！冷漉漉地坐在板匣裏的城隍老爺，怕在朝片後面發笑了？

我在殿裏走了一遍，折出門來向西首走去，我隨喜了岳王，關帝廟（這個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因為兩位武聖人是同在一個廟宇裏面，岳聖在當中，關聖在西首，這怕是這兒的特色），玉清宮，財神殿，但總尋不出『湖心亭』來。

——上海縣城隍廟裏是有『湖心亭』的，怕這兒不是城隍廟罷？

我又轉到正殿門首來。正殿和二門之間也是一個中庭，看相的，賣襪子的，賣螺絲的，賣油豆腐的，賣鷄雜的，賣烏賊的，擲骰賭錢的，賣鴿子的，東一處，西一處，兩廊下應該是有十殿的，但也只是些商店。我疑這兒不是縣城隍的心更堅決了。肚子有些餓了起來，和着葱薑煮着的螺絲肉的香味，油豆腐的香味，烏賊攤上的白磁盤裏

感着的紅蝦醬，使我的口水就好像深山裏的泉水一樣，只向着不可見的無底的深壑裏點滴。我的膽子很小，我看見幾個小流氓在一個地攤擲骰子，我站在旁邊看了好一會，我很想去擲他們注，贏幾個錢來吃螺絲，但我不敢。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我一擲擲輸了的時候，豈不是跑不脫嗎？這兒人又這麼狠，我身上的這件破外套，有點危險，危險！我在這些賭友們的旁邊站了好一會，我吟味着他們的面孔，一個一個就好像真的城隍廟裏的活着的無常爺爺一樣。小子何敢妄為，你不要在太歲頭上動土！好，有一個方法——肚皮餓了，只好多吞些口涎！

走出廟門來了，中門後面有一道扁額，明明是寫着上海縣城隍廟的幾個字。

這明明是城隍廟，『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燒了嗎？也該留些痕跡呵！

——啊，可恨的甜酒釀中糞蓄小團子的香味！

剛纔走進廟的時候不會注意到的左側門內的一座小店。噴着一陣陣的甜酒的甘味向我鼻孔裏襲來，我很想向那營爐的兩位堂官，吐他們一臉的我這吐嚥不及的口涎了。

……：玻璃匣中的精白糖……：八寶蓮心粥裏攪鍋棒……：啊啊，我假如是那根棒

呀！……一口口水……又是一口水……

所謂二門原來纔是一座戲臺子，當中孤單單地放着一張方棹，兩側放着兩隻朽敗了的木雕的神船——這大約是七月半放河燈的時候用的罷。

戲臺前面有一座小龕子，是四根盤龍的石柱頂着的。龕子裏面籠着一道石碑。肚子餓了沒法想，考證癖倒抬起頭來——唔，「洪武二年」，這碑是明朝時候的東西嗎？不會有這麼新罷？……看碑的背面，原來這廟子在雍正時重建過，在乾隆時也重建過。——哦，原來還是大理石的！垢黃了的四根盤龍柱在有些磨光了的地方露出象色的有光澤的石質來。——至少，這四根盤龍柱怕是明朝時候的舊物罷？這龍是雕得這樣靈活的！這些氣韻生動的鱗爪喙！眼睛喙！不知道是那一位無名的藝術家……

——喂，先生，我看見你很有貴人像啦！

當我正在無可如何對着碑面相龍亭的時候，旁邊一位看相的人倒在相我的尊面了。

——怎麼見得呢？

——晤，你請把眼鏡取下來罷。

我把眼鏡取下來了，看相的人用着指頭在我的面上指畫起來。

——晤，『明堂清明，眼仁黑白分明，只是眼神還有點混濁，內室還有點不清。』

——你先生心裏有點不得意，是不是呢？看眼可以觀心象呢，嚇嚇，但是一交春就沒的意了呀

好了，今天是二十八，再隔十二天便要交運了。『明年鴻鈞運轉。四十六歲交大運。』現在以確生

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的危運就要過了。『左眉高，右眉低，』是乃揚眉吐氣之象，交運了

『頭部豐滿，額部寬敞，東西相趁，四方四正，』你將來成名在北，收利在南呢！到而是交致矣

晚年來更好，』人中長長，上闊下張，』你這是長生之相。唉！先生，你的相真好，

不是我愚老奉承，我愚老廣走江湖，上到湖廣，下走南洋，南北二京，東西十八行

省，我愚老都是走交了的，都沒有看見過像你先生這樣的好相呢，你請把手伸出來給

我看看。

我把右手伸給他。

——不對，要左手。……啊，你這手色更比臉色好了。『中指爲龍，竇主相趁，

二指爲主，四指爲賓，『你這是魚龍得水之相。只是小指太短，將來提防有小人暗算。這一層，你先生可要留意，但是不要緊的。你這手掌很好，『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中央爲明堂，坐明堂而聽四方，四通八達，』你先生將來名成利就，沒有一件事情不好的呢。嚇嚇……』

我餓着肚皮聽着看相的先生瞎說，我肚子裏餓得笑也笑不出來。他說了半天，說完了，我戴起眼鏡抽身要走了，他拉着我，指着一張紅紙單上，寫着『相資二角』的四個字。

——我身上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我愚老要沾點光。

你等我『四十六歲交大運』之後再來報酬罷。

——笑話，你只給一角錢也好，討塊利市。

——我真個一個銅板也沒有呢！

——笑話，你先生的一幅鸞框眼鏡怕要值四十塊錢罷？

（哦哈，原來他是看上了我這副八角錢買的樹膠眼鏡呀！）我的肚皮餓得真是笑不出來。

——我只要四角錢賣給你好嗎？

——笑話，你不要扯爛污！

——有爛污扯還是好的，我今天還沒有開中飯，恐怕空着的肚子連污也沒有扯的呢。

我撇開他的手只好各自走了。我的背後還聽着了好幾聲扯爛污。

原來木龕裏的神像纔是『金山神霍光』，霍光怎麼成了上海的城隍呢？怎麼又叫着金山神呢？——這兩個問題恐怕也是考證家的材料。膽大一點的可以說霍光原是神人，西漢時候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還是神話時代呢。不消說把論鋒一掉轉來，可以論定霍光不是歷史上的實際的人物了。

從金山神座背後走出，原來還有後殿可通，一位紅臉的神坐在神龕裏，要這位纔是真正的城隍了。左邊一個側殿，城隍老爺和城隍娘娘並坐在那兒，我最喜歡那，春

溫秋蕭」的四個字的扁額，我們中國人真好！在這些地方很能替菩薩設想。——啊，我那『秋蕭』不替人設想的日本老婆啣！

我從城隍神座後走去，原來後殿之後更還有後殿可通，這兒怕是寢殿了。城隍娘娘坐在殿上，殿左也有一個別室，立着四個侍女，但是沒有床，只有一張方桌，一個空椅擺在正中。靠壁的一個長臺上放着些匣子好像鏡匣。城隍老爺畢竟是愛女色的家伙，他還要娘娘塗脂抹粉呢。神且如此，愛女色人苟如何。

寢殿之後再沒有地方可通了，城隍廟裏我算走了一個通暢，但是『湖心亭』究竟往那兒去了呢？不惟沒有看見亭，而且還沒有看見湖。

——算了，算了，湖心亭啊！我和你沒緣。我今天縱使能夠多見你，但你把我這肚中的飢火怎麼樣呢？可以吃飯的地方還是只有我自己的家裏，不怕她就和我割裂了，但我想她總不會就不准我回家去吃飯罷？還是吃飯要緊！吃飯要緊！

折回金山神殿裏來，想走大門出去，但中庭裏有那位看相的先生把守着，我不敢再去惹他。東首接近階墀的地方有一道穿壁的側門。側門旁近有一個鐵香爐，金銀

錠箔正熊熊地在裏面燒着。我向這道側門走去，幾個叫花子圍着香爐正在那裏烤火。啊，我在這兒纔發現了我們中國人的金銀錠箔的功果了。平常我以為這些東西都是無意義的耗廢，但我現在曉得這到冬天來至少是可以供叫花子們取暖的了。這是沒大的陰功！沒大的陰功！

我待要走出側門的時候，却又把腳跟停住了，伸出手去也在香爐上烤起火來。靠壁的四個站像，想來一定是明代的遺物，他們的面孔和衣裝被好幾百年的油煙燻得來比香爐旁邊站着叫花子們還要烏黑了。

叫花子們和我很不見外，他們沒有伸手向我要錢，也沒有相我的尊面。我是最怕人家看我的面孔的，但我在廟裏走着，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不僅那位看相的和我滑稽了一回，便是那些進香的老爺太太們也總是十分注視着我。我恐怕他們是我當成弄手了罷？

手烤暖了，我向側門走去，原來這兒又繞別有一洞天。和殿旁緊接着的便是一片商場，賣梳篦的，賣骨董的，賣香燭的，賣花果的，照相的，畫相的，小小的鋪口，窄

窄的街面，川流不息的行人，坐在街心如像一座座沙洲，又如像一尊尊羅漢的討錢的叫花子……真正是別外的一個世界！商店裏面又夾着一些星宿堂，許真君殿，文昌殿等等神廟，照這樣形勢看來，這片商場在昔原只是一片神苑罷？古時開過牡丹花的地方，現刻是坐着叫花子的，這是多麼可以嘉獎的廢物利用的精神喲！

轉了不兩個灣看見一角湖面了。——晤，『湖心亭』已經近在這兒。我也不再着忙了，『湖心亭』總是飛不掉的。兩個老西洋婦人從我身邊走過，她們的很感着些滑稽氣味的面孔又把我的注意引去了，我便跟着她們走。從許真君堂背後走去，過了一道橋，走到一家骨董店裏的前面了。兩位西洋婦人走進店去，我也跟着走進店去，一隻釉彩的鼻煙壺，拿在她們手裏了。壺的磁質是很粗糙的，浮出許多紅綠的人物出來，在我看來實在是俗不堪耐。我想這個壺子至貴怕不過五毛錢罷？啊，但是，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了！

——How much? 一位西洋婦人用英國話問起來。

——Five dollars. 一位很像蘇州人面孔的店員一面說着，一面伸出五個指頭。

兩個西洋婦人把頭偏了幾下，把嘴撇了幾下，眸里眸里的商量了好一會，發了好幾次太貴了，太貴了的感嘆。但那個鼻煙壺的精神已經把她們靈魂迷戀着了。

——Do you say truth? 拿着鼻煙壺的一位婦人把兩手的食指架成一個十字，拿到嘴邊親了一下，一面說着，一面向前分開——我却不曉得她這是甚麼符號，是含着詛咒的意思的嗎？

——Yes, I say truth, I say truth, 店員接連連說。

西洋婦人這時候把她的黑皮的手提包打開，拿出一張五圓的鈔票來把鼻煙壺買去了。

我真是出乎意外的喫了一個沒大的驚異！我驚異的是甚麼呢？我驚異的並不是我們的那位同胞，五塊錢便賣了一個良心，賣了許多『truth』；我所驚異的是這位店員賣了一次良心，賣了許多真實，竟連神色也不變，眉毛也不顫動一根！我看他拿着五塊錢走進他的賬房裏去了，我把他的面孔幾乎看得要穿進骨子裏去了，但他的臉上，竟連一些喜色也沒有！——真是泰然自若呀，慣賣良心的同胞！

這以以以之人，不勝枚舉

我也從店裏退出來了，插向一個窄街裏去的時候，我看見別一家骨董店裏也有同樣的一個鼻煙壺。我便大膽地走進店去，叫店員拿出來看了一下。底上有『乾隆時製』四字。這當然是民國以來的『乾隆』了。我問要多少錢，店員也答應要五塊。出乎我的意外的是我再叫他『讓一讓』的時候，他說『好，賣給你』。弄得我真個沒明其妙了。

——怎麼便要賣給我呢？

——僕不是講『兩只洋』嗎？

——哈哈，我是叫你把價錢『讓一讓』呀！

店員白着眼睛釘了我一下，我也釘了他一下。

（我算解決了一個秘密，至少那兩位西洋婦人是上了三塊錢的大當）。

湖心亭終竟到了！

果然有一個湖，湖水是昏濁得無言可喻的了。湖周一望，都是商店和地攤，湖的正中一座二十八鰲頭的亭子——這二十八個的數目有幾個缺了，是我想像出來的。亭子的結構是一列三間的二層建築，正中的是四方亭，左右各附一個較低的八角圓亭。

各層的屋頂在屋角上都有峻險的鰲頭。倒畫着拋物線形的無窮曲線向空中飛躍。正中
方亭上下共有八個鰲頭，左右圓角亭各有八個鰲頭。基底部在各亭相接的地方共有四
角補閣，也各飛着一個嶮峻的鰲頭——但這幾個已經是不全的了。

亭的下層四方八面是方角紙窗，窗外更有憑欄。上層的下半是卍字花欄，上半是
玻璃（我怕這玻璃是後人所更換的罷？）。亭的後部上下兩層各添出一部分長方形的
尋常建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後人添補上去的。啊，你這佛頭的爛污，續貂的狗
尾啣！慣會殺風景的中國人，慣會利用廢物的中國人，已經把亭子變成了茶樓了。原
亭的面積容不下多少參茶的神仙，所以在上下兩層又添出了這兩台奇醜的新構——雖
然說是新構，但照顏色上看來已經和原亭一樣朽廢了，做出這種殺風景的事業的，當
然不能由現代的上海人負責罷。

亭子左右各有一道之字曲橋通到湖岸。我從西側的曲橋走去，橋是宏大的石板面
就的，每一曲折處坐着一個叫花子，有的立着便向湖裏洒尿，有的坐橋欄上便扯起
污來。好一個宏大的露天便所——這也是一種實用主義了！一共走了七曲？走到亭前

了。亭前還有一個臨湖的月台，邊上有石欄干屏範。一個茶房正在月台上洗桌，當然是準備着過新年的了。

門的東首是一個小便坑，臨着這小便坑上面的補閣裏就是燒茶的地方，昏白的蒸氣從窗縫裏逃出來，淋漓的水滴在亭下的橫石基上已經凝成了長短不等的冰柱。小便坑裏的小便由一道木槽沿着東首五折的曲橋走上湖邊消滅了。

——哎，頹廢了的中國，墮落了的中國人，這兒不就是你的一張寫真嗎？古人鴉大的甚麼，美好的結構，被今人淪化成爲溷濁之場。這兒汹涌着的無限的罪惡，無限的病毒，無限的奇醜，無限的羞辱啣！

美好過的我們古人！你們的成績雖然已掩蔽在那重重的醜劣的穢障之中，但你們的精神不是通過了那千重萬層的穢障來和我接觸了嗎？我想這池水裏面，在三五百年前一定植滿着美好的荷花，那四周的商場一定是修整的林樹。在那時一定有清碎的好鳥時常飛到林間歌吟，一定有悠悠的遊魚在清可鑒底的荷池中浮泳，荷花開的時候，滿池都浮泛清香。那時或許會有爲高青邱一類的詩人在那亭榭間賦詩飲酒。啊，那種

消逝了的美好嚙！醜惡的榴彈，一個個打碎我們的神經，我們後人已經成了溷坑中的糞醬了！

——哎，要解救中國，要解救中國人，除非有一次徹底的兵火！不把一切醜惡的垃圾盡燒，圓了寂的鳳凰不能再生！

大約是餓過了火的關係罷？在城隍廟裏演了幾場喜劇，發了一陣牢騷之後，我又在亂雜的市街中走着了，我肚裏並不甚飢餓了，腦子愈見清醒起來，我是爲甚麼出來的，我爲甚麼這樣白跑了一天，我的自我意識也漸漸地明瞭起來了。

——啊，我到底爲甚要跑出來的呢？我真不該和她那樣地口角！她成爲了那樣的潔癖，至少我是要負一半責任的人。她和我結婚後七八年，受盡了彼此兩國人的虐待，她精神上忍受了七八年的恥辱，而我又是一個窮小子，我在物質上又何曾給過她一些兒的慰安呢？她生了三個兒子了，每回幾乎都是自己收生。她這七八年來，單是愁兒子們的衣食，不己就夠使她成爲「歇斯迭里」了嗎？她現在已經懷着快要臨盆的身子，我從海外把她帶了回來，她一句中國話也不懂（我們又沒有多的錢雇人）她不是直

到如今還是每天每天在自己燒火煮飯，洗衣裳，抹地板嗎？她牙子痛，腦痛，想要睡也睡不成，每天每天同樣的煩雜事情總要賴她料理……啊，我這個把她的愛情濫用的男子啣！我怎麼還配乎罵她，和她口角呢？她的一生爲我和兒子們犧牲得已經夠了，我究竟有甚麼權利能夠要求她爲她百不相干的人再行犧牲呢？啊，你這個無情的偽人！你不過怕傷你慈惠的假面子！你不過放不下架子去替別人嘗差罷了！……

我沿路只是這樣譴責着自己。我索性想走回去了，但還有點殘餘未盡的放不下面子的反抗心。我始終在亂雜的垃圾堆中走着，就好像走進了諸葛孔明的『八陣圖』，實在打不出方向了。

時候怕已經是三點鐘了罷？我自從八點鐘從家裏竄走出來，一直脚步不停地走到現在，我所走過的路延成直線時怕已有七八十里了罷？脚都走痛起來了。孩子們不知道在怎樣的驚疑，她也不知道在怎樣的擔心呢？我是應該回去，我是應該回去的了！

在城裏面，走不出一個頭腦來，心裏反有些焦急起來。我走了好一陣，走到美術專門學校的近旁來了。在一個轉角處看着一位Y君坐在黃包車上從對面跑來。Y君是

美專的教習，他和我比較相熟的。他在車上看見了我，凝視了我一眼，他急忙把頭掉開了。他大約是看見我禿着頭，穿着一件破外套，拖着一雙穿髒了的中國布鞋，他便以爲我是落魄在上海，怕我去向他借錢罷？啊，假使果真是這樣時，V君呀！我要請你恕我說幾句不客氣的話！愚小子雖然貧窮，但是骨頭還硬得很硬。我求人也還求不到你名下來，你請放心罷！但是我還要告罪在先，我這回饒的是初犯，暫且不寫你的真名，你以後如再有這樣的態度對人時，我就不再客氣了。你縱不能隨着我留芳百世，也要隨着我遺臭——至少，半天！

從美專門口一直走過，已經走上徐家匯路了。我是已經走進了租界。在各處的街口上又看見了好幾處的戰壕，但都和最先一次看見是同樣結構。沿着徐家匯路的南側是一條小河，河的那面是『中國地界』，河岸上有許多落葉樹，樹幹間都盤絡着電網了。各處的大橋，大抵折毀了。西洋人爲防止潰兵入租界的原故，是不惜餘力地準備着的。但我很有些懷疑，我不知道這一項整頓戰備的經費究竟從何處出來，我怕還是中國的百姓背時，停不兩天又要流起血汗來賠償了罷？

徐家匯路很長，我走了好一陣，纔走到了貝勒路口。這條路我是曉得的，我想從這兒插走回去，但總還有幾分不許遽行折服的自尊心。我又向着前走，一直走到金神父路了。我在環龍路上已經住了兩月，但還不曉得金神父路這個路名，我不知道已經離開我的寓所多遠了，肚子又餓了起來，這回更有些難得招架了。

回去罷！回去罷！邊疑着做甚麼？不能說因為這樣一次小小的口角，從此便不肯回去的！孩子們在想念你呢！她的腦精不是在痛，清早連飯都沒有吃嗎？午飯不知道他們吃了沒有？假使她隨後睡着竟不能起床，或者看見我沒有回去，賭氣沒有煮飯時，不是把他們苦了嗎？啊，回去，回去！夜飯不能再使他們落空了！晚上是要帶着孩子們出來散步的，他們一天到晚陷在樓上，不真個如像坐囚牢一樣嗎？……東京的報上說開年以來僅僅半個月，因為風邪流行的原故，已經死了五百多人，O君的病即使不是肺結核，便單是傳染性的傷風已就夠人擔心了。啊，她今朝頭痛，不該是已經受了傳染嗎？我是無論如何應該回去的了。

好像在辯護一樣，又好像在督責一樣，我的脚已從徐家匯路折向金神父路來。黃

昏已經在街上蔓延了，冷氣逐漸地侵人。因為是朝北的原故，凜烈的朔風不容情地當面的向着我的頭上打來，我的腦子好像都冷透了的一樣。我把破外套脫來頂在頭上走着，走不多時，又覺得大腿凍得有些殭麻了。啊，顧得上便顧不得下。跑罷！大腿啊！跑罷！

啊，奇怪。原來這金神父路就是我時常從家裏出來買什物的地方。因為我時常走的是環龍路以北的一段，所以我始終不會知道這條路的路名。我一直跑到環龍路口，我氣喘起來，心跳起來，當然不是因為已經跑到了寓所近旁的原故。我跑到了寓所近旁了，照實說罷，我實在有些忸怩起來了。我覺得回去總像有幾分不好見面的光景。我想再往北走，至少要從霞飛路再打一個轉折纔回家去，但是市街上的電燈已漸次發亮了。

脚已走痛了，肚餓得難耐，風又冷，天已黑了下來，哎，還鬧甚麼閑氣呢？今天又白送了一天！

終竟免不了有幾分忸怩地走進了四十四號的弄巷裏了，想走前門進去，但客堂

裏住着有O君的那一家人。清早口角的時候雖然用的是日本話，他們聽不懂得是甚麼意思，但聽着那麼粗暴的聲音，看着孩子們不去和他們親近的態度，他們總可以直覺得幾分了罷？前門不好進去，只得轉走後門。走到後門的時候，隔着窗看見她在廚下煮飯。唔，她是安然無恙的。後門緊緊地反鎖着在，立在外面想打門總不好意思打門。

停不一會，三個孩子嘻嘻哈哈地從樓上跑下來了。他們都走到他們母親的身旁，圍着在那兒談笑。

瓦斯的光在鐵爐上悠悠的燃着，白濛濛的蒸氣漸漸蔽了玻璃。

——啊，他們今天至少是沒有甚麼意外……他們沒有我，也是可以平安地過廷去的……我今天晚上……唉，我今天晚上……還是往縣城隍廟裏去，去烤香爐去罷！……

五 亭子間中

一座小小的亭子間，若用數量表示時，不過有六個立方尺的光景。北壁的兩半有兩扇玻璃窗，西壁的正中也有兩扇。

M便在這兩窗之間安了一座年老的方桌，朱紅的油漆已經翻成赭黃色了，四邊都滿帶着用小刀截過的傷痕。這是他在兩月前初從海外回國時向友人借來的。

一座六立方尺的亭子間裏除去這方桌所佔的地位之外，所餘的空隙已經沒有了。南壁的東半是一扇門，西半和西壁夾成的一隅，從樓板一直高齊屋頂，堆積着一大堆西書。

東北角上捲放着一捲被條。

這小小的一座亭子間便是M的書齋兼寢室了。

M是睡在地板上的；朋友們怪問他，他說他是在日本住慣了，所以回國來也覺得席地而睡的舒服——其實他是沒有錢買床。

四圍的白壁上沒有絲毫的裝飾，只是兩處的玻璃窗旁有前人用舊了白的紗窗帷，是揭開着的。

M面着北窗，坐在一隻與方桌同年的赭黃色的板凳上。

他在譯讀愛爾蘭文士O'Keefe的戲曲集，他的腦經充滿着了叫化子的精神。

他身上穿着一件破舊的青嗶嘰的學生服，隨處都已現着有幾分翻黑的銅綠色，鍍金銅的扣上，交叉着兩枚櫻花，上面有一個『大』字，這顯然是日本的國立大學的制服了。

他一人兀兀地坐着，脚下夾着一個土缸做的火鉢——這也是仿照日本式的。他的兩手伸在膝間，不住地在把鼻涕收吸，收吸的間歇大概有二分鐘的光景。

他讀倦了。頭腦漸漸隱痛起來——這是炭酸瓦斯中毒的徵候了。

他順手把西窗推開，對面鄰家的亭子間便現到眼前，相對稱的窗眼恰好正對。兩窗的距離不過六七尺的光景，中間隔一道與窗眼下緣等高的尺餘寬的粉牆。

突然間一種小說般的結構屢進了他隱痛着的腦裏來了。

——假使那邊剛好住着一位女子，不消說要她青年，要他貌美，要她不會愛過人。更假使這邊也住着一個同樣的青年。

——他們兩人對門居住着，心識久了，不知不覺之間便生出愛情來了。

——待到夜深人靜的時候……

他幻想到這裏時，便把自己所坐的板凳舉起來，伸到窗外去測量窗口和粉牆的距離。板凳太短了，達不到粉牆頭，大約還差一尺的光景。

——但這一尺的差是很容易想方法補救的。大胆一點的人才是一脚便可踏上牆頭去嗎？那時候的人是最胆大不過的。

——亭子間中的 Romeo-Juliet……

這以下的結果是悲劇呢？是喜劇呢？但他因為腦子痛，沒有再想下去了。

他回過頭來，俯瞰北面玻璃窗外的景物。

一道竹籬隔成了兩個世界。

竹籬的那邊是兩家很精巧的華美的洋房。籬畔的落葉樹和長青樹，都悠然自得地顯着入畫的奇姿。平坦的淡黃的草園，修飾的淺黑的園徑，就好像一幅很貴重的獸毯一樣敷陳在洋房的下面。

紅的磚，綠的窗櫺，白的欄杆，淡黃的瓦……

——哎，畢竟是西洋人曉得享福一些，那壁爐的煙囪頭上湧出的淡紫色的煙霧
啣！

竹籬的這邊是一片空地，瓦礫縱橫的空地，有幾座荒墳聳立在那兒，墳上的茅草
已經翻黃了。

空地的正中處有三個工人在那裏平墓。

II俯瞰了窗外的景物一下，他的注意力集中到這三位平墳的工人上來。

他的頭腦依然在隱痛，他便決心下樓去，想去看看他們。

他下樓來了，亭子間下的等大的廚房中，他的夫人在灶旁剝胡桃，兩個大的孩子
站在旁邊，背後一隻舊籐椅上立着個兩歲光景的幼兒，時而吐出不平的呼叫。

他走進廚房裏去了。

——在剝胡桃嗎？做甚麼用？

——今天不吃飯，中飯吃年糕呢。

——好極，好極。

他說着把幼兒抱在手裏了；在他走出廚房門的時候，又回頭去問他的夫人。

——G君（寄居在樓下的m的友人）還沒有回來嗎？

——還沒有，吃年糕怕不能等他了。

——不等也不要緊，他在外邊一定會吃了飯纔回來的。

他說着又把後門打開走出空地裏去了。

是昏濛欲雪的天氣，四處的洋房都寂立在微帶黃色的空氣中，吐出的漫散的烟煤就好像與露天立着的工人們口中的呼氣在比賽的光景。

三個工人寒洩洩地在墓上工作。三個只用着一把鶴嘴鋤，兩人輪流着剝墓上的磚衣，一人時而下坑去拋出剝落的磚屑。

墓是雙棺的，外面的土衣早已挖去了，周圍成了一個兩丈見方的土坑。土衣下的一層石灰衣也只剩得一些痕蒂了。單是這石灰衣的厚度也怕有兩尺的光景。露出的磚槓還是五層的磚塊砌成。這當然是有錢人的古墓了。

磚砌的前面是已經開發了的，露出兩個穹窿的黑洞就好像枯髑體的額骨下的兩個
眼窩。

棺材也沒有，甚麼也沒有了。

——啊·這兒也是一對 Romeo 與 Juliet——

M 抱着幼兒站在坑坎上，看着有力而鋒銳的鶴嘴鋤，很爽利地啄食着古墓的磚衣，
他心裏禁不住這樣嘆息起來：

——這當然是有錢，而且是有兒女者的墳墓了。這至多怕也不過兩百年，或者連
百年也還不足罷？

——他們在百歲之前，想來必定是享過幸福的人。他們即使不必便是由戀愛而結
婚，但他們已經生兒育女了，想必彼此也是有些相當的愛情的……

——但是他們的幸福呢？愛情呢？兒女們呢？……

——昔年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M 生出一種淡漠的感傷，他竟把李白的這兩首詩低低地嘔吟了起來。

——人力的空費！材力的空費！

他的心機又轉變了。

——假使這些磚土在百年前是修成了一道橋呢？

——假使這三人的苦工的勞力是用來替考古學家挖掘地層呢？……

——啊，但是終是一樣的，終是一樣的！

『Ourselves must we beneath the Conch of Earth, Descend-ourselves to make

a Conch——For whom?』

他又默念起他所喜歡的義默伽亞謨的詩來。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真的，我們人世上有那一樣東西不化成了塵土的呢？冰河時代以前的恐龍，近代

人的袁世凱！

——自有人類以來不知道有多少年，我們所踏着的地球的這件衣裳，恐怕沒有一

方寸不是人的血肉構成的吧？

——昔人豪貴信陵君，今人耕種信陵墳。

他低低地嘔吟着又走回他的寓所去了。

他的夫人仍然在廚房中剝胡桃。

他走進廚房裏去，隔着北窗再把平墓的三位苦工凝視了一會。

他好像自言自語的一樣說：人的精力就是那樣地空費！

他的夫人也抬起頭來了。

他看着她，十分嚴肅，而且十分感傷地訴說了起來：

——我們再隔二十年，也怕已經化成了泥，我們的墳墓也怕是那樣在被人平沒呢！

——是呀，人生終是這樣，不過總要活得有點意識的纔好。

他夫人這句話的意思十分曖昧，但他沒有十分去追求，却又哀懇着她：

——吶，我們以後不要總是口角了罷，人生終不過幾十年。

他說的時候，他的夫人已經埋着頭又在剝胡桃了。

他把頭偏下去想要看她的臉色，他看見一珠清鼻涕就像一粒肥大的真珠一樣懸在她的鼻垂上。他伸出右手替她捏了。

她笑了起來，接着便說道：天氣冷，清鼻涕一珠一珠地滴在胡桃裏。

她又笑着問她大的兩個小孩：你們喜歡吃嗎？纔好吃呢！

——白話！

——白話！

兩個孩子同時叫了出來。

M也發笑了，他把幼兒放在籐椅上，想立地上樓去寫些甚麼東西，但他剛好放下，幼兒便做起很可憐的樣子，扁着嘴立刻便要哭的一樣。他又把他抱着，一同走上後樓。

亭子間裏的空氣比剛纔冷得多了，他剛纔下樓的時候忘記把西窗關嚴，土缸裏的火將近熄滅了。

他把孩子放在地板上，去把西窗拉攏了來，他想把些有畫的書籍誑着小孩看玩，

他找出了一本德文的Comings的『局部解剖學』。

但是孩子却又扁着嘴，緊閉着眼睛要想哭了。兩個臉墩凍得已經成了紫色，因為嘴閉得很緊，頰筋的中央處已經窪陷下去了。

——哦，乖兒，乖兒！不要哭，不要哭！你想睡嗎？……

他把孩子抱着跑到前樓裏去，口裏不住地唱着不成意義的睡歌，兩腳不住地在房中盤旋。

亭子間裏的Romeo 與Juliet……平臺的工人……鼻涕的真珠……

他盤旋得不一會，孩子在他懷中睡熟了。他心裏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他用腳把一床棉被展開，鋪在樓板上，十分細心地細地把孩子睡下了。他又從壁上取下一件破外套來，輕輕地輕輕地蓋在孩子的身上，孩子的好像凍殭着的兩手和兩腳，還微微伸了兩下，但也沒有聲息，就好像一個石頭一樣，沉沒在睡海裏去了。

他心裏着實歡喜了起來。

——好，我今天總可以寫一點甚麼了！

寫甚麼呢？寫甚麼呢？他自己跑進亭子間裏去，把門反上了鎖，把窗帷也拉攏了，他寫的是甚麼，沒有第二個人知道。

十五年一月七日午後

六 後 梅

陰歷的年底看看已經到了。本是送窮無計的他偏又有幾位朋友走來向他告貸，他沒有法子只得拿了一篇小說去拍賣了。

價錢倒好，共總一萬五六千字的東西，送去沒一個禮拜也就掉來了八十塊現洋，假使寫小說能夠就和書記生寫字一樣，每天都能寫得一兩萬字時，那他每一個月也可以有兩三千塊錢的進款了。無如要寫小說決不會是那樣便易的事情，而在他尤爲是很遲筆的。他用的每一個字雖不必如像法國的佛羅貝爾一樣，要合上鋼琴去求牠的和諧，但他每寫好一篇，至少總要推敲四五次。能夠寫好一篇已經不是容易的事情了，

寫好之後還要經幾次的推敲，畸形的幼兒每每要被潔癖的母親致死了。

就是他賣去的這一篇小說，雖然只有一萬五六千字的光景，但他爲牠所費的辰光，至少也怕有兩個月的光景。——但是也好，兩個月的苦工換得八十塊錢來，可以糊口養家，可以周濟友人，同時也使選稿的編輯者，買稿的出版家，做一番沒大的功德，這不僅是一舉兩得的事情，同時還是三得四得五六得的呢。

八十塊錢到手之後，他把五十塊錢來應酬了友人。但是還剩下三十塊錢他却怎麼處分呢？

年關已經逼近了，上海市上的各大商店都是廉價拍賣的時候，每天每天在報紙上登出着大號字的『××公司大放盤』的廣告，看看也只有兩天了。

——我們就往××公司去買 *Mattresses* (大墊褥) 罷，樓板上睡把骨頭節都睡痛了。

——我看倒不如買床的好。

——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床來喲！大的兩個孩子要一張，你要一張，我和三兒要一

張，這房裏怎麼擺得下呢？

的確的，像這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小洋房的前樓裏面，縱使擺得下三張小床，恐怕也沒有多少空位了。並且他們的這間前樓還不僅是做他們的寢室的。這兒是他們吃飯的地方，孩子們讀書的地方，遊戲的地方……這個萬能的地方要到晚來纔是供他們睡眠的。

他們是不應該知道了遊戲對於兒童的發育上是不可缺少的東西！他們因爲多了這番智識，所以多了一層痛苦。上海市上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西洋人的公園並不是沒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樂園，看護西洋孩子的中國奶媽可以進去，中國人的孩子是絕對不能進去的！上海市上的一樓一底的住家又有甚麼地方可以供兒童遊戲的呢？屋前屋後至多只有兩個斗大的天井！客廳被朋友的家屬寄寓着了，後樓的亭子間要作爲書齋兼客堂，一座較爲廣敞的前樓，便不能不兼帶着兒童遊戲室的使命了。他們的三個孩子，跑是在這兒，跳是在這兒，拋球是在這兒，爭鬧也是在這兒，在這兒假使還要安上三張床，那三個孩兒豈不是要逼進牆壁裏去了嗎？

多添一分智識畢竟是多添一層憂慮的東西。他們顧得孩子們的運動，便顧不得自己的疼痛了。

——不錯，還是買mattress的好，白天可以收起來，晚上再面起來睡。

他和他的夫人在吃了早飯之後，這樣商議了一回，便把三個孩子拜託樓下的友人照料，決意往××公司去買mattress。

兩座六層樓的大公司對立在街道的兩旁，形成了一個上海市上的『巫峽』瀾天的黑雲屯成潮障，連連地在屋頂上奔流，兩岸的『巫山』就好像在動搖的光景。

汽車，黃包車，電車，不斷地滾來，滾來，滾來，又不斷地滾去，滾去，滾去，殷殷啞啞的人濤，黃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種，這是一幅背光派的畫景。一分了，兩分了，三分了，四分了……足足等了六分鐘的時間，他們的黃包車纔把這道橫街渡過去了。

『大放盤』，『紀念贈品』，『照碼八折』……白字紅底的幌子，在各層的洋樓上招颺，××公司的大門就好像一個鱷魚張着大口一樣。

多少行人被鱷魚的口吞嚥進去了，兩架升降機在這鱷魚的胸部，一上一下地就好像左右的心房。人是成了各血管中的血球了。

他們也成了兩個血球，坐上升降機上四層樓的家具部去。

出乎意外的是一床 mattresses 要費二十一塊錢。

——爲甚麼這樣貴呢。

——還是打了八折的呢，

——究竟有多大呢？

——六尺長，四尺寬。四寸厚，在 double bed 上好面。面子是柳條花布。

價錢太貴了，他們躊躇了好一會，只好決計再把骨頭去和地板苦拚了。

停不一會，他們走下南部的兩層樓來，在兒童玩具部走着。

——前回聖誕節的時候，他們甚麼東西都沒有買給孩子們，他們買些甚麼玩具

罷。

——好的，好的。三兒是喜歡雞兒的。

他們便買了三種玩具。一個樹膠的雞蛋，橫腰劈開裏面有六隻小小的黃色的雞雛，此外是一隻小航船和一匣顏料，這是預備給大的兩個的。

就這樣是三種玩具花費了他們五塊錢了。

——我們這些孩子說可憐也覺得可憐，說奢華也覺得有些奢華呢。我小的時候唯一的玩物只是一個橡皮人兒，我竇愛得甚麼似的。

——是的呢，我們小的時候，也那見過這樣的東西！小小的一個泥土人兒，三文錢可以買得的，頭上，背上，兩胸，側部各有一個眼，可以吹得呼呼的叫。這就是我們的偶像了，偶爾一打壞了時要哭半天。

——好，還有甚麼要買的沒有呢？

——我們買些年糕罷。看看要過舊年了，孩子們看見別人家吃，我們自己沒有，覺得也不好。

——年糕是要買的，回頭在外邊去買好了。在這兒還有甚麼好買的沒有呢？

——別的也好像沒有甚麼。

——哦，那兒有套童衣，那剛好可以買給三兒穿呢。再等幾天，三兒也快要滿兩歲了。

——唔，是的，我們就買了牠罷。

一套湖色的絨衣，還附帶着一頂童帽，要十三塊五角錢，她又嫌牠貴了。

——貴也不要緊，我們買了牠罷？

——來月的生活費不生問題嗎？

——不要緊，還有幾篇小說做好了，又把去賣就行了。

一套童衣又花費了十三塊五角。

——先生，你這塊錢換一下，啞板！

一塊錢四條的洋鹼他們買了四條，拿去了的一塊錢又退了轉來。

他接過手來在玻璃上碰了兩下，的確是啞的。

——這是剛纔纔在樓上找給我的呢。

他說着又把手往大衣的左邊的衣包裹收去，但他把衣包的內皮一齊抽出來了，應

該還剩着的一張十塊錢的鈔票，不知道怎麼不見了。

——你怕是錯放在破了的一個衣包裏了罷？

——沒有那樣的事！

右邊的衣包的內皮也拉了出來，果然是破了底子的。

他的不高興就給要下驟雨時的稠雲一樣，突然聚集上來了。

出門的時候除去三張十塊錢的鈔票之外只帶有幾角錢的車錢。買了將近十九塊錢的東西，失掉了十塊錢，上了一塊啞板的當，眼前要買的四條洋鹼因為沒有錢來換了，更不能不在店員面前告求一次恕鏡。

重重的不快積聚在這一瞬間，他轉不過圓來，竟憤憤地拿着一隻不響的袁頭跑上樓去要和賣童衣的店員理論。

——啊啊，我這十一塊錢的心血！我這兩三千字的心血！我就這樣白白地潛洒了嗎？

——喂，伙計！你剛纔找給我的這塊錢是啞板！

——哦，啞板？

一位用廣東官話的招待員走來，他和他交涉了一會，招待員叫店員拿到賬台上去掉換。

店員折轉來，答應說掉換不了，賬台上沒有找出過這樣的錢。

又是一位很漂亮的廣東官話：

——這是 Brass（白銅）呀。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是啊，現在一說明了，誰也是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你接上手的時候怎麼不敲一下呢？

——我相信你們公司裏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是常來照顧你們也還沒有上過當，所以忽略了。

——這樣事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我們公司裏開張了二十五年是沒有使過啞板的。

——那嗎這塊啞板是甚麼地方來的呢？

——這不是我們公司裏的錢。

——不是你們公司裏的錢！你的意思以為我要來敲你一塊錢的竹槓嗎？我帶來二十塊錢（他失掉了一張鈔票不願意再說出來讓人家罵他疏忽了），買了五塊錢的玩具，買了十三塊五角錢的這一套童衣，我身上還有幾毛和幾個銅子，（他從衣包裹把剩餘的錢通搜了出來）你說我要來敲你這一塊錢的竹槓嗎？

——並沒人說你要來敲竹槓，不過你當時沒有說掉，現刻是掉不動的。

——僅僅兩三分鐘便不可以掉嗎？

——我看是，不（頭兒擺着）可！

——那嗎，好！你們大公司裏的信用！

他把一個啞板『拍』的一聲擲在樓板上。

——你還要曉得！一塊錢倒不要緊，我不是來敲你竹槓的人！

x
x
x
x

依然睡在樓板上的他，冷洩洩地醒轉來了。樓房還是黑洞洞的，下弦月的殘光從最高的一面玻璃裏照進樓來。他突然想起了在白天裏投去了的那那塊錢，禁不着泛起

了一段淒涼的悔意。

——哎，我不該把牠投去了，我不該把牠投去了！

他的腰部有些隱痛，只得微微地把身子翻了一下。就在這時候，他的夫人也醒轉來了。

——爸爸，你醒了嗎？幾點鐘了呢？

——怕還不到三點罷。

——啊，真冷。睡了一夜腳還沒有睡暖。

——沒有床總是不行的，這冰冷的樓板倒把我們的體溫都吸收了去了。

我們早曉得，倒還是買mattresses的好了。

——沒有買mattresses我倒不後悔，我們買了的時候不是便不能買童衣了嗎？

——不過也不會失錢，也不會上當呢。你今天也真太反常，爲起一塊錢便貶起血

眼。

——其實我並不是因爲一塊錢的緣故便那樣冒火的，透過那一塊錢的後面，不是有一灘比四馬路上的野雞還要賣得賤價的心血嗎！我還要上人家的當，我怎能禁制得

不冒起火來呢？不過那一塊錢我不犯着投掉了。

——那還有甚麼用處嗎？

——把給孩子們做玩具也是好的呢。並且那一塊錢經我一投了之後，又要轉輾不息地在世間流用。從那一塊錢身上不知道又要生出多少次數的罪惡，多少次數的悲劇了！那樣的一塊錢假使是流落到比我更是窮而無告的人的手裏，或者還可以使人丟命呢！哎，我真不該把牠投掉了！

他的夫人也陪着他後悔起來。

——但是呢，沒有法子了，隨後假使又上着這樣的當的時候，我們便把牠留養着罷……

兩個人還幽幽地訴說了好一會，窗外的天光但總像還沒有破曉的神氣。

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夜。

七 尚儒村

去年十二月初一發起調查江浙戰禍的時候，

我同全平擔任了調查宜興的一路，所有調查的報告已經由全平寫出，用不着我再來費事了。

我們於宜興，前後算費了一禮拜的期間，所有宜興鄉下，太湖沿岸的戰地大都踏查過了。奸淫擄掠的傳聞，焚毀殺戮的遺跡，凡經我們探聽得來，或實地查訪過的，本也書不勝書；不過我要說一句天理良心的話：我在調查期內，除去認真的起過一次悲感之外，我對於這些所謂『江南的慘禍』，實在是淡然漠然的。我所以這樣淡漠的原因，諸君，你們暫且不忙罵我是冷血動物罷！這樣的戰禍，自從民國以來，已是司空見慣。原不限於江南；而釀成這種禍患的原因，並且一多半是應該歸罪於我們國民自己呢。我們中國現有軍閥和他們的爪牙，不消說是禽獸不如，罪惡通天的，但他們不同一是我們中國人嗎？我們全體的中國人，把軍人的一部分除開了的，又是怎麼樣呢？兵隊來了，有錢的請外人的紅十字會來貼張保護的封條，沒有錢的便趁火搶劫；兵隊走了又要到隣縣或者隣村去蹂躪去了的時候，大家又放些花炮來送行，好像鄰人

的悲哀是值得他們恭賀的樣子。啊，南翔和真茹等地被齊變元的大兵燒略殆盡的時候，南京城的紳士不是正在準備着替大帥辦凱旋會嗎？

有這樣的國民，有這樣的軍隊，所讓出來的野蠻的成績，本是在誰的意想中也能預料得出的。對於意想中所能預料的事體，誰個還會起甚麼特別的感觸呢！

不過我說我認真起過一次悲感的，那的確也是一個例外。

是十二月初五了。我們從湖汊走到懸脚嶺去，翻過懸脚嶺便是浙江的長興地界了。

交界的地方有一個隘口名叫東川峇，那在古時可以說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方。從那隘口下去便是長興的尚儒村。全村不上一百家人，四圍都是山嶺了，就恰好在鍋底裏的一樣，一望都是竹林，但那幾百株的竹林，幾乎每根每根都中了槍彈，有的攔腰折斷，有的斷了頭，有的穿了孔。路旁間或是些喬木，身上的彈眼無慮在一百以上。我們那天上午走到這尚儒村來，蒙一位從前在南京建業大學讀過書的王家翰君招待我們在他家裏。他的叔父，一位很誠樸的鄉老先生，向我們說出了這樣一段往

事，

他說：他們村上是八月十二開火的，足足打了九天。浙軍是十八退的兵，四山的蘇軍不敢下山來，還空放了炮彈兩天兩夜。

在他們村上浙軍只有一營人，四山的蘇軍無慮有一萬以上的，以這樣衆寡不敵的勢子，兩方在這兒支持了許久。開火以後蘇軍的砲子真個是像下雨一樣，晝夜都不止息，但是所打死的浙軍呢，還不上十個人！連受傷的還不上二十個！就在這陣亡了的軍士裏面可惜死了一位薛連長了。那是十八的一天，浙軍已經退了，薛連長帶了他手下的兄弟也退到了五里路外的張塢，但他又折了轉來，他因爲村上的人還有多少沒有退盡，他要來勸他們火速退出，他要來做最後的殿軍，保護退出村外的百姓。——

王老先生說到這些地方，就好像要流眼淚的樣子，我以下直接用他自己的話罷。

他說：

——你看，這是怎樣的一位好人！這在現在的軍人中也就是難得的，況且還是在火線上的呢。可惜天老爺不開眼，端端這樣有良心的反要丟命！他到村上來，挨家挨

戶地勸我們，叫我們趕快逃，趕快逃，他說：「我們沒有法子奉了長官的命令，都退了兵了。我們一退，蘇軍一定要下山來的，那你們百姓就要喫大虧了。」他這樣家家去勸人，有時候作起揖來奉勸，但他那曉得在村上走着的時候，一個流彈打來，便打穿了他的胸膛呢……

王老先生極誠懇地，一面說，一面形容，他說得溼漉漉地含着眼淚，我也聽得溼漉漉地含着眼淚了。

的確的，這真正是一位好人，一位出乎我的意外的好人，我們誰個都是異口同聲地斥罵軍人的橫暴，軍人的野蠻，但誰知在萬惡的軍人之中却纔有這樣的一位連長呢？這位連長的墳還埋在尚儒村上，我請王家翰君作鄉導，特別去弔望過來，一片蕭條的竹林之中，一坯新疊的黃土，碑記也沒有，甚麼也沒有，我立在他的墓前，禁不着把帽子脫下，把頭低了半天。

朔風蕭瑟，

我來弔英雄之墓，

芒鞋穿過竹林，

遠望見一抔黃土。

令我傷神。

聽鄉老話戰事當時

尚儒村的四山

佈滿了江蘇的軍士。

江蘇的軍士

多比那四山的松枝

激戰的晨光

真真是彈流如雨。

我今日來目覩戰場，

無慮有數萬株的竹子，

株株有無數的彈傷，

或則劈頭斷折，

或則攔腰穿貫。

更可憐路旁的高木，

竟不止身吞百彈。

啊！少數的浙軍，

在此竟支持月餘，

傷者僅及廿人，

死者不盈十指。

這是浙軍的勇戰可嘉？

還是蘇軍的猛攻僅同兒戲？

八月十八日的清晨，

浙軍接到了退師的命令，

全部的軍士已經退出了尚儒，

尚儒村的居民也將次第退盡。

在那時聽說你也退到張塢，

但你又折回了尚儒。

你關心着村民的死生，

你要來盡最後的保護。

你走到一家家的門前，

向着未逃避的人們奉勸，

你說我們是奉了長官的命令，

不能不火速退兵，

我們退了，蘇軍定要下來，

你們也快請退呀，

快向四方去逃命！

你帶領着手兵幾個，

儘在那慘淡的村上巡邏

但誰知一個無情的流彈飛來，

竟打穿了你的心窩！

啊！你是一個模範的軍人，

竟如此爲匪兵擊死！

你死在這僻遠的山間，

有誰人知道你的勇義？

啊！但是呀，你怕也不求人知！

你求的不是功名，

你求的是不欺自己！

你自己是求仁得仁，

你自己是雖死不死！

這位薛連長的名叫振興，不知他是山東人還是直隸人，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多歲的

光景。他有妻子還寄居在湖州，聽說將來要搬運他的屍骨去的。

尚儒村裏的人說：即使他的妻子就不來，他們也要替他改修墓表，還要替他建築祠堂。

就這樣，我們這位義勇的連長，快要被尚儒村人神化了。

是的，他受了神化也是沒有愧色。

十四年四月十四日

八月 蝕

八月二十六日夜，六時至八時將見月蝕。

早晨我們在新聞上看見這個預告的時候，便打算到吳淞去，一來想去看看月亮，二來也想去看看我們久別不見的海景。

我們回到上海來不覺已五個月了。住在這民厚南里裏面，真真是住了五個月的監獄一樣。寓所中沒有一株草木，竟連一坯自然的地面也找不出來。遊戲的地方沒有，

空氣又不好。可憐我兩個大一點的兒子瘦削得真是不堪回想。他們初來的時候，無論甚麼人見了都說是活潑肥胖，如今呢，不僅身體瘦削得不堪，就是性情也變得很忤僻的了。兒童是都市生活的 *Barometer*，這是我此次回上海來得的一個唯一的經驗。啊！但是，是何等高價的一個無聊的經驗呢！

幾次想動身回四川去，但又有些畏途。想到鄉下去生活，但是經濟又不許可。呆在上海，連市內的各處公園都不會引他們去過。我們與狗同運命的華人公園是禁止入內的，要叫我穿洋服我已經不喜歡，穿洋服去是假充東洋人，生就了的狗命又時常同我反抗。所以我們到了五月了。竟連一次也沒有引他們到公園裏去過。

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住在海邊，住在森林的懷抱裏，真所謂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回想起那時候的幸福，倍增我們現在的不滿。我們跑到吳淞去看海，——這是我們好久以前的計劃了，但只這麼鄰近的吳淞，我們也不容易跑去，我們是太爲都市所束縛了。今天我要發誓，我們是定要去的，無論如何是定要去的了，坐汽車去罷？坐火車去罷？想在午前去，但又怕熱，改到午後。

小孩子們聽說要到海邊，他們的歡喜真比得了一本新買的畫本時還要加倍。從早起來便預想起午後的幸福，一天只是跳跳躍躍地，中午時連飯都不吃了。因為我說了到五點鐘纔能去，平常他們是全不關心的時鐘，今天却時他去瞻望，還莫到五點！還莫到五點！長的針和短的針動得分外慢呢！

好不容易等到了五點鐘，我們正要準備動身的時候，突然來了一個朋友，我們便約他同去，我跑到靜安寺旁邊汽車行裏問問車費。

不去還好了，跑了一趟去問，只嚇得我抱頭鼠竄地回來。說是單去要五塊！來回要九塊！本是窮途人不應該妄想去做邯鄲夢，我們這裏請的一位娘姨辛辛苦苦做到一個月，工錢纔只三塊半呢！五塊九塊！

我跑了回來，朋友勸我不要去，他說到吳淞去沒有熟人，坐火車的時候把鐘點錯過了很麻煩的，況且又要帶着幾個小孩子，上車下車是夠當心，要到吳淞時，頂小的一个孩子又不能不帶去。

啊，罷了，罷了！我們的一場高興，便被這五塊九塊打得七零八碎了！可憐我們

等了一天的兩個小兒，白白受了我們的欺騙。

朋友走的時候，已經將近七點鐘了。

沒有法子走到黃浦灘公園去罷，穿件洋服去假充東洋人去罷！可憐的亡國奴！可憐我們連亡國奴都還夠不上，印度人都可以進出自由，只有我們華人是狗！……

滿肚皮的憤慨沒處發洩，但想到小孩子的分上也只好忍忍氣，上樓去披件學西洋人的鬼皮。

我們先把兩個孩子穿好，叫他們到樓下去等着。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襯衫。我的女人在穿她自己手製的中國料的西服。

——爲甚麼，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嗎！她問了我一聲。

——不能，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中國衣服是不行的。上海幾處的公園都禁止狗與華人入內，其實狗到可以進去，人是不行，人要變成狗的時候便可以進去了。

被又起人她以爲我是在罵人了，她也助罵了一次：上海市上的西洋人怕都是些狼

心狗肺罷！

——我單看他們的服裝，總覺得他們是一條狗。你看，這襯衫上要套一片硬領，這硬領下要結一條領帶，這不是和狗頸上套的項圈和鐵鍊是一樣的麼？——我這麼一說，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哈哈，新發見！在我的話剛好說完的時候，我的心中突然悟到了一個考古學的新發見。我從前在甚麼書上看過，說是女人用的環鐲，都是上古時候男子捕擄異族的女子時所用的枷鎖的蛻形；我想這硬領和領帶的起源也怕是一樣，一樣是奴隸的徽章了。弱族男子被強族捕擄為奴。項帶枷鎖；異日強弱易位，被支配者突然成為支配者，項上的枷鎖更變形而為永遠的裝飾了，雖是這樣說，但是你這個考古的見解，却只是一個想像，恐怕真正的考古專家一定不以為然。……然不然我倒不管，好在我並不想去做博士論文，我也不必兢兢於去求出甚麼實證。……

在我一面空想，一面打領帶結子的時候，我的女人早比我穿好，兩個小孩兒在樓下催促得甚麼似的了。啊，究狗竟做也不容易，打個結子也這麼費力！我早已出了幾

通汗，領帶結終是打不好，我只好敷衍衍地便帶着他們動身。

走的時候，我的女人把第三的一個纏滿七個月的兒子交給娘姨還叮嚀了一些話。

我們從赫德路上電車，車到跑馬廳的時候，月亮已經現在那灰青色的低空了。因為初出土的緣故看去分外的大，顏色也好像落日一樣作橙紅色，第一象限上有一部分果然是殘缺了。

二兒最初看見，他便號叫道：Moon！Crescent Moon！他還不知道是月蝕，他以為是新月的。

小時候每逢過着日月蝕，真好像過着甚麼災難的一樣。全村的寺院都擊鐘鳴鼓，大人們也叫我們在家中打板壁作聲響。在冥冥之中有一條天狗，想把日月吃了，擊鐘鳴鼓便是想駭去那條天狗，把日月救出：這是我們四川鄉下的俗傳，也怕是我們中國自古以來的傳說。小時讀的書上，據我所能記憶的說：周禮地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春官太僕也贊王鼓以救日月，秋官庭氏更有救日之弓和救月之矢。穀梁傳上也說是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諸侯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這可見救日月蝕的風俗自

古已然。北歐人也有和這絕相類似的神話，他們說：天上有二狼，一名黑蹄（Huldr），一名馬納瓜母（Managarm），黑蹄食日，馬納瓜母食月，民間作聲鼓噪以望追去二狼救出日月。

這些傳說，在科學家看來，當然會說是迷信；但是我們雖然知道月蝕是由於地球的掩隔，我們誰又能把天狗的存在否定得了呢？如今地球上所生活着的靈長，不都是成了黑蹄和馬納瓜母，不僅是吞噬日月，還在互相嚙殺麼？

啊呵，溫柔敦厚的古之人！你們的情性真是一首好詩。你們的生命充實，把一切的自然現象都生命化了，你們互助的精神超越乎人間以外，竟推廣到了日月的身上去。可望而不可及的古之人，你們的鼓聲透過了幾千萬重的黑幕，傳達到我耳裏來了！

啊，我畢竟昧了我科學的良心，對於我的小孩子們說了個天大的謊話！我說：那不是新月，那是有一條惡狗要把那圓圓的月亮吃了。

二兒的義憤心動了便在電車上叱咤起來：狗兒，走開；狗兒！

大約一個快滿六歲的說：怕是雲遮了罷？

我說：你看，天上一點雲也沒有。

——天上也沒有狗啦。

啊，我簡直找不出話來回答了。

車到了黃浦灘口，我們便下了車。穿過街，走到公園外的草坪裏去。兩個小孩子一走到草地上來，他們真是歡喜得了不得，他們跑起來了，跑起來了，歡呼起來了。我和我的女人找到一支江邊上的橈子上坐下，他們便在一旁競跑。

月亮依然殘缺着懸在浦東的低空，橙紅的顏色已漸漸轉蒼白了。月光照在水面上亮晶晶地，黃浦江的昏水在夜中也好像變成了青色一般。江心有幾隻游船，滿飾着燈彩，在打銅器，放花礮，游來游去地回轉，想來大約是救月的了。啊，這點古風萬不想在這上海市上也還保存着，但可憐吃月的天狗，纔就是我們坐着望月的地球，我們地球上的狗類真多，銅鼓的震動，花礮的威脅，又何能濟事呢？

兩個孩子跑了一會，又跑來挨着我們坐下：

——那就是海？指着黃浦江同聲問我。

我說：那不是海，是河。我們回上海的時候就在那兒停了船的。

我的女人說：是揚子江？

——不是！是黃浦江。只是揚子江的一條小小的支流，揚子江的上遊便在我們四川的嘉定敘府等處，河面也比這兒寬兩倍。

——唉！她驚駭了，那不是大船都可以走嗎？

——是，是可以走，大水天，小火輪可以上航至嘉定。

大兒又指着黑團團的浦東問道：那是山？

我說：不是，是同上海一樣的街市，名叫浦東：因為是在這黃浦江的東方。你看月亮不是從那兒昇上來的嗎？

——哦，還沒有圓。……那打鑼打鼓放花炮呢？

——那就是想把那吃月的狗兒趕開的。

——是那樣嗎？嚇，嚇，……

——趕起狗兒跑罷？嚇，嚇，……

兩人又同聲么喝著向草地上跑去了。

電燈四面輝煌，高昌廟一帶有一最高的燈光時明時暗，就好像遠海中望見了燈台的一樣。這時候我也並沒有甚麼懷鄉的情趣，但總覺得我們四川的山靈水伯遠遠在招致我。

——我們四川的山水真好，我便自言自語地說了起來：我們不久大概總可以回去。巫峽中的奇景恐怕是全世界中所沒有。江流兩岸對立着很奇怪的巖石，有時候真如像刀削了一樣，山頭常常戴着白雲。船進了峽的時候，前面看不見去路，後面看不見來路，就好像一個四山環拱的大湖，但等峽路一轉又是別有一洞天地了。人在船上想看山頂的時候，仰頭望去，帽子可以從背後脫落。我們古時的詩人說那山裏面有美好絕倫的神女，時而爲暮雨，時而爲朝雲，這雖然只是一種幻想，但人到那地方總覺得有一種神韻襲人，在我們的心眼間自然會生出這麼一種暗示。

啊啊，四川的山水真好，那兒西部更還有未經跋涉的荒山，更還有未經斧鉞的森林，我們回到那兒，我們回到那兒去罷！在那兒的荒山古木之中自己去建築一椽小

屋，種些芋粟，養些鷄犬，工作之暇我們唱我們自己做的詩歌，孩子們任他們同獐鹿跳舞。啊啊，我們在這個亞當與夏娃做壞了的世界當中。另外可以創造一個理想的境界。……

我說話的時候，我的女人凝視着我，聽得有幾分入神。

——啊，我記起來了。她突然向我說道：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甚麼夢呢？

她說：我們前幾天不是想過要到東京去嗎？我昨天晚上竟夢見到了東京。我們在東京郊外找到一所極好的房子，構造就和我們在博多灣上住過的抱洋閣一樣，是一種東西洋折衷式的。裏面也有花園，也有魚池，也有曲橋，也有假山。紫荊樹的花開滿一園，中間間雜了些常青的樹木。更好是那間敞豁的樓房，四面都有欄干，可以眺望四方方的松林，所有與抱洋閣不同的地方，只是看不出海罷了。我們沒有想出在東京郊外竟能尋出那樣的地方。房金又賤，每月只要十五塊錢。我們便立刻把行李搬了進去。晚上因為沒有電燈，你在家裏守小孩們，我便出去買蠟燭。一出門去，只聽樓上有甚

麼東西在晚風中吹弄作響，我回頭仰望時。那樓上的欄干纔是白骨做成，被風一吹，一根根都脫出白來，在空中打擊。黑洞洞的樓頭只見幾多屍骨一上一下地浮動。我駭得甚麼似的急忙退轉來，想叫你和小孩們快走。後面便跟了幾多屍骨進來踞在廳上。屍骨們的頸骨一張一合起來，指着一架特別瘦長的屍骨對我們說，一種怪聲形容的喉音。他們指着那位特別瘦長的說：這位便是這房子的主人，他是受了鬼祟，我們也都是受了鬼祟。他們叫我們不要搬，說那位主人不久便要走了。只見那瘦長的屍骨把頸子一偏，全身的骨節都在震慄作聲，一扭一拐地移出了門去。其餘的屍骨也同樣地移出了門去。兩個大的小孩子駭得哭也不敢哭出來。我催你趕緊搬，你纔始終不肯。我看你的身子也一刻一刻地變成了屍骸，也吐出一種怪聲，說要上樓去看書。你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樓去了。我們母子只駭得在樓下暗哭，後來便不知道怎麼樣了。

——啊，真好一場夢！真好一場意味深長的夢！像這上海市上雪白磚紅的華屋，不都是白骨做成的嗎？我們住在這兒的人不都是受了鬼祟的嗎？不僅我一人要變成屍骸，便是你和我們的孩子，不都是瘦削得如像屍骸一樣了嗎？啊，我們一家五口，睡

在兩張棕網床上，我們這五個月來，每晚做的怪夢，假使一一筆記下來，在分量上說，怕可以抵得上一部「胡適文存」了呢！

——胡適文存？

——是我們中國的一個新人物的文集，有一寸來往厚的四厚冊。

——內容是甚麼？

——我還沒有讀過。

——我昨天晚上也夢見宇多姑娘。

——啊，你夢見了她嗎？不知道她現刻怎麼樣了呢？

我們這麼應答一兩句，我們的舞臺便改換到日本去了。

民國六年的時候，我們同住在日本的岡山市內一個偏僻的小巷裏？巷底有一家姓二木的鄰居，是一位在中學校教漢文的先生。日本人對於我們中國人尙能存幾分敬意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一種便是專門研究漢文的學者了。這位二木先生人很古僻，他最崇拜的是孔子。周年四季除白天上學而外，餘都住居在樓上脚不

踐地。

因為是漢學家的家庭，又因為我的女人是他們同國人的原故，所以他家裏人對於我們特別地另眼看待。他家裏有三女一男。長女居孀，次女便名字多，那時只好十六歲，還有個十三歲的幼女。男的一位已經在東京的帝國大學讀書了。

宇多姑娘她的面龐的圓圓的，顏色微帶幾分蒼白，她們取笑她便說是「盤子」。她的小妹子尤為俏皮，一想要苦她，便把那「月兒出了」的歌來高唱，歌裏的意思是說：

月兒出了，月兒出了，

出了，出了，月兒呀。

圓的，圓的，圓圓的，

盤子一樣的月兒呀！

這首歌凡是在日本長大的兒童都是會唱的，他們蒙學的讀本上也有。

只消把這首歌唱一句或一字，或者把手指來比成一個圓形，宇多姑娘的臉便要漲

得緋紅跑去干涉。她愈干涉，唱的人愈要唱，唱到後來，她的兩隻圓大的黑眼汪汪地含着兩眶眼淚。

因為太親密的緣故，他們家裏人——宇多姑娘的母親和孀姐——總愛探問我們的關係。六時我的女人纔從東京來和我同居，被她們盤詰不過了，只謊說是兄妹，說是八歲的時候，自己的父母死在上海，只剩了她一人，是我的父親把她收為養女撫養大了的。宇多姑娘的母親把這番話信以為真了，便時常對人說：要把我的女人做媳婦，把宇多許給我。

我的女人在崗山從正月住到三月便往東京去讀書去了。宇多姑娘和她的母親便常常來替我煮飯或掃地。

宇多姑娘來時，大概總帶她小妹子一道來。一人獨來的時候也有，但手裏纔要拿點東西，立不一刻她便就走了。她那時候在高等女學也快要畢業了。有時她家裏有客，晚上不能用功的時候，她每得她母親的許可，拿書到我家裏來。我們對坐在一個小檯上，我看我的，她看她的。我倘若要看她讀的是甚麼的時候，她總十分害羞，立刻用

雙手來把書掩了。我們在棹下相接觸的膝頭有一種溫暖的感覺交流着。結局兩人都用不了甚麼功，她的小妹乾又她來了。

只有一次禮拜，她一人悄悄地走到了我家裏來，剛立定腳，她又急忙躡手躡足地跑到我小小的廚房裏去了。我以為她在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停了一會他又躡手躡足地走了出來。她說：剛纔好像姐姐回來了的一樣，姐姐總愛說閑話，我回去了。她又輕悄悄地走出去，出門時向我笑了一下走了。

五月裏女人由東京回來了，在那年年底我們得了我們的大兒。自此以後二木家對於我們的感情便完全變了。簡直把我們當成罪人一樣，時加白眼。沒有變的只有宇多姑娘一人。只有她對於我們還時常不改她笑容可掬的態度。

我們和她們共總只相處了一年半的光景，到明年六月我便由高等學校畢業了。畢業後暑期中我們打算在日本東北海岸上去洗澡，在一月之前，我的女人帶着我們的大兒先去了。

那好像是六月初間的晚上，我一人在家裏準備試驗的時候。

——K君，K君，宇多姑娘低聲地在窗外叫，你快出來看……

她的聲音太低了，最後一句我竟沒有聽得明白。我忙捲卷出去時，她在窗外立着向我招手，我跟了她去，並立在她家門前空地上，她向空中指示。

我抬頭看時，纔知道是月蝕。東邊天上只剩一鈎血月，瀰天黑雲怒湧，分外顯出一層險惡的光景。

我們默立了不一會，她嬌姐惡很很地叫起來了：

——宇多呀！進來！

她向我目禮了一下走進門去了。

我的女人說：六年來不通音問了，不知道她們還在岡山沒有？這是我們說起她們時，總要引起的一個疑問。我們在回上海之前，原想去探訪她們一次，但因爲福岡和岡山相隔太遠了，終竟沒有去成。

——她現在已經二十二歲了，怕已經出了閨罷。

——我昨晚是夢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從前那根柴來說道讓；我也來加上一根罷。

火柴投了，葬事便全盤終結了。我們從火葬場裏退了出來。淡黃的陽光依然在庭院中洩瀟着，白楊在微風中飄搖。我回頭望着那慘紅的煙囪上正冒着一股曼陀羅華色的紅輕烟。

九 牧羊哀話

(一)

金剛山萬二千峯的山靈，早把我的魂魄，從海天萬里之外，接引到朝鮮來了。我到了朝鮮之後，住在這金剛山下，日本海上，一個小小的村落裏面，村名叫着仙蒼里。村上只有十來戶人家，都是面海背山，半新不舊的茅屋，家家前面，有的是蒺藜牆圍；更有花木桑松，時從牆頭露見。村南村北，沿海一帶，都是松林，只這村之近旁，有數畝農田，幾行桑柘。菜花麥莠，把那農田數畝，早鋪成金碧迷離。那東南邊松樹林中，有道小川，名叫赤壁江匯集萬二千峯的溪流，暮暮朝朝，帶着哀怨的聲音，被那狂暴的日本海潮吞吸而去。

我初到村裏的時候，村裏人疑我是假冒的中國人，家家都不肯留我寄宿，幸虧這村南盡頭，有位姓尹的媽媽，年紀已在五十以上。一人孤居，長齋禮佛。他聽明了我的來意，憐我萬里遠來，無親無眷；纔把我留在他家中住下了。尹媽門首，貼付白色門聯，——朝鮮風俗尚白，門上春聯，也用白紙，儼然如同國內喪事人家一般。聯上寫的現成詩話。進得門去，小小一個中庭，薄有幾多花木。正面家屋，是一列三間；中間堂屋，兩邊住房，堂屋裏有層隔壁，隔成前後兩間，有戶相通。前堂上首，有座神桌，當中供奉玉磁觀音，左手有尊牌位。從戶口望去，屋後似有菜園一方，直接金剛山麓。尹媽叫我在這右手房中住下了。房裏別無他物，只有一張短檠，兩面推窗，像是久無人居，早變就灰塵世界。

住在尹媽家裏，不知不覺的一個多星期的時間驛已過我而去。我每日裏，無論天晴落雨，從早起來，便去遊山探勝，抵暮始歸，一個多星期之中，除了村後的九仙峯外，這係大個金剛，快要幾幾乎被我踏遍了。昆廬，彌勒，白馬，永郎，凡這萬二千峯的朝容晚態，雨趣晴姿，已深深印入我腦海之中；我只一閉眼，一凝眸，便一一如同

活動電影一般，呈來網膜之上，只可惜我不是文人，又不會畫畫；不能把他完全全的寫了出來，畫了出來，送給我兄弟朋友們看看呢。

(二)

獨坐九仙峯頂，仙人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烟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亮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道：

太陽迎我上山來，

太陽送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底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擊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入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剪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剪痕，

消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潛潛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脚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的路，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薄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披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牠縱來；

郭沫若小說選

我們拚了命，

憑牠衝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也被前山掩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脚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矚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了半規明鏡。

(三)

——客人，那是我們閔家佩蕙小姐呢！

我同尹媽二人，坐在堂簷邊上，談說日間所見。尹媽把那牧羊女郎的姓名告了我。

——既是位名門小姐，爲何在此親自牧羊呢？

我這一問，似乎打動了她無限的心事。她緊緊的望着空中皓月，半晌不會回答我。我從月光之下，偷看得她的眼兒，早成兩個淚湖。我失悔我不該盤根究底，這樣的

苦了她。我正屏息懸心，搔摩不着，尹媽漸漸拭了眼淚，從新轉向於我。

——傷心往事，本想絕口不提。客人既是下問慰勳，我不能辜負你的感意。但這萬緒千頭，我不知道該從何處說起？

停了一會，她又纔往下說道：

——佩萸小姐本不是這裏的人，十年以前，家住京城大漢門外。小姐的父親閔崇華，本是李朝的子爵。只因當時朝裏，出了一派奸臣，勾引外人結了甚麼合邦條約。閔子爵一違奏了幾本，請朝廷除佞安邦，本本都不見批發。子爵見大勢已去，不可挽回，便棄了官職，攜帶一門上下，纔從京城裏遷徙而來。

子爵前配夫人金氏，十六年前早已過世。繼配夫人李氏別無生育。金氏夫人死時，佩萸小姐，年纔五歲，子爵憐愛異常，命我一人貼身侍奉小姐。我們尹氏門中，先祖父代，都是閔府家人。我的良人尹石虎，也是閔府中司事。我從前本有個小兒，……

說着說着，尹媽的聲音便咽哽了起來。

——我的兒子名叫尹子英，是閔子爵替他取的名字。子爵十分愛他，常叫他作「

『英兒英兒』。英兒比佩蕙小姐長得一歲，小姐常叫他作英哥，英兒也僭分着叫小姐是蕙妹。他們兩人兒你憐我愛的，倒真正是如同同胞骨肉一般。

李氏夫人也是名門小姐，從小時便到日本留學，畢業之後，又曾經遊歷過紐約倫敦，巴黎，維也納。算來是在國內的時候少，在國外的時候多呢。歸國的時候，年纔二十二歲，恰好金氏夫人下世後，已經滿了三年。李府倩人說合。不久便做了子爵的繼室。子爵未棄官以前，李夫人在京城裏社交場中，要算是數一數二的新新中翹。客人，你試想想，這樣個聰明伶俐，有學問，有才幹的新夫人，怎麼能自甘淡泊，久受這山村生活的辛苦呢？

閔子爵遷到這兒來後，便住在那高城靜安寺中，摒去一切浮華，不干世務。只因寺裏住不下多人，小姐已漸漸長大，便叫我們夫婦二人，來這仙蒼里安身；只把英兒留在寺中，買了二三十匹羊兒，叫他看管。那時候我那英兒已經長到十二歲上了。白日裏每逢天晴，他便趕着羊兒在山前山後去放。有時佩蕙小姐也同他一路而去。他們兩人到不知迷了多少回數路途，惹得我們受了多少回數的虛驚呢！

我記得他們有一次到了半夜裏還不見回寺。子爵以爲是在我們家裏耍着了，叫了幾個寺僧來接。他們是並不在我們家裏的。我們大家驚惶起來，忙分頭去四處尋找？找到海金剛？遠見得一羣羊兒睡在海岸上。英兒靠着一個岩壁，佩蕙小姐靠着英兒的肩頭，他們倆早都睡熟了。那天晚上，也是有這樣的月兒。月光兒照着，海潮兒搖着，他們就好像睡在個大搖籃裏面的一樣。他們那時候的光景，我是再也不會忘記的呢！

每逢落雨不能放羊的時候，英兒便在寺中隨着住持僧衆們操拳學武，晚來便同小姐兩人在子爵面前讀書寫字。無風無浪的過了四年，我那英兒已經長到了十六歲，佩蕙小姐也長到了十五歲上了。子爵常說，不久要帶他們到你們大國去，使他們長長見識。唉！誰知天不從人，我那英兒，他就在那年，……

尹媽很傷心的哭了起來。我也覺得有種大不幸的先兆來逼迫我；我只一陣陣的不寒而慄，恰巧那天上的月兒，也被一朵烏黑的烏雲遮了去，愈覺得令人淒楚不堪。我又不敢往下問，只得等尹媽哭住了，纔聽她含淚說道：

——他——他就在那年，被他的父——父親——殺了！

說着又哭了起來。我也禁不得心酸透鼻。我想尋句話來安慰她，但連半句也尋不出。我只得起去倒了杯茶來請她呷。接在手巾呷了幾口，說道：

——以下的話還長，等我去把英兒的遺書取了來再往下說罷。

(四)

夜分已深，外邊天氣甚涼；尹媽叫我進房中坐去。我同她進了我的居室，同坐在地板上——朝鮮人席地而坐，席地而寢，還有着我們古代的遺風。尹媽取了封書信來，我接在燈下看是：

母親！兒今放羊回家，在這羊欄旁邊，拾得一封書信，明明是父親遺失的。因為是已經開了封，兒便把那內容取來一看——呀！母親！兒不審猶可，看了之後，早令兒魂飛魄散！

母親！兒今已決意救我子爵一黃妹一父親。兒不忍我父親犯出這樣大不義的罪名。兒想父親定已來在寺中；兒却四處尋之不得。母親！兒想此事聲張出來，不僅

父親一人的攸關。兒今夜裏要在寺中巡邏，能私下的把父親嚇退，最爲上策。母親！儻若兒萬一是死了的時候，母親！你切莫悲哀！兒想生爲亡國之民，倒不如早死爲快。

母親！時間已迫，不能多寫。密書閱後，請火化之！抽屜中有日記二冊請交冀妹惠存。

兒子英跪稟

另外還有一封是：

石虎鑒，

十日不得見矣。君可於今夜來寺，我在房中內應，能一網打盡最好。詩箋一張，明明是首反詩，成功之後，快拿到長安寺中憲兵隊去自首，有此一詩，便是贖身的符籙，急切勿誤！

閔李氏六月十一日

炎陽何杲杲，晒我山頭苗。土崩苗已死，炎陽心正驕。安得后羿弓，射汝落海

濤。安得魯陽戈，揮汝下山椒。羿弓魯戈不可求，淚流成血洒山丘。長晝漫漫何時夜，長恨漫漫何時休。

怨日行、

大韓遺民閔崇華揮汗書

尹媽等我一一看完，帶着一種很沉抑的聲音向我說道：

——這其中的情節，客人！你可是明白了。——我那英兒，他便在那年六月十一的晚上（朝鮮人便是現在也大概是用陰歷）死的。那天午飯過後來了一位靜安寺的沙彌，面交石虎書信一封。石虎隨即出門去了，我只以為是子爵有事叫他，等到半夜過後，他纔踉蹌踉蹌跑了回來。不多一刻，又聽得有人叫門。我出去打開看時，兩個寺僧向我叫道：

——尹媽媽！不好了！你的令郎被人殺了！

我聽了這最后一聲，便如晴天裏一個霹靂，石虎他也像聽見了；從房裏跳了出來，叫着『殺錯了！殺錯了！』飛也似的跑出了門去，我也一直跑到靜安寺去了。我先到英兒的住房裏去，看見棹上有一封信，上寫着『母親親啓——子英』六個字，我把

來抄入懷中；忙朝人聲嘈雜處跑去。待我找到英兒的時候，只見他滿臉都是血；他的心窩兒早已冰冷。我立即昏倒了去，不省人事。

我醒來的時候，已是晴天白日。我疑我做了個惡夢。待我定睛一看，我纔睡在佩黃小姐的房裏。小姐坐在我的旁邊，已哭得兩眼通紅。我纔傷心痛哭起來。我待要起身，我的四肢手足就同癱了的一般，再也不能動顫，小姐見我甦醒了轉來，忙俯身來安慰我。我越法傷心，小姐也哭倒在我的身旁。

不多一刻，子爵夫婦走進房來。子爵說道：

——英兒不能不就殮了。石虎總不見個影兒。

我聽了，纔知道他並不會來寺。我忽然纔記起英兒的遺書來；請小姐從我懷中取出，遞上子爵。子爵拆開看時，另外還有一封落出——便是那李氏夫人的密書了，李氏夫人隨即走了出去。等子爵把英兒的遺書讀完了之後，佩黃小姐也走了出去。我想來他定是去取日記的了，後來到果也猜着。李氏夫人的密書，我不會火化得，顛轉請子爵看了。子爵氣上加氣，是不消說的。子爵悶了好半天，叫了幾聲英兒哭道：『我

只望你早早成人，好替國家出力，誰知你纔替我父女而死。唉！我還有甚麼心腸，再……』

子爵說猶未了，佩蕙小姐從外跑了進來；報說李氏夫人在英兒房中自殺了！

(五)

燈心將盡，慘淡不明。尹媽抽簪挑燈，息了一會，再往下說道：

——李氏夫人同英兒的坟墓，都在靜安寺中。我在寺裏足足睡了七日，到纔也慢慢的好了起來。我那石虎他自從那晚去後，便永無消息，不知他到底是瘋了，還是死了。我好了起來，本想留在寺中服侍子爵和小姐，是子爵萬分不肯。子爵已經落髮爲僧。倒虧得佩蕙小姐立意留在寺中，一面侍奉晨昏，一面又把英兒生前所看管的羊羣，一手領承看管。客人！這便是我那佩蕙小姐親自牧羊的緣故了。你說可憐不可憐呢？小姐常對我說，自從英兒死後，大小羊兒，總是不肯十分進食。幾年之內，早已死了一半多了。羊兒每死一匹，小姐總要傷心一場，還要在英兒的墓旁，替他作座羊塚。我想我那英兒，他在九泉之下，定會不十分寂寞呢。

聽了尹媽一夕話，翻來覆去的，再也不能睡熟。好容易纔一合眼，恍惚我的身子已在靜安寺中。寺中果有尹子英的坟墓。前有墓道碑，上題，慈悲院童男尹子英之墓，十字。恍惚墓的周圍果有無數的羊塚。又恍惚我日間所見的那佩黃小姐正跪在墓前哀禱。

坟臺全景，突然變成一座舞蹈場！場之中央，恍惚有對妙齡男女裸身歌舞。兩人的周圍恍惚有許多羊兒也人立而舞。又恍惚還有許多獅兒，豹兒，虎兒，……也在裏面。——

恍惚之間，突然來了位矮小兒兇漢，向着我的腦壳，颯的一刀便斫了下來！我「啊」的一聲驚醒轉來，出了一身冷汗；摩摩看時，算好到不是血液。燈亮已息了，只可惜天尚未明。我盼不得早到天明，好拜辭了尹媽而去。似這樣斷腰³地方，傷心國土，誰還有鐵石心腸⁴，再能覓多住片時半刻呢？

（這篇小說是民國七年二三月間做的，在那年的「新中國」雜誌第七期上發表過。

概念的描寫，科白式的對話，隨處皆是，如今隔了五年來看當然是不能滿足。所幸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難於割捨的地方，我把字句標點的錯落處加了一番改正之外，全盤面目一律仍舊，把她收在這裏——怪可憐的女孩兒喲，你久淪落風塵呀！

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夜誌此

十 陽春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午前十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蹣跚聲，不間斷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進行曲。裏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摩擦着的顏面筋肉……隨着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着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是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滂水中浮遊着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台外面站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着一件俄

國式的「魯白西裝」側着身子在櫃台上填寫買票的願書。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着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着一個西洋人，攜着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着長長的頭髮，梳着「沃爾白克」，蓄着鬚鬚，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美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國語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拍談，日本人只把日本話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爲難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禮了一下，替他把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願書上寫着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在沿壁的木椅上雜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一九〇八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民國六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現在只留着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着了。他把兩手撫摩着他膝間站着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着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甚麼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甚麼目的，只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都把來燒了。我所有的家具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牠，但她總不肯。可憐牠竟至死了。……這鋼琴留着，我有甚麼用呢？牠是太使我傷心。……我現有了錢，我把P

大的教職辭了，我想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明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麼是烈士呢？

——我們有句古話，叫着『烈士殉名』。

——啊。啊，說不定，說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話談得很好，法國話也還說得不壞。……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邊的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工科。法國話是我自己學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甚麼呢？

——我想去找點職業。

——中國沒事情給你做嗎？

——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我們是在國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嗎？我們中國選用人材的標準。凡是在日本混過五六個月的，便可以當教授技師，在西洋混過一二年的，便可以當甚麼總長督辦了。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

——啊，這是你們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現呢。『無』——『無』——『無』的妙用！『無』是萬物之母。學問總也要『無』纔行，有了學問是應該吃糟粕的呢。嚇！嚇！東方的精神文明！……

教授好比青年還要悲憤的樣子，他指着樓口上站着的一位紅頭巡捕又接着說道：

——那位吃英國飯的偉人，也怕在做夢，想把東方的精神文明來做全世界的救主罷？……我在沒有到東方來的時候，也常常夢想着東方的黃金國，但我現在是醒了。未來的天國在北方的俄羅斯，未來的救主不是釋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穌呢。朋友，你爲甚麼不到俄國去。到俄國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義嗎？

——沒有錢。

——你和我同路去罷，我們去看過日本的『澎湃城』(PomPeii) (指大地震後的東京)後，再坐西比利亞鐵路到莫斯科。……

兩人在對談的時候，賣票的人已經把票寫好了。

兩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樓從郵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氣，好像印度人的臉色一樣籠罩在黃浦灘上。在街頭叫着客的黃包車夫，在碼頭上吃着油豆腐的苦力，駱駝一樣拿着一根黑棒步來步去的紅頭巡捕，他們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像沒曉得黃浦江頭浮着有幾千噸的外國兵船和巨船的光景。他們的午夢很濃，尖銳的汽笛聲，嘈雜的機關聲，都不能把他們叫醒，他們把世界征服了。他們在白天地精神往來，他們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他們是返虛入渾，他們是等於『無』——世界上就等於沒有他們一樣。

——中國朋友！我們明天在船上再見罷！我要回北四川路。

且教授抱着小兒坐上了一座黃包車了，青年還立在公司門口。

——好！明天再見。

——準定到莫斯科嗎？

——到莫斯科。

——阿丟！

——阿丟！

丑教授乘起車子走了，青年還佇立在N公司門前。他心裏橫亘着一個莫大的問題，但不是征服世界的東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是未來的天國莫斯科；他是在躊躇着——他今天中午在甚麼地方開飯。

他回上海五個月了，找事找不到手，也沒有人可以攀緣，吃書籍，吃衣裳，吃到近來只剩着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了。他昨天決計把文憑拿到虹口日本人的當舖裏營了四張五圓的老頭票，買船票去了十五圓，餘下的五圓便是他唯一的財產了。他近來每晚上都到滬甯車站上過夜，吃中飯的時候大概是銅板十枚的兩碗陽春麵。——這麵的名字他很喜歡：在這兒他很感謝東方的精神文明，因為東方人愛給一種不值錢的東西，

加上一個超然物外的名字：陽春麵，雪裏紅，荷花少，長手將軍，花柳病，精神文明，國故整理，武威將軍，歐化文，人生觀的論爭，等等，等等。

青年躊躇了一會，在褲包中取出了四個銅板來向油豆腐擔上走去。

他自己心裏嘆道：

——噯，陽春哟！我只好從此和你告別了。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五日）

十一 殘 春

（一）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圖，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的顏面細長，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洋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蠟燭，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象，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倒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面，但是我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趣，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畢業了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碼頭，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鉤把他鉤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

我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病院裏去，我的行李通通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攝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冒臟炎，羣炎併發了，所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開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芙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夏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忘

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我看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的不見呢？

我答道：隣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去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路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神社，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棹椅，我就曉得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也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11)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蹣跚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佇立在月臺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頭過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utcasts* 聽着 *Siren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溼溼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海下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諸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禮拜的課，我們以為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徑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是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名勝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

中國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着弱小的低能兒看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多多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嚙？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烟紙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要橫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III)

Moji! Moji!

門司到了，月臺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比是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托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臺上，匯成一片雜亂的噪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響。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每到一處停車場都要聽得這種聲響，我當時以爲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同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濤，把我們冲到改扎口去。驛壁掛上的鐘長短兩針恰好第四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大街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的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甯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的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鋪蓆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銅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混淆。病人睡在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

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脈。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隣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鋪蓆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桌，上面陳設有鏡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裁，纖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蓆上，把兩手壺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攝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簡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他的眉頭繃成「八」字。她

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託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豈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 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

我說：沒有甚麼好處，只是殺人不償命罷了。

——啊啦！她好像注意到她的聲音高了一些，急忙用右手把口掩了一下。那有……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辭出醫院，走到白羊君寓所的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過了。上樓，通過一條長長的暗道，纔走進了白羊的寢室，扭開電燈時，一間四鋪半的小房現出。兩人都有些倦意，白羊君便命旅館的女僕開了兩床鋪陳，房間太窄，幾乎不能容下。

我們睡下了。白羊君更和我談了些賀君的往事，隨後他的話柄漸漸轉到S姑娘身上去了。他說他喜歡S姑娘，說她本色；說她是沒有父母兄弟的孤人，說她是生在美國，她的父母都是死在美國的，說她是由日本領事館派人送回國的，回日本時纔三歲，由她叔母養大，從十五歲起便學做看護婦，已經做了三年了，說她常常說是肺尖不好，怕會得癆症而死……他還說許多話，聽到後來我漸漸模糊，漸漸不能辨別了。

門司市北有座尖銳的高峯，名叫筆立山，一輪明月，正高高現在山頭，如像向着天空倒打一個驚嘆的符號(!)一樣。我和S姑娘徐徐步上山去，俯瞰門司全市，魚鱗般的屋瓦，反射着銀灰色的光輝。赤間關海峽與壹間繁湊的景像迥然改觀，幾隻無烟的船舶，如像夢中的鷗鷺一般，浮在水上，燈火明迷的彥島與下關海市也隱隱可見。山東北露出一片明鏡般的海面來，那便是瀨戶內海的西端了。山頭有森森的古木，

有好事者樹立的一道木牌，橫寫着「天下奇觀在此」數字，有茶亭酒店供遊人休息之所。

我和S姑娘登上山頂，在山後向着瀨戶內海的一座茶亭內坐下，對面坐下。賣茶的媽媽已經就了寢，山上一人也沒有，除去四山林木蕭蕭之聲，甚麼聲息也沒有。S姑娘的面龐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分外現出一種蒼白的顏色，從山下登上山頂時，彼此始終無言，便是對坐在茶亭之中，也是互相默默。

最後她終耐不過岑寂，把她花蕾般的嘴唇破了：愛牟先生，你是學醫的人，醫治肺結核病，到底有甚麼好的方法沒有？她說時聲音微微有些震顫。

——你未必便有那種病症，你還要寬心些的好呢。

——我一定是有的。我夜來每肯出盜汗我身體漸漸消瘦，我時常無端地感覺倦怠，食慾又不進，並且每月的……說到此處她忍着不說了，我揣想她必定是想說月經不調，但是我也不便追問。我聽了她說的這些症候，都是肺結核初期所必有的，更加以她那腺病質的體格，她是得了這種難治的病症斷然無疑，但是我也不忍斷言，使她失望。只得說道：

——怕是神經衰弱罷，你還該求個高明的醫生替你診察。

——我的父母聽說都是得這種病症死的，是死在桑佛朗西司弋。我父母死時，我纔滿三歲，父母的樣子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一些影子，記得我那時候住過的房屋，比日本的要宏壯得許多。這種病症的體質，聽說是有遺傳性的。我自然是不埋怨我的父母，我就得……早死，我也好……少受些這人世的風波。她說着說着，便掩泣起來，我也暗暗傷心，無法可以安慰她的哀切。沉默了半晌她又說道：

——我們這人，真是有些難解，譬如佛家說：『三界無安，猶如火宅』這個我們明明知道，但是我們對於生的執念，却是日深一日。就譬如我們嗑葡萄酒一樣，明明知道醉後的苦楚，但是總不想停杯？……愛牟先生！你直說罷！你說，像我這樣的廢人，到底還有生存的價值沒有呢？……

好姑娘，你不要過於感傷了。我不是對着你奉承。像你這樣從幼小而來便能自食其力的，我們對於你，倒是慚愧無地呢！你就使有甚麼病症，總該請位高明的醫生診察的好，不要空自擔憂，顛轉有害身體呢。

——那麼，愛牟先生，你就替我診察一下怎麼樣？

——我還是未成林的筍子呢（日本稱庸醫爲竹藪）！

——啊啦，你不要客氣了！說着便緩緩地袒出她的上半身來，走到我的身畔。她的肉體就好像大理石的雕像，她驀身的兩肩，就好像一顆剝了壳的荔枝，胸上的兩個乳房微微向上，就好像兩朵未開苞的薔薇花蕾。我忙立起身來讓她坐，她坐下把她一對雙子星，圓睜着望着我，我擦暖我的兩手，正要去診打她的肺尖，白羊君氣喘吁吁地跑來，向我叫道：

——不好了！不好了！愛牟！愛牟！你還在這兒逗留！你的夫人把你兩個孩兒殺了！

我聽了魂不附體地一溜煙便跑回我博多灣上的住家。我纔跑到門首，一地都是幽靜的月光，我看見門下倒睡着我的大兒，身上沒有衣裳，全胸部都是鮮血。我渾身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我又回頭看見門前井邊，倒睡着我第二的一個小兒，身上也是沒有衣裳，全胸部也都是血液，只是四肢還微微有些蠕動，我又戰慄着把他抱了起來，

我抱着兩個死兒，在月光之下，四處竄走。

——啊啊！啊啊！我縱使有罪，你殺我就是了！爲甚麼要殺我這兩個無辜的兒子？啊啊！啊啊！這種慘劇是人所能經受的嗎？我爲甚麼不瘋了去！死了去啣！

我一面跑，一面亂叫，最後我看見我的女人散着頭髮，披着白色寢衣跨在樓頭的扶欄上向我罵道：

——你這等於零的人！你這零小數點以下的人！你把我們母子丟了，你把我們的兩個兒子殺了，你還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樣子嗎？你想死，你就死罷！上天叫我來誅除你這無賴之徒！

說着，她便把手中血淋淋的短刀向我投來，我抱着我的兩個兒子，一齊倒在地
上。——

驚醒轉來，我依然還在抽氣，我渾身都是汗水，白羊君的嘶聲，鄰室人的嘶聲，遠遠有汽笛和車輪的聲響，我把白羊君枕畔的錶來看時，已經四點三十分鐘了。我睡着清理我的夢境，依然是明明顯顯地沒有些兒模糊。啊！這簡直是 *Modern* 的悲劇了

！我再也不能久留，我明朝定要回去！定要回去！

(五)

旅舍門前橫着一道與海相通的深廣的石濠，濠水作深青色，幾乎要與兩岸齊平了。濠中有木船數艘，滿載石炭，徐徐在水來往。清冷的朝氣還在市中蕩漾；我和白羊用了早饅之後，要往病院裏去。病院在濠之彼岸，我們沿着石濠走去，渡過濠上石橋時，遇着幾位賣花的媽媽，我便買了幾枝白色的花萵莆和紅薔薇，白羊君買了一束剪春羅。

走進病室的時候賀君便向我致謝，從被中伸出一隻手來，求我握手。他說，他早聽見S在講，知道我昨晚來了。很說了些對不起的話。我把白萵莆交給他，他接着把玩了一陣，叫我把來插在一個玻璃藥瓶內。白羊君把薔薇和剪春羅，拿到鄰室裏去了。我問賀君的病狀，他說已經完全脫體，只是四肢無力，再也不能起床，我看他的神氣也很安閑，再不像有甚麼危險的症狀了。

白羊君走過側室去的時候，只聽得S姑娘的聲音說道：

——哦，送來那麼多的好花！等我摘取薔薇來簪在髻上罷！

她不摘翦春羅，偏要摘取薔薇，我心中隱隱感受着一種勝利的愉快。

他們都走過來了，S好像纔梳好了頭，她的髻上，果然簪着一朵紅薔薇，她向我道了早安，把三種花兒分插在兩個玻璃瓶內，呈一種非常愉快的臉色。Mofar 的劇悲却始終在我心中來往，我不知道她昨晚晚上做的是甚麼夢。我看見賀君已經復元，此處已用不着我久於勾留。我也不敢久於勾留。

我便向白羊君說，說我要乘十點鐘的火車回去。他們聽了都好像出乎意外，

白羊君說。你可多住一兩天不妨罷。

S 姑娘說。怎麼纔來便要走呢？

我推諉着我學校有課，並且在六月底有試驗，所以不能久留，他們總苦苦勸我再住一兩天。倒是賀君替我解圍，我終得脫身走了。

午前十點鐘，白羊君送我上了火車，彼此訣別了，我總覺得遺留了甚麼東西在門司的一樣，心裏總有些依依難捨。但是我一心又早想回去看我的妻兒，火車行動中，

我時時把手伸出窗外，在空氣中作舟楫的運動，想替火車加些速度。好容易火車到了，我便飛也似地跑回家去，但是我的女人和兩個兒子，都是安然無恙。我把昨夜的夢境告訴我女人聽時，她笑着，說是我自家虛了心。他這個批評連我自己也不能決定。

回家後第三天，白羊君寫了一封信來，信裏面還裝着三片薔薇花瓣。他說，自我走後，薔薇花兒漸漸謝了，白菖蒲花也漸漸枯了，薔薇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了下來，S 姑般教他送幾片來替我作最後的訣別。他又說，賀君已能行步，再隔一兩日要便起身回國了，我們只好回國後再見，我讀了白羊君的來信，不覺起了一種傷感的情懷，我把薔薇花片揀在我愛讀的 *Goethe's* 詩集中，我隨手寫了一張簡明的明信片寄往門司去：

謝了的薔薇花兒。

一片兩片三片，

我們別來纔不過三兩天，

你怎麼便這般憔悴？

啊，我願那如花兒的人兒，

不也要這般的憔悴！

十一年四月一日脫稿

十二 紅 瓜

『——十月十九日

昨夜動身回熊川的時候已經是五點半鐘了。

山路上走着的都是回山的人，下山的就只有我一個了。他們的態度是很悠閑的，但是步武又是很急促的。他們的家室在等待着他們，他們也在渴慕着去受家庭的安慰。

但我也好像是回家的一樣。我雖然是飄泊在這異鄉，但我妻兒所在的地方便是我的家庭了。

我走到半路的時候天色已經黃昏。

山路旁的崖壑好像怪物的巨口一樣吐出無盡藏的黑氣來，漸漸地漸漸地把眼前的一切都吞食了。

路上的行人漸漸絕跡，隨着我走的只有山溪的流水和天上的羣星。

天上的羣星漸次都出齊了。右岸山頭的那顆鮮紅的火星，時而被山影遮去，時而又顯現出來。

王良星低低現在前面的山巔，北斗星只現了一隻斗柄。

隔岸的人家的燈火那是多麼愉快的喲！那在照着平和的家庭準備着結合平和的清夢。

一團黑影向我面前移動來了。那是甚麼？——一位乘着腳踏車的男子從我身邊經過：

——危險呢！不按鈴子也不點燈！

——對不住，鈴子壞了，燈裏油乾了。……

一道猛烈的明光突然又從前面的崖前放射出來，路旁的細草都照得很分明了。接着是幾聲咆哮——一乘汽車從我面前經過了。

——那該不會是她來了罷？

汽車裏坐着三個女人，一個抱着一個幼子，我疑是我的曉芙，但我一轉念，覺得她不會在這時候把兩個大的孩子丟在熊川而上山來。

我走了有一點半鐘的光景走到熊川了，這兒我僅僅住過一禮拜的功夫，怎麼便這樣和我親熱呢！各家的黃黃的燈火都好像親人的眼光，我也好像久別了故鄉的人終竟回來了的一樣。

我向着村盡頭我妻兒們寄寓着的人家走去，我的脚步是多麼趕快喲！我顧不及村人的寒暄，我跑起來了。

在我上樓的時候我聽見了兒子們的笑聲，我的心十分安適了，我知道他們在這幾天之內沒有甚麼意外的變故。

我把紙門打開，看見曉芙在掃除房間，她要準備着鋪設寢床了。三個兒子圍坐在電燈下面一張食台周圍，他們是在看畫報。

——你怎麼突然想着又回來了呢？曉芙先看見我，向我這樣問了一聲。她回頭向着佛兒說道：你看，爹爹回來了呢！爹爹回來了呢！從甚麼地方回來的呢？

兒子們的頭髮都很深了，幾天不見顏面都覺得青蒼。

兒子們聽着母親的話聲纔注意到我來，佛兒博兒都立地起來扭着我了。

和兒說：媽媽談白話，說到古湯去了。

——不是白話呢，我真個到古湯去了來，此刻纔從那兒轉來的。

我一面說着便把包袱解開，把動身時買的一些糖食分給兒們，把我在古湯寫成的

幾篇小說遞給了曉芙。

——哦，寫得不少了呢！

——有三四萬字的光景。

——你去了共總幾天了呢？

——連今天在內一共五天。

——究竟還是分開住的好了。

——那些都是在頭兩天做的，昨天和今天的兩天都是費在修改上去了。

——你怎麼又想着回來了呢？

——已經做了一個段落了，很想跑回來看看你們。孩子們都沒有甚麼嗎？不寂寞罷？

——那會寂寞來？他們一天都在外邊要着。

——啊，那末，我還怕他們離了我會寂寞，其實我在前天晚上便想回來了，前天晚上突然下起大雨來，昨天又下了一天，待我一改正起原稿來一直便拖到了今天晚上。我嘗到了雕刻家的苦心了，從粗製的雛形要雕刻成完美的藝術品，比起稿時真還要費力。

——那是該嘗的呢，這怕就是藝術家的良心罷。

——不過在經濟上說來便大吃虧了。多費了兩天苦心把字數還要削少。這算是兩天不能進錢，顛轉還要倒補了。

我們彼此都笑了起來。我一面又把買回來的柿子剝着，分給兒子們吃。

——好幾天不吃柿子了，那下面的老頭兒真是吝嗇。他園裏的那株柿子樹他生怕人偷了他的。有一次我們在外面買了幾顆柿子回來，我們正在吃的時候，被他看見了，

他竟攀上樹去數起顆數來，他說樓邊的少了幾個。真是笑人。我們以後便連柿子也不敢買了。

——這正是一首古詩說的『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呢，真是不愉快的事情，連在瓜田李下的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觀念也是這樣地牢不可拔，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呢！……幾天不看報了，有甚麼新聞沒有？

——好像甚麼也沒有……啊，有的，有的。Anatole France就在你往古湯的那天死了呢。

——哦？結局死了嗎？

——英國的報上說他的死是世界的損失，法國的大總統也親自去弔他。

——唉，真個怕是世界的損失。France的作品我雖然沒有十分親炙過，但我想一個文藝上的偉人的死，在世界全體的文化上，比死五百個大總統，也還要損失得多些呢。究竟他們西洋人的眼光是要進步一些，假使在我們東洋，尤其是在我們中國，死了一個文人倒比死了一條狗還要不值價了。

——哦，還有，還有。中國的戰爭停息了呢！

——停息了？是南邊的還是北邊的？

——是江浙一部分的，我們來月總可以回上海去了罷？

——回去也是沒有意思，和去年的一樣。

——去年是你太不顧家庭了，你假如肯認真做文章，我們決不會那樣地不安穩的。

上海不好的時候我們到杭州去。

——杭州我覺得沒有這兒好了。那兒的「九溪十八澗」，「花塢」，算是比較好的地方，但都趕不上這兒。假使生活能夠安全。我就老死在這兒也很情願的一樣。

——你在古湯住的館子不是我們前日去過的嗎？

——不是的，在前回斜對面。因為浴客很少，我一人住着兩間房間，非常寬敞的。

三面都是庭園，前面的園子裏面有一個很大的池子是從山下引上來的活水，池子裏面養着許多紅的鯉魚。真是再清靜，再舒暢的沒有。我每天清早五點半鐘起來，洗了溫泉之後便回到房裏做文章，心思滯塞了時在庭園裏面散散步，看看游魚，或者又在迴廊

上晒晒日光，腦裏的思路不知不覺地便如像從山裏送出的清泉一樣漸漸通暢起來，忍不住又起身去寫。我的幾篇小說都是這樣寫成的？

——啊，那真好。

——並且待遇也還不壞。我初去的一天約定一塊二角錢一天，下女滿不高興。吃食也不好。第二早晨我加成兩塊錢，便一切都改變了。

——在這樣的鄉下兩塊錢一天算是上客了。

——但他們打着的招牌特等是四塊呢。

——那樣的客在夏天或者會有來的。

——你們明天和我一路去，我們到那裏住去。

——不行，不行；孩子去了又會攪着你，你又要做不出東西了。我們隨後一星期會一次。這次你回家了，下一星期我們來罷。

——兒子們都睡熟了。

我在枕上把我的新作朗讀給曉芙聽着。

她慵倦了。幾次欲睡我都警醒了她，她用力把眼睛睜開，在唇邊浮着微笑。

但我的一篇短篇的朗讀還未終結時，她終竟睡去了。

慰安的空氣布滿了一樓，我的作品還有甚麼用處呢？

醒來的時候樓外還是黑暗的。

聽着樓下的時鐘聲：一下，兩下，三下……怕是四點鐘了罷？……啊，還在打，還在打……足足打了十二點鐘。啊，我纔眠了僅僅三個鐘頭的光景。

曉芙和孩子們都還睡得很安穩的。

我隨手把 Jules Renard 的『Le Yeguerou D'las Sa Vigne』取來翻讀。

魯那的作品我真喜歡，我在這兒尋出一種很謙和，很恬淡的空氣。

他寫的『奧蘭普姑娘』就好像我的曉芙一樣。

我讀着魯那的書，聽到打了三點鐘過後，我又睡去了。

清早起來領孩子們到溪邊去洗臉。已經六點鐘過了，太陽還在山後，潭中的溪水是很深藍的。水邊上的魚秧子看見人來都逃散了，但看人也沒有壞心，又陸續地聚集

起來。

洗了臉轉來，樓下的老頭兒在柿子樹上說話，樹下立着他的老婆。

——樓邊上的又像少了幾顆。

他是在數顆粒了。我頓時覺得他是看見了我們昨天晚上投在樓下的柿皮。我心裏陰晦了起來。

——老板，我們吃的柿子是我從古湯買回來的呢。

——嚇嚇，先生，我沒有說你們。

他的意思是把我們的冤罪移到他養女夫婦身上去了。

——人類這樣東西真是不可救藥！在這樣原始的鄉間，私有的觀念怎麼也這樣牢不可破呢？

吃早飯的菜是山芋羹，鹽煮青豆，白菜炒香菇。

幾天不在家裏吃飯，今晨多吃了兩碗。

飯後曉芙催我動身。和兒留我明天再去，我也想多住一天，託口把孩子們領出去

剃頭，但是村上的理髮師今天都休息了。

動身走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

曉芙和兒子們送我。

我們走了兩里路的光景。看見三個紅果吊在岩頭的山茶樹上。果實比繭壳稍大，色韻和鮮柿一般。曉芙說是「烏瓜」。

我把洋傘柄去鉤摘，但太高了，鉤搭不上。孩子們快鬱起來。

——搭不上呢，再朝前面走些一定還有。

又走了半里路光景。烏瓜終竟再尋不出。

曉芙說：好了，我們回去了，再送也沒有盡頭。

——我們一道往古湯去罷，明天再回去好了，

——不行，你今天去已經擔擱了一天，我回去還要縫些衣裳纔行。天氣漸漸冷起來了。

——好，那我轉送你們幾步。

——送來送去的只是擔擱時間。

——不是，我送你們轉到剛纔那有烏瓜的地方去罷。我攀上去摘給他們，免得孩子們不遂心。

我們又回走了半里路。

三個紅色的烏瓜終竟被我摘下來了，我分給我三個兒子，他們都很高興。

——好了，你們請轉去了，我們就在這兒分手。

博兒看見我要分離，他却連烏瓜也不要了。他把烏瓜交給他母親說要跟我同去。

——博兒，你乖覺地回去罷，再隔幾天和媽媽一道來。

——不，我要一路去。不，我要一路去。

——你乖覺些呢，到那邊去沒有哥哥弟弟陪你耍呢。

——你要聽話些呀，博兒。你爹爹因為你們攪着做不出文章來，要到古湯去做文章的。爹爹做不出文章來，你們便沒有飯吃。

曉英這幾句話使我泫然起來，博兒也沉默了，但他那頹喪着的青蒼的臉兒啣！

博克鎖着了，回頭佛兒又扭着我抱他，他也知道我是要走了。

——不行，不行，你把他揹在我的背上！

——好，請了請了，你們到禮拜六來罷。

佛兒在他母親背上哭了起來。

大的兩個孩子連頭也不抬了。

轉過一隻山角，隔斷了他們。

惆悵呀，惆悵呀，他們母子惆悵着南歸，我却拖着我的影兒惆悵着北上……

十三 賣書

我平生苦受了文學的糾纏，我棄牠也不知道棄過多少次數了。我小的時候便喜歡讀楚辭莊子史記唐詩，但在民國二年出省的時候，我便全盤把牠們丟了。民國三年的正月我初到日本的時候，只帶着一部文選，這是二年的年底在北京琉璃廠的舊書店裏買的了。走的時候本也想丟掉牠，是我大哥勸我，終竟沒有把牠丟掉。但我在日本的

起初的一兩年，牠在我的笥裏是沒有取出過的呢。

在日本住久了，文學的趣味不知不覺之間又拾起頭來，我在高等學校快要畢業的時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學書籍了。

那是民國七年的初夏，我從岡山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以後是要進醫科大學的了。我決心要專精於醫學的研究，文學的書籍又不能不和牠們斷緣了。

我起了決心，又先後把我貧弱的藏書送給了友人們。明天便是我永遠離開岡山的時候了，剩着庚子山全集和陶淵明全集兩書還在我的手裏。這兩部書我實在是不忍丟去。但我又不能不把牠們丟去。這兩部書和科學的精神尤爲是不相投合的呢。那時候我因爲手裏沒有多少錢，便想把這兩位詩人拿去拍賣，我想日本人是比較尊重漢籍的，這兩部書也比較珍奇，在書店裏或者可以多賣些價格。

那是晚上，天在落雨，我打起一把雨傘向岡山市上走去。走到了一家書店，我進去問了一聲。我說：我有幾本中國書……

話還沒有說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懷着兩隻手粗暴地反問着我：你有幾本

中國書？怎麼樣？

我說：想讓給你。

——哼，他從鼻孔裏哼了一聲，又把下顎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招牌罷，我不是買舊書的人！說着把頭一掉便各自去做他的事情去了。

我碰了這樣一個大釘子，失悔得甚麼似的，心裏又是惱恨，這位書賈太不把人當錢了，我就偶爾把招牌認錯，也犯不着以這樣侮慢的態度待我！我抱着書仍舊回我的寓所去。路從岡山圖書館經過的時候，我突然對於牠生出無限的惜別意來。這兒是使我認識了 Spinoza, Tagore, Kabir, Goethe, Heine, Nietzsche 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時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這兒的了。我便想把我肘上挾着的兩部書寄付在這兒。我一起了決心，便把書抱進館去。那時因為下雨，館裏看書的沒有一個人。我向着一位館員交涉了，說我願寄付兩部書。館員說館長回去了，叫我明天再來。我覺得這是最好沒有的，便把書交給了館員，諉說明天再來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沒有過着過這樣快心的事情。我把書寄付了之後，覺得心裏非常的恬

靜，非常的輕靈，雨傘上滴落着的雨點聲都帶着音樂的諧調，赤足上蹣跚着的行潦也覺得爽膩。啊，那爽膩的感覺我想就是耶穌的腳上受着 *My Galton* 用香油塗抹時的感覺，也不過是這樣罷？——這樣的感覺，我到現在也還能記憶，但是已經隔了六年了。

自從把書寄付後的第二天我便離去了岡山，我在那天不消說是沒有往圖書館裏去過。六年以來，我坐火車雖然前前後後地經過了岡山五六次，但都沒有機會下車。在岡山的三年間的生活的回憶是時常在腦中懸活着的；但我恐怕永沒有重到那兒的希望了罷？

啊，那兒有我和芳塲同過學的學校，那兒有我和曉芙同棲過的小屋，那兒有我時常去登臨的操山，那兒有我時常弄過舟着旭川，那兒有我每朝清晨上學，每晚放學回家。必然通過的清麗的後樂園，那兒有過一位最後送我上車的處女，這些都是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地方，但我現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廩子山集和陶淵明集的兩部書呀！我那兩部書不知道果安然寄放在圖書館裏沒有？無名氏的寄付，未經館長的過目，不知道究竟遭了登錄沒有？看那樣的書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終竟少有罷？即使遭了登

錄，我想來定被置諸高閣，或者被蠹魚蛀食了。啊，但是喲，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淵明！我的舊友們喲！你們沒要怨我拋撇！你們也沒要怨知音的寥落罷！我雖然把你們拋撇了，但我到了現在也還在鏗心刻骨地思念你們。你們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圖書館中健存，也比落在貪婪的書賈手中經過一道銅臭的烙印的，總還要幸福些罷？

啊，我的庚子山！我的陶淵明！舊友們喲！現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時候，我寄居在這兒的山中，也和你們冷藏在圖書館裏一樣的呢。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們別離的那個幸福的晚上，我覺得我也算不會虛度此生了，我現在也還要希望甚麼呢？也還要希望甚麼呢？

啊，我現在的身體比從前更加不好了，新添了三個兒子已漸漸長大了起來；生活的嚴威緊逼着我，我不知道能夠看着他們長到幾時；但我要把他們養大送到社會上去做個好人，也是我生了他們的一番責任呢。我在今世假使沒有重到岡山來看望你們的時候，我死後的遺言，定要叫我的兒子們便道來看望。你們的生命是比我長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時，我的神魂是籍着你們永在。

十四 芭蕉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苗子造反失守城池，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行了自盡。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在州署裏面的池塘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和婢也大都殉了。只有我們的母親那時纔滿一歲，忠義的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背着逃難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的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衣裘。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背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纔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着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了，大舅赴黃平牧屍，便道往雲南，纔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便是遭着這樣的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說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洒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揹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爲『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只是在產褥中，因爲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罷了。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床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說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纔漸漸回復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

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裏人都視爲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時候。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爲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時，那是大錯而特錯的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床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澁得不能入口呢。

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勦了四川以後——我們四川人有句話：說『張獻忠勦四川殺得鷄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說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里。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着『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是一座的。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情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了。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了，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的時候，但四處都找不出來。我們商量着便鑽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候還不能鑽過，是我二哥湊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我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床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說是在天后宮掐來的。但我母親

聽了竟大發起了雷霆，她立地叫我們跪在床前，只是連連嘆氣的說：『啊，我生下了你們這樣不掙氣的孩子，爲娘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啊！我們都哭了不起來，但我也不知爲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纔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呢。

我們一面挨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爲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去掐了一朵回來，爲甚麼便該這樣淘氣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乾掉了罷？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的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哟！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爲甚麼使我父親使我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爲知道了的這個原因，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我和我

的妻兒已經吃了三個月的麥飯了。

十五 Löhbnicht的塔

(1)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製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 (Königsberg) 城外的公主街 (Prinzessinst.) 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 (Lampe) 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來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塊玻璃窗，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 (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搓了搓了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躡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二)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為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為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義講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

(Philosophische Gang) 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想總得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翻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迫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為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

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東向，窗下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北面一個木櫥，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康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一座火山的

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瘟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爲有傷衛生，就如像他大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噯，我們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樓來在櫥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麼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好不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聞不出甚麼煙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喲！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

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木是正要望牠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本村商人啦！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要罷？

——說要！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Kunta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chs ammark）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

，誰個肯輕容易替你斫掉呢？况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迥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r）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朗培的倒懸。他絕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一看罷，或者希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他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煙草和淡茶的効力也儘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 (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波羅的旅行記，福魯特爾 (Vulturno) 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噯，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迹，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那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七)

女僕和鄰家主婦的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麼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慇懃，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

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紅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會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却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他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的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 (Raubenburg) 的凱惹林克伯爵 (Kaiserlingk) 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遊羅林阿瑪麗 (Karoline Amalie) 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畫過肖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吞堡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諾剎羅合姑娘 (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 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 Geschlechtsist)，雅可布夫人 (Jacobin) 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nuss Persimp

atin)。

康德這樣尊崇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鋒是很犀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過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經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部『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 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會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躇，在他還在躊躇將來的家計時，他的對象已經爲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年以前，他還沒有遷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學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

時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朵薔薇花！這朵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頭了。

(八)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真好！鄰家的主人真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担了多少心。康德爾家裏住着的時候，那雄雞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罷？啊，鄰家的主人真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頭斫了！

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得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南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流來，他不禁禁了一下。

——啊，Löbenicht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öbenicht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öbenicht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麼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撤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決了

Löbenicht 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攏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陽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nicht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裏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ing an sich (本

體) 靚面了的一樣。

——啊，Löbenichtl的塔！

撒去了內外籬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盪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十六 百合與番茄

上

朋友C君又有信來了。

『我現在真變爲了一個市僧。我爲生活關係，不能不就一職業，而此職業之名目，乃是京大農場的營業主任——其實好聽些說叫主任，直說便是店裏的阿大。並且現在店還未開，籌備就緒時，大概要在一月以後。』

這兩天我幾乎每時都想到哈同路來，無奈這阿大的責任非常繁瑣，竟抽不出空。並且我前次要寫的一篇小說，祇寫了七頁，也就不能繼續了。又細碎，又麻煩的事件，每日每時都堆在身上，要待我處理，這處理，好像楚項羽穿繡花針，當然是心焦而不易見效的了，

我住在吳淞路益壽里一四九一號。同住在上海，應當可以天天見面了，然而不能，至少要等五十天，店務已經順手纔能抽出我自己。

『仿吾這兩天住在家中嗎？我極想着看他……』

這封信是初二的夜上到的，我得了信後，便想立刻去訪他，但恐怕夜間不容易找着他的住所，我只得暫時遏勒着了。

回溯去來，怕是三月以前的事罷？有一天夜上，我接過一封很重實的掛號信，開封看時，是一篇創作的投稿。我自從從事於文筆以來，所得的外來函件，無慮日有四五次，外界的出版物雖也是雨後的春筍般的暢發，但我總覺得身之內外，只是非常的寂寥。我當夜把那篇創作讀了之後，我這個沙漠中飄泊着的駱駝，突然在自己的眼前

發現了一株青翠的樹影，我的樂意便立刻熾使我寫了一封信去回覆——可以說是感謝。這便是我和C君兩人的交際史的第一頁。自此以後，他陸續寄了許多創作的稿子給我，寄了許多信函給我，我從這些禮物之中，得知他的性格，得知他的生涯，得知他只是一位二十二歲的青年，是從一個農業學校畢業。他起初是久困在失業之中，後來他的信是從浦東寄來，他在浦東的東大農場覓得了一個小小的噉飯地了。

雙十節後第四日的午後，我正和一位新從東京回來的朋友談說地震的情形時，門環一響又進來一位新客：中等的身材，穿的是西裝，戴的烏打帽，臉是赭黑色的，上唇是微微有幾分反上，眼裏含着一雙黝黑而靈活的眼子，步武之間微聳着肩頭帶有幾分健氣。我一看時以為是日本人。他走進室內和我握手的時候，纔說便是C君，我的驚喜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C君，這位是纔從東京回來的F君，

——日本這回地震真是亙古未聞了。C君開首這麼說。

我說：剛纔F君在說，地震劇烈的時候，他在街上連脚步都不能站穩，只得在地

上匍匐，看着看着，地面便崩裂了，房屋便倒坍了，四處都是火災。他有好幾天沒有吃飯。

C 君說：我們中國人受害的還不甚多嗎？

F 君說：受害是難免的，現在可還沒有確實的調查。最可怕的是地震後日本人虐殺朝鮮人，連我們中國人也免不脫他們的狂怒。我們中國學生都不敢出街，我自己便受了好幾次的危險。

——是因爲我們中國人像朝鮮人嗎？還有別的緣故吧？

——相像是最大的原因，因爲當時有一種謠傳說是地震時的火災都是朝鮮人和主義者放的火，日本的甚麼青年團，甚麼自警團，簡直成了狂犬一樣朝鮮人死的不少，便是日本的勞動者也死的不少。我親眼省見有一羣日本的勞動者怕有一百多人，剪着手被兩三名警察護送到甚麼地方去拘留，路上過着一隊青年團不問青紅皂白，劈頭蓋腦，便把一大羣的勞動者打死在街上。

——這真是慘無人道！我們中國的富翁們有多少搾取來的剩餘的汗血錢去救濟一

些狂人，倒不如買些香帛來化燒給這些慘死的亡魂了。

C君回頭又問仿吾在不在家。我說：因為他有一位胞兄到了上海，他這幾天都要往旅館裏去，說不定晚上會回來。

C君說他隔兩天便要回他的南翔鄉下去的，他此次來上海，是因為農場方面派他擔任營業部的事情，要在虹口找房子，大約十一月的初旬他便可以來上海，我們便可以長聚了。他因為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他一位在女塾讀書的妹子，我們還談了些餘事，約定明日再會的時期，便匆匆告別了：F君也是同C君君一道辭去的。

我最忘不了的是他第二天來時，與仿吾兩人對飲傾談的情狀。仿吾是木訥寡言笑的人，但當他一飲了酒，微微有些醉意的時候，他的談吐如同開了閘的流泉，他的笑容就好像一枝洋燭的頰蠟一樣，幾乎把全身都要溶化下去。他們談到文藝，談到婚姻問題，從中飯時分談到上了電燈，從中飯時分也一直飲到開了晚飯，他們還在手不停杯，口不停談，足足把一大瓶三星牌的白蘭地喝完了。我看他們也的確是很有醉意了。

仿若他本是婚姻的失意者，他從小時便定了婚，他在日本留學的十幾年中時常爲這件事情所苦。但他前年回國後毅然把婚離了。聽說他的未婚妻不久也就病死了，他至今也還隱含着一段悲哀，我們讀過他『海上的悲歌』一詩的人，大概可以窺破他的心坎了。最可笑的是他有一次把 Ernest Dowson 的『Vain Hope』詩譯了（便是「創造日」上的「無望的希望」），他的詩稿上只寫了一個標題，並沒有寫明白從甚麼人譯出的。我因爲詩中的悲情和他自己的身分太相近了，有一天清早我發現了他的譯稿的時候，竟誤以爲是他自己做的，我也很感傷地做了一詩來和他。我的詩是：

讀了我友人的「無望的希望」，

令我內心之中感受着無限的淒涼，

他說，雖是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他要追求個幻美的處子，走去跪在脚旁，

不過他是這樣的希望呀，

終只是無望的希望。

我也懷抱過這樣的希望迷離，

我也追求過百合花的處子；

可如今她的花時過了，

只剩着一片片的花瓣參差，

我只如蟻地跪在她的脚旁，

永替她運積沙泥。

啊，百合花的花時過了，

薰風吹不破這寥寂的荒郊。

朋友呀，我們原只是一樣的悲哀，

雖則是兩樣的情調。

你好在還有無期的希望縈懷，

我只得運積沙泥到老。

我把這首詩做好了，把給仿吾看時，惹得他好笑。他說明了他的是譯稿，連我自

己也好笑起來。——這麼一場悲喜劇，時常是我們的一粒笑種，我們一提起來，總要笑得一個落花流水。

O 君嘗晚也說他自己失戀的人。他有一篇小說：敘述一位老人在年青時候眷念一位身分不相同的女友，他在一次聖誕節的晚上寫了一封信給他的戀人，但他終不敢付郵，只永遠藏在自己的笥中；他一直獨身到老，都不能忘情那位女人，每到聖誕節來，他便把那封舊信取出，私自念着，沉沒在一個美妙的幻想裏。他這小說的內容便是他自己的已往的前塵和將來的後路。他說：他有一姐一妹和他一樣，是矢志獨身。他有一位哥哥便因為結婚的失意，永遠在四方流浪，周年四季，總不知道他的蹤跡，他是全無消息，向他的朋友們寫信去問也得不到着落。但一到了年底，他又飄然回家，和父母團年。新年一過，他又出去放浪去了。他有一位弟弟也是小時定了婚，但這未婚妻是無父無母的孤兒，既無知識，又不肯向學，他的兄弟困於父母的情面又不能離婚，打算取不解決的解決態度，永遠不舉行婚禮了。

我們聽了他這些話，只覺得觸着自己身上的痛癢，我自己是無話可說的人，我

看見仿吾迷着兩個醉眼竭力向C君勸說，要他早早替他兄弟和未婚的弟妻設法，要快刀斬亂麻，免得使有希望的青年因此頹喪了銳氣，免得他們到老來永受痛苦。仿吾的話是非常在理，但是仿吾不幸的幸福，是他是幼年喪失了父母的人，所以他的快刀比較容易把亂麻斬斷，而他自己尚還引起了一段意外的悲哀。說到有父有母的人，情節又是兩樣了。啊，舊禮制的消除，一半要在老人們自己的覺悟，為父母的人想來沒有不愛自己的兒女的，何苦為虛榮俗議的顧慮，而坐視自己的兒女永受炮烙之刑呢？

他兩人喝得都有幾分不能支持了，已經到了八點鐘，C君還在說在四點鐘前要到徐家匯去看妹子去，因為他昨天沒有去成。

隔了五天的光景，C君又來訪問我們，他是纔從南翔來，立刻又要過浦東去的。他說那夜回寓後吐了一夜，回家去更睡了兩天，想寫的兩篇小說終竟沒有做成。他趕着要過浦東，談不多時就告辭起身了。走時，他還申說十一月初旬定可以來滬，我們可以長聚，

中

十一月的初旬他果然來了，但他信上說至少要五十天以後纔能和我們見面，他們怎能忍耐得呢？所以我接了他的信後便想立地去看他，但我終怕在上海找路，向上海人問路就好像向菩薩求靈，他們有的全然不顧，有的還故意把你向錯的方向引去，况且又在夜間，所以我也只得過勒着等待明日了。

從哈同路上車一直坐到北四川路，在老靶子路附近下了車。我不知道吳淞路在甚麼方向，我下車的原因實在是伊文思書店引誘我的。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書店漁獵』是我們學生間頂有趣味的一種風習。下課沒事便走到新舊書店裏去徘徊，不必是因爲定要去買甚麼書，只是如像女人們遊玩公園，上海人上遊戲場一樣，完全是出於一種消遣。在書店裏巡覽書籍，或者翻翻目錄，遇着有好書的時候，有錢時便買他一本，沒錢時便立着讀完半本或一本小本的全書。無拘束的精神，如像入了Panorama的畫室一樣。纔看見阿拉伯的隊商在沙漠中旅行，忽然又看得探險家在北冰洋上探險。纔看見羅馬軍隊入了埃及的首都開羅，逼死了絕世的美王Cleopatra，又看見太空中無數的星雲在構成新星系統。人體的細胞在和細菌作戰的時候，火星的人類又在謀

侵略地球。Fichte 纔在草告德意志國民的書，愛因斯坦已經在向日本人講述相對論了。Pompeii 的居民在火山未爆發以前，正在戲場中看戲的時候，赤色軍已經佔領了莫斯科宣告全世界大革命……一切實際的非實際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曠古的或未來的，形形色色的世界展開在我們面前，使我們時而興奮，時而達觀，時而悲，時而喜，時而憎怒，時而愛慕，時而冷笑，時而自慚，時而成爲科學家，時而成爲哲學家，時而成爲詩人，時而成爲志士……超絕時空的靈魂的冒險，情緒的交響曲——

但我回到上海來已經半年，上海的大小書店於我只是些破紙箋，把我的漁獵的消遣久已消滅了。伊文思書店雖然我知道他的西書頗多，但我因爲路遠究竟一次也還不會去過。我在電車上突然發現了伊文思的招牌，我的漁獵慾便促着我下了車，我便跨進書店去，想享受我半年以來久已忘却了的一種快樂。我剛進書店裏在一處書欄前立定，一位西崽便突然跑到前面來問我想買甚麼書。我說：『你等我看一看再說。』他兩隻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會，又繼走向別處去了。哈哈，你像把我當成了禿手！我這天穿的衣裳是我在日本穿了一年的一套囉囉制服，上面套了一件前年在上海縫的十二

塊錢的雨衣，穿這樣裝束的人要進西書局，怕是僭分了罷？我心中雖然感受着隱隱的不平，雖然感受着受了侮辱的憤恨，但是我也佩服做西崽的我們的同胞畢竟能忠於職守如此。

其實我有一種惡癖，很有難於在太陽光中對人說出的苦處。我走入書局，有時每要冒犯一次道德上的危險——更說明白些罷！我有時每要起一次偷盜的心腸！這書是好，但是價錢太貴了，率性……把他拿回去罷！已經插在書架上的書又取在手中了。強盜！強盜！心臟跳動起來，臉上只是無端地發熱，左右一顧，世界好像更暗淡了些。甚麼！眼前的這一些書籍不都是一些贓物嗎？藝術家思想家把他們的心血凝成結晶，是如像大自然把蒸氣凝成雨露，把光雲凝成星球，這是萬彙所得共有，萬彙所得分受。資本家在貧苦人的身上榨取些血汗做成的麵包去，把他們換了，回頭又在我們的身上來榨取麵包。甚麼！我何嘗是強盜！這是我們應該共有的！這是我們應該分受的！我們向作者致謝就夠了，我們向排印的工人致謝，向製本的工人致謝就夠了，我們爲甚麼要向資本家低頭，要另外把血汗錢向他們孝敬？書是寫來供人讀的，而資本家把牠

搶去藏在書櫃裏。路是造來供人走的，而山寨的霸王把牠佔去要人過路的金銀。要書買們纔是強盜。我們是應該偷的，我們不是偷，我們是把強盜的贓物奪回公有……贓物握在手中，自己對於自己的行為辯護，但是心總是跳動不寧，臉總是發燒不止，周圍的書籍中都好像睜出了人的眼睛，房屋都像要倒了，四壁都向人逼來，……沒有法子只得把書插回原處。啊，究竟是良心的裁制厲害——其實這何嘗是良心呢？習慣罷了！豢養罷了！鷹犬爪牙能搏能噬，原是牠們的本能，但受人們豢養而為人們狩山守夜。我們是太受資本制度豢養慣了，國家嚴制法律以遏盜，我們妄造良心以自防為盜，不都是慣受了資本家們的豢養，只在為他們保全安富尊榮嗎？……但是，豢養慣了的。是不能翹翔的了。立在書架前，只好像一隻落水雞，抖一抖羽毛，又只得跛行而他去。

我這種性癖不知道苦過我多少回，假使我的教養（說高尚些）如不足時，我怕早在繆線之中吃過好幾回稀吃了。其實認真想來，繆線中的吃稀飯的人不惟不是歹人，而且纔是真正的人類。因為他們的人為的作偽少，所以一般的偽人便說他們是強盜了。請到火車站上去看那張貼出的尋手們的照片罷，犯罰的次數愈多，面部的表情愈獸，

他們是天國中的老虎與獅子的朋友，人是不怕偷，只怕不肯授。有錢人想進天國，比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

在伊文思書店中忍着氣巡視了一回，可憐我強盜性癖終竟捨不起頭來。白白出去好像敷衍不過，隨便問了兩本書：

——Yates 的『Ideas of Good and Evil』有沒有？

——……沒有。

——Nietzsche 的『Ecc Homo』（音讀如「也克火磨」）呢？

『唉，口磨？……當然沒有，』

哈哈，當然沒有！連這兩種我自己書櫥裏也有的書你們都不知道時，你忠於職務的西崽啲！對不住你的洋主人，你們的書店在我看來仍然是破簍呢！我好像凱旋將軍一樣糾糾地推開了大門出去。

下

從老靴子路向東走去，穿出了一條大街，我發現了吳淞路三個字的時候，我真是

快活。我只不知道益壽里在那裏了。問了許多人，有的只搖搖頭，有的只叫我南走。我從靴子路一直走到小菜場，每處巷口的名字我都看了，但總尋不到益壽里三字。幸好吳淞路還長，我的希望還不至於立刻便斷，但是我已早早起了一個決心，如再要走到蘇州河岸我都找不出時，我只好乘靜安寺路的電車回去了。吳淞路快要走完了，在西首走着我突然看見一家門牌是一五二〇號，我知道目的地已在附近，就好像漫漫長夜中聽見一聲鷄鳴。啊，真不容易，我早曉得這益壽里就在這外白渡橋近邊，我犯不着去多走一大圈的枉路了。退走幾步，果然發見了一個巷口，一家成衣店掛了許多洋服招牌，把巷口遮住了，再向街心走幾步去看時，正是『益壽里的南街』。

啊，益壽里！你把我壽命的攪短了半日的辰光了，你這骯髒的程度，真有點像耶路撒冷的不淨門。你自己的壽命或許可以多添些，你裏面不是有不改其樂的賢者嗎？

找到一九五一號了。矮矮的門楣，高我怕高不過兩尺。門面的黑漆已經變成黑灰。銅環好像是鐵製的一樣。啊，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丁，丁，丁，裏面走出了一個中年的人。

——C先生住在這兒嗎？

——是。他請我進去。

兩樓兩底的樓房，正堂上堆着一大堆洋芋，走進樓房，一間長房間，裏面足足安了七張鋪位。當門一張飯桌，四條長凳，我便在這長凳的一隻上坐着。中年人叫茶房去叫C君，退回房中在前首窗下和另外一個年紀稍老的人談論些甚麼去了。默默的坐在室中，我瞥見兩隻馬桶。我不知C君睡的是那一床鋪位，但是樸舊的程度七床都彷彿相等，我自己不覺慚愧了起來，我身上的衣裳好像還太穿好了一樣。

五分鐘光景之後，我和C君同路往小菜場去。

小菜場上沿着文監師路一面第七個的弓形門下有個菜攤，那便是C君的聖壇了。

幾個淺淺的竹籃放在綠色的木架上，紅肥的番茄 (Tomato)，蒼嫩的萹苣 (Lettuce) 紫色的蕪菁，粉藍的花菜……：我好像看見一幅 Cézanne 的靜物畫。

C君之外還有兩位助手，他們都笑容可掬地表示歡迎。

C君張着兩臂說道：你可照顧我些甚麼嗎？

我頂喜歡吃番茄，我便買了兩磅。我照他說的價錢給了他，我却恐怕他循着情面虧了他的農場——啊！這種公平的交易，這種尊貴的感情，我自有生以來只算起了這麼一次……小菜場……Utopia……

——番茄準備幾時吃呢？

——就在今晚吃罷，你能不能來？

——好，我五點鐘光景來，賬目等夜裏結算。

——那嗎，我好再買一瓶白地蘭等你。

不見面時急於想一見，見了面其實也並沒有甚麼事情，有人要說我們是孩子氣，我們是甘受的。

另外還買了些萵苣，兩匹銅盆魚，C君把我送到蘇州河畔，我便乘上了二等車回來。默坐在車中沉沒在感興的陶醉裏，我眼前的世界好像都蒙了一片玻璃。C君啊，我感謝你，使我今日的生活這麼充實了。

我知道以服賤役爲可恥的人，或者會鄙夷不屑你。

以服賤役爲可憤的人，或者可爲你做出一篇罵世的長文。

以服賤役爲可悲的人，或者可爲你流些傷感的眼淚。

以服賤役爲可惜的人，或者可爲你謀一相當的位置。

但是，C君啊，請你恕我！我總覺得你只這麼就好了，只這麼做一輩子的店阿大不要更事他求。勞動是最神聖的！

打草鞋的不是莊周嗎？

磨鏡片的不是 Spinoza 嗎……

車過外白渡橋的時候，瞥見黃浦江中的濁流，洗滌在皎潔的秋陽光裏，隱隱也帶着幾分內省的情調了。

十七 矛盾的調和

上海的牙醫生真是貴得吃人。

醫好一個牙齒照例要六塊錢，取脫後要換上一個，不消說是要格外取價的。

我還好，算沒有一個蟲牙，不怕牙醫生的價格就如何高擡，他總擡不到我名下來的；但是我的女人却是受罪了。

她一口幾乎都是蟲牙，等到身上有孕的時候，更千靈萬驗地大概有蟲牙發作。現刻又是她蟲牙發作着的時候，晚上每每痛得不能就枕。要想去就醫，但我們那有許多錢去貢獻呢，沒有法子只好弄點『可克因』來時時塗抹，作些對症的療法。

今天清早她的牙齒又痛得不能忍耐，連『可克因』也不能奏效了。沒有法子只得教她安睡起來，不消說是只睡在地板上的。

今天是舊曆的正月初三了，我生怕有人到我家裏來拜年，因為我家裏沒有可以坐人的地方。樓下的客堂裏面，C的家族還是寄居着的。樓上不消說是不好見人的了。

但不幸，其實的意外的榮幸，在午前十點鐘的時候，有人在我的後門上敲門了。

我把後門開開的時候，看見來的是T君和G君，他們見着我來拜年，拜年了，但我着急了，到底請他們在甚麼地方坐的好呢？

當我還在躊躇的時候，T君又對我說：

——還有客，還有女客。

我聽了這話更駭得手慌足亂了，啊，到底怎麼好呢？

果不其然，從前門外又轉過來了G君和T君的夫人。

G君的夫人是去年纔從美國回來的，我只看見她一身的狐皮，沒有看見她的面孔。她到我家裏來要這回算是第一次。

T君的夫人是在日本留過學的，她和我的女人也很熟，她一見着我便很關心地问道：

——你的夫人呢？

我說：牙痛，在樓上躺着着在。

她聽我說了，便要上樓去看她，她把她的高跟鞋一脫，已經登上下兩級樓梯了，啊，怎麼得了呢？怎麼得了呢？

——要脫鞋嗎？G夫人問着。

——他們是仿照日本式的。T夫人反替我說明了。

要脫鞋，那我就不能上去。

啊，謝天謝地！我心來不消說是感謝T夫人，但我實在更加五萬倍地感謝G夫人呢！

G夫人一說不上去，大家都停頓着了，T夫人又退下了樓梯來。

我到這時候腦筋好像纔活着起來了的一樣，我提議說：

——我們到法國公園去坐好嗎？我家裏實在是沒有坐的地方。

但是T君和G君都推却了，他們說還有別的地方要去拜年，我們就只好告別了。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她那雙高跟鞋子！萬一他果然上了樓，看見了我那和豬狗窩一樣的樓房，和叫花子一樣的妻子，他們假使要動憐惜，那是傷了我的尊嚴，假使不動憐惜，那不是傷了他們的尊嚴嗎？

啊，我真感謝G君的夫人，我真感謝那雙高跟鞋子！不過也是日本的風俗救了我，上樓定要脫鞋。也是西洋風俗救了我，女人是不容易脫鞋。好的，甚麼都是好的。兩種全不相容的風俗，卻在這兒恰好融匯起來解救了我。我這又該感謝甚麼人纔好呢？

衣敝繻袍要與狐貉者立而不知羞恥的，決不是尋常人所能辦到的事情。

我自己天理良心地一句話：

我自己的物質的慾望並不輸讓於常人，而我自己的羞惡之心也並不比常人魯鈍。

孔二先生嚙，孔二先生嚙，我到今天纔深深知道你要讀美子路的苦心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郭沫若小說選

版權所有

編者 侯

發行者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仿古書店

承印者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各大書坊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